

慈湖遺書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序一卷記一卷書一卷祝文一卷行狀墓誌銘文講義

跋銘一卷賦詩一卷家記十卷紀先訓一卷附錄一卷

爲正集又雜文一卷孔子閒居解一卷並附錄爲續集

曰慈湖遺書明周廣編次者

見日本內閣文庫漢書目錄

先生學行

史乘記之詳矣禱昧如鋪奚敢贊一辭哉聖殂道衰學

術久裂乾坤幾乎息矣大道原於易而言人人殊莫識

根源焉先生之言曰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

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

慈湖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曰震坎艮異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

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

之道其爲物不貳嗚呼先生之學盡見乎是矣一貫之

言或說曰仁或說曰誠或說曰孝紛紛然也一爲道本

天地之原也惟先生獨識其然故其解經立說率以一

心貫道而嚴謹乎意念之動蓋自子貢歎性與天道不

得聞諸夫子而性道之本遂爲後世淺學者所支離性

與天道非二也易以性命連言而本諸乾中庸言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天之道本一貳則

不可以爲道矣故先生與象山定師弟之分止于是非
一言再語則支離是猶性與天道之不可二也其解悟
之超識力之真豈可幾及邪夫所謂明德者亦止謂性
天之仁耳明明德乃推此性天之仁親民卽其推也孟
子言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爲混其施也實兼親親仁民
愛物說之而已寓于止善之意故親親爲仁止于至善
爲義民有所不能親物有所不能愛故必止于至善焉
大學以明德始而累稱仁以顯之終于嚴義利之辨象
山與先生辨是非之旨亦猶是耳然則陸學之真傳厥

慈湖遺書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先生得之而其確然有以自得于曾思之遺意則亦
解悟超識力真之效壽鏞讀先生書好之而弗厭謹校
而刊之特著大義于簡帙俾後學知所循守也考明史
周廣字克之崑山人案太倉舊時屬崑山弘治十八年進士授御
史疏陳四事幾爲武宗義子錢寧所害謫懷遠驛丞終
南京刑部右侍郎例得附書清馮可鏞輯遺書補編一
卷慈湖世系一卷年譜二卷並刻於後民國二十三年

十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慈湖遺書十八卷續集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金谿之學以簡爲大宗所爲文章大抵敷暢其師說其講學純入於禪先儒論之詳矣其論治務最急者五事次急者八事大抵欲罷科舉以復鄉舉里選限民田以復井田皆迂闊不達時勢然簡歷官治績乃多有可紀又非膠固鮮通者蓋簡本明練政體亦知三代之制至後世必不可行又逆知雖持是說以告世世亦必不肯用不慮其試之而不

慈湖遺書 提要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驗故姑爲高論以自表其異於俗學霸術而已及其莅官臨事利弊可驗而知者則固隨地制宜不敢操是術以治之故又未嘗無實效也宋史本傳載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祭祀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及己易啓蔽諸書其目甚多陳振孫書錄解題則稱簡遺書止三卷此本自六卷以前爲雜文及詩七卷至十六卷爲家記皆雜錄論經史治道之說如語錄之體十七卷紀先訓十八卷乃錢時行狀及眞德秀跋又編雜文一卷及孔子閒居解一卷於後謂之續集與振孫所

記卷數多寡不合而集中家記內各條又有別標曰見遺書者疑先有遺書三卷初本別行後又哀輯諸編共成此集仍總以遺書名之猶之王質雪山集有三卷之本有四十卷之本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慈湖遺書十八卷

宋楊簡撰陸九淵之學近乎禪而非禪其全入於禪則自簡始猶王守仁之一傳爲王畿也然畿多空談簡則有實用畿不矜細行簡則不失爲正人故是集得傳至今焉

慈湖遺書 簡明提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序

侍御史秦君祗命按大江之西不釐庶政罔不協於一馴致融浹則深惜夫俗學惟馳鷺口耳俾聖道不明於人心畏難苟安耻論懼蹈支離爲功辟若汎江河望茫森罔知源委若啖蔗脆服綺縠罔克問粟帛雖行以習莫著莫察乃出舊所藏慈湖先生遺書若干篇手自勘警得十有八卷復節縮稍食以鑿諸梓將畀夫世之學者比訖功遺予一編讀且釋既終卷則識夫所謂天命之正與公人心之靈與廣理欲義利毫釐千里之異爲

慈湖遺書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存省體充先後緩急之序古今禮樂制度之變之詳天地日月鬼神曆數高遠運行之奧之幽人倫庶物之巨之細之要規模條貫闊大森整而詩文若賦諸什皆溫潤爾雅不規時好作俗下語沛乎若有契遂不辭贅言簡端於乎士君子爲學以自命於聖賢必託諸言以昭示無極然立言亦未易也精思力踐恍然有悟措諸詞說氣冒而意足以不背古訓道斯至矣有宋專門文章無慮數十家其言卒澤於道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惟濂洛關閩之學爲然蓋其學以窮理尊道爲本以明

體適用爲貴式是古訓以迪知忱靡有他適其或未
得蚤夜孳孳不遑寧息眞若卒歲者之於衣褐若農夫
力穡以必求有秋又有若致遠負擔不弛於肩以求必
造視古聖賢同賦均予弗敢多讓體認旣眞積習漸以
久乃由中以出推於人人敦典厚俗凡上下內外罔不
章敘孚格比播諸言明粹洞徹指深慮遠與古訓若合
符節於百世之上天下後世讀其書得以引伸觸類感
發本然以不迷所適以不甘與草木鳥獸同罔罔於化
育於乎君子之學至於是其效不亦遠且大哉邇厥所

繇亦靡有他自吾心之正以求諸道優柔涵泳用俟自
得焉耳慈湖先生之書其殆若是也與哉聞先生書尙
多茲特其什之四五耳然非侍御君篤信而好之亦并
歸於散佚也已先生姓楊名簡字敬仲浙東慈谿人宋
乾道中進士終寶謨閣學士侍御名鉞字懋功正德甲
戌進士蓋與先生同邑云皇明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冬
十月庚子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敕巡撫江西等處地方武陵陳洪謨宗禹謹序

宋史列傳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犴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鼎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鞠之簡白無辜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辜必摛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

慈湖遺書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改知嵯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尊敬賢士私嗾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舉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簡追其隸責之而償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
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
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
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
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
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

蔡湖遺書傳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既就
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
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
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穉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消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輪對又以擇賢久任爲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願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
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
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
文閣主管明道宮祕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
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卽位進寶謨閣直學
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

慈湖遺書傳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
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
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稿乙稿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
己易啟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日謹擇
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日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日
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日罷設法道淫五日治五法
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日募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日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日

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
酌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
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後咸淳間制置使劉敞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慈湖遺書

五十四册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春秋解序

詩解序

先聖大訓序

曾子序 已上出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慈湖遺書 目錄

鄉記序 已上出甲稿

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內訟齋記

莫能名齋記

詠春堂記

參前記

達菴記

昭融記

絕四記

樂平縣學記

臨安府學記

樂平孚惠廟記

饒娥廟記

二陸先生祠堂記

磬齋記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

慈湖遺書 目錄

永嘉郡學永堂記

敬止記

連理瑞記

深明閣記

知樂亭記

賢覺齋記

著庭記

永嘉平陽陰均隄記

已上出甲稿

時齋記

安止齋記

節菴記

和孺記

憤樂記

復禮齋記

安止記

歸然齋記

默齋記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慈湖遺書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永堂記

已上出遺書

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

二首

過庭書訓

汪文子請書

詹亨甫請書

王子庸請書

二首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日本國僧俊務求書

贈陳伯量

與張元度

贈毛誼夫

書遺項吉甫

送子之官

贈錢誠甫

已上出甲稿

卷之四

祝文

慈湖遺書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謁宣聖文

二首

先聖祝文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

三首

先聖

先師兗國公

先師鄒國公

祖象山先生辭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奠徐子宜辭

奠高處約辭

祭孫元禮尊人文

祭沈叔晦文

祭袁之屏文

祭舒元英文

祭趙子欽文

奠呂子約辭

奠舒元質辭

已上出甲稿

卷之五

慈湖遺書

目錄

五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宋母墓銘

半亭高祖墓記

蔣秉信墓銘

舒德彰墓碣

鄒魯卿墓銘

鄒元祥墓碣

鄒元祥尊人墓銘

冢婦墓銘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銘

錢子足請誌妣徐氏墓

文

禾嘉勸農文

講義

吳學講義

慈湖遺書 目錄

跋

跋汪尙書達古字碑刻

跋厲氏李氏墓碣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書馮帥功

銘

中庭呼召磬銘

雲石銘

慈湖書屏

馮甥請書屏

已上出遺書

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南園賦

東山賦

蛙樂賦

月賦

心畫賦

已上出甲稿

慈湖遺書 目錄

詩

明堂禮成詩

內丹歌

登石魚樓

石魚樓 二首

寶蓮官舍偶作

遊樂平明巖

慈湖 六首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熙光

明融 三首

詠春

丙子夏偶書 二首

偶作 十九首

丁丑詠春偶作 二首

丁丑偶書

乾道撫琴有作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奕 二

慈湖遺稿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首

約園刊本

偶成 五首

夜蚊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谿留宿本縣

仙樂觀 二首

張時可惠示甲乙藁

富春龍門

丹桂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卽事 二首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題將作軍器二監

和提舉留題縣驛

賀宋倅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賀王使君

上耿泉使生辰

上鄧憲生辰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慈湖遺書 目錄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二首

喜雪次陳書韻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

壽葉倅生辰

二首

賀傅憲生辰

二首

壽趙泉使

二首

臨安張帥生辰詩

二首

次韻吳機宜

次韻吳天機

已上出甲稿

偶成 二首

示葉元吉

偶書 三首

慈溪金沙岡歌

大哉

謁秦伯廟

偶作

贈野牛

湍水巖禱雨詩 二首

慈湖遺集 目錄

蒙訓

金明池

歷代詩

三皇五帝

夏

商

西周

東周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一首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慈湖遺書 目錄

隋

唐

五代

宋已上遺書

卷之七

家記一 己易 汎論易

卷之八

家記二 論書 論詩

卷之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家記三 論春秋 論禮樂

卷之十

家記四 論論語上

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卷之十二

家記六 論孝經

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 論中庸

慈湖遺書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論諸子

卷之十五

家記九 汎論學 論文 論字義 論曆數

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論治道 論封建 論兵

右家記三卷分爲十卷其曾汲古所編誨語并傳正夫所編慈湖訓語二書皆與家記大意相同今查係重出者止於各條下註互見某書若

一二書所載家記原無者附於各條之後註出某書

卷之十七

紀先訓

卷之十八

附錄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訓語後

慈湖遺書

目錄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目錄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一

序

周易解序

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

慈湖遺書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者易之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者名之曰坤其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皆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麤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尙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

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春秋解序

某敬惟易詩書禮樂春秋一也天下無二道六經安得有二旨以屬辭比事爲春秋者國俗之所教習也非孔子之旨也故孔子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不亂者不睹其爲紛紛一以貫之也春秋之不亂卽詩之不愚卽書之不誣卽樂之不奢易之不賦禮之不

煩也一也孔子繼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見諸孔子家語而小戴所記乃脫簡於孔子閒居之後閒居之旨已明繼此章爲贅此言詩之不愚書之不誣樂之不奢易之不賦禮之不煩春秋之不亂旨猶未白不可無此章以發揮也聖言至矣不可以思慮得也不可以言語索也孔子不得已而有言曰吾志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

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載周書漢汝江沔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三史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詩解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慈湖遺書

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烏虜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

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闢雖求淑女以事君子本
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
其正本心也彫柏舟之矢言靡它本心也由是心而品
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
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
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
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
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

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毛亦有善者今間取焉

先聖大訓序

世稱先聖謂孔子某祇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

慈湖遺書 卷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而外散落隱伏雖間見於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大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覩無覩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舛聽謬遂至於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非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爲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滋後學之惑非敢以是爲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

正

曾子序

聖賢之等不同聖賢之道同道也者所以明其無所不通之稱惟同故通不通無以謂之道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然則奚特聖賢之道同雖愚不肖之道亦同惟愚不肖由之而昏賢者由之而明聖人由之而大明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語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旨至於今人致其疑孔子歿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曝之皜

皜乎不可尙已學者至是益疑烏虜夫何疑吾之所以事親者此也吾之所以事長者此也吾之所以應事及物者此也無所庸復致其思尙何庸復致其疑曾子以爲忠恕而已而學者疑而遠之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似大而小似通而窒正道不明意說陷溺曾子之書世罕傳誦小書幼紙訛脫爲甚岌岌乎將遂泯絕而蔽學異說蔓延充塞甚者詞人墨客俳語戲論淫談穢辭則相與俎豆特書大冊溢案充宇痛哉人心安得不胥而入於昏謬熟爛愈陷愈下之汗溽謹取

曾子之書參古本而釐正之間釋其疑義尙俟同志者
相與扶持正道反人心歸之正慶元三年夏四月四明
楊某謹序 已上訓語

陳規守城錄序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
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自孔子歿
孔子之徒又歿而士大夫率莫之思莫之行嗚呼人非
木石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卽
可使如一家四海之內皆吾赤子何忍取赤子而殺之

慈湖遺書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事有本末法關盛衰某有志於武備踰四十年前數
年始得陳規守城錄其言條理至詳某於是於守備頓
省懷慮待制陳公初鏤版於九江今士大夫罕見此書
見亦未必以爲意待制知某愛此書取諸九江以納東
嘉郡庫某卽命多爲帙將以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
又慮觀者不本於四夷之守不得已故書

鄉記序

權發遣溫州楊某深信人性皆善皆可以爲堯舜特動
乎意則惡日用平常實直之心無非大道此固不可得

而書今姑倣周官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孝友睦婣有學
區官之賢者與主記之賢士又能書其德行道藝則尤
其善者書善不書惡其敬其審某願與四邑之士夫軍
民共由斯道嘉定三年冬十有二月

已上甲稿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二

記

申義堂記

嘉泰四年春昌國葛令君訪某於慈溪之石魚對語從容及邑學忽作而言曰名學之堂以申義願某申之某欣然奉命令曰此人心所自有惟申而明之爾某於是益喜其言至當厥明敘而書之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每道性善又曰仁人心也大哉斯言啟萬世人心所自有之靈人孰不愛敬其

慈湖遺書卷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親有不愛敬其親者非人也人孰不知徐行後長有不後於長者非人也此心人所自有也不學而能也不慮而知也心之精神是謂聖果如吾聖人之言也其有不然者非其心之罪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感於物而昏也心之精神無方無體至靜而虛明有變化而無營爲禹曰安女止明其本靜止也舜曰道心明此心卽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事親事長乃天地之心列聖之道可不自知可不自敬乎

內訟齋記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見其人矣先公有焉仲兄有焉某親見先公自悔自怨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如是者數數仲兄亦深入其趣嘗告某曰吾今而後知古訓所謂內自訟者予有過實自訟是以內訟名齋亦如今國學有齋曰自訟有大過則居焉士恥之而仲兄樂之者深入其趣也大哉改過之道乎有過而憚改者不能自訟也惟賢者爲能自訟惟賢者爲能改過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成湯之聖改過不吝子路大賢聞過則喜子貢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

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仲兄不特內訟而已又書以名齋人皆仰之之道也此周公之道成湯之道也此孟子之道也此先公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此天地之道日月之道四時之道萬世百聖之道也某起敬起恭謹發其義慶元元年正月書於行在所仙林寺之北官舍

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

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
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摹之乃創書室於高爽之地東江
西湖雲山千里幽人騷士來其上無不曰奇哉曰壯哉快
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
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暮晦
明變態百出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
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
奇峯樓觀輝明煙藹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
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

而卽諸本真斂其放情落其外慕窮靈窟之幽微探玄
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傍通百川會同歸宿於
中又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熙熙於
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顛迷沈溺外景俱不可
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
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
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
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疏微風
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

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鳥啼
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塵與其麓鱗比萬屋人物往
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旣曰莫能名又曰
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
記

詠春堂記

昔曾皙莫春沂水之詠學者熟視不見泰山之形恪也
請書詠春以銘堂又請專明其旨子曰入而事親其旨
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

慈湖遺書卷二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
其旨也儆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旨也思慮詳曲
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
物露生其旨也如是專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
疑焉子又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是宜曾皙曰莫春
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也他日恪又請銘其堂之東房曰時齋唐虞
而上道之名未著惟曰時堯曰疇咨若時時是以不
可得而名姑曰如是又詠春之旨也請銘其西房曰勿

齋凡動乎意皆害道凡意皆勿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之狀大槩無踰斯四者入斯室者能寂然不動如天地乎則無庸服是藥矣又請銘其東院曰熙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易曰知光大也又曰篤實輝光又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君子之光緝熙斯道不動乎意熙和而理亦詠春之旨也其左曰昭融昭明融一卽熙光其右曰修永修其永永而無息者卽熙光卽昭融卽詠春之旨又其別室曰喜哉舜作歌曰股肱喜哉斯喜不可思也曰止所易曰止其所也斯止非止斯所無所是謂止得其所皆詠春之旨也斯止非難無勞興意斯旨非遠無勞索至斯止在筆端光照天地嘉定三年敦牂相月書於慈湖

參前記

循理齋長及同舍求兩字於齋前壇上仍求記某書參前二字又記曰子張問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所見者何也言而忠信實直無他無意也無說也行而篤敬無或敢慢敬而已矣無意也無說也此無意無說之妙虛明純白

曾子曰嗚嗚卽文王不識不知卽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卽孔子曰純德孔明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易
曰光大曰輝光曰光明書亦曰光皆謂如日月之光無
思無爲而無不照知所謂見者見此也此見非思非爲
動意焉則支則離則放逸則怠荒則僞則欺不動乎意
則日用平庸以此事親事親純白以此事君事君純白
利害愈明是非愈白大哉聖言某深感聖人所以指誨
學者如此切的著明故奉同舍之命而書嘉定二年壯
月同舍生具位楊某記

達庵記

慈湖遺書 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楊某一日訪達庵趙仲禮從容語及進德之序自
謂幼侍嚴君朝夕翼翼惟謹不知歲月之流久而有樂
融融怡怡則於今不知始終也某不勝起敬起愛曰斯
心卽天之所以清明也卽地之所以博厚也卽日月之
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也卽古今聖賢
之所以同也名庵曰達斯其所以爲達也仲禮言庵依
祖塋羣峰拱翠壽親大觀又時節展墓策杖周旋足倦
則憩於亭扶持先後猗歟善哉變化之妙至於此此舉

萬世百姓之所日用而不自知者也雖然先聖學不厭
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知及而仁又守也某雖魯朴
而日夜之所不敢怠荒者此也此學非意也兢兢業業
而非思非爲也某欲與仲禮同進斯學於無所終窮也
仲禮屢屬某爲記某於除夜之前一日謹記

昭融記

循理鄭同舍命某銘其所居之室并屬記其說某銘之
曰昭融取諸既醉之詩昭明有融大哉聖人之言乎此
詩其周公所作乎非聖人安得有此言人皆有此昭融

慈湖遺書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光而不自知今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口言心思自
備五常君親忠孝兄弟悌良夫婦倡從賓主迎將應酬
交錯不可勝窮而其實澄然寂然變化孔彰斯妙也自
古謂之心又謂之神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無
體虛明洞照如鑑萬象畢見其中而無所藏惟動乎意
則始昏作好作惡物我樊牆是非短長或探索幽遐究
源委徹淵底愈乖張故孔子諄諄曰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所以箴學者之膏肓斂其霧霧出其昭明融一之光
嘉定二年陽月四明慈湖楊某書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礙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

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雲氣焉故蔽之去其雲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

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子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尙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

心獨妙匪學匪索匪鑿匪精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眾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的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

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善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悟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

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不可尙無而況於固乎尙無所知而況於固乎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尙不立何者爲

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倚
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感無而未
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
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
者不能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
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
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
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
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

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
記於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
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無而必以毋
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
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
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
心迷惑天下萬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
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自使後學意
態滋蔓荆棘滋植塞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宮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不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修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啟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說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不慮而知人心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說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說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

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計之曰毋意爲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尙有意慮萌槩卽與道違道不我違我

自違道有我無違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說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銜楊某謹記

嘉定九年京庠典教袁肅黃灝顧瞻先聖之宮與夫講學之所卑陋不足以使人興敬以助教養矧行都四會觀仰大化本根告於帥請於朝朝旨惠然從請明年孟春經始越壯月告成闡基崇宇萬目具瞻自昔到今幾於百年始克鼎新大備屬某識其事以發揮先聖垂教之大旨啟佑後學某行年七十有八日夜兢兢一無所知曷以稱塞欽惟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不精神無體質無

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愛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故曰知及之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閒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榦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

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又曰思而不學則殆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動於物我故有過干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無越斯四者故每每止絕學者門弟子欲記其言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絕四吁本心雖明故習尙熟微蔽尙有日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月至之外猶有違意動故也顏子三月不違三月而往微動微違不遠而復不動如故純明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說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朝散大夫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楊某記

樂平孚惠廟記

吾邑之所崇敬旱能致雨禱焉而應靈感著聞遐邇畢趣者曰鳴山之神神之號曰威惠善濟廣祐忠烈王宜

刻石昭紀事節而宣和四年縣尉沃彥所書號止威惠
甯止公使觀者惑焉不可謹按元符三年賜廟號孚惠
崇寧四年封廣利侯宣和三年封威惠公建炎三年封
威惠王四年加號善濟紹興二十一年加廣祐三十年
加忠烈廟本於信之貴溪自鳴山樂平實爲旁邑邑民
詣其祠致禱者眾乃奉香火歸於縣治之西南二十里
亦有山焉高倚如屏洎水東至拱揖其下於是建祠不
忘其本宜亦曰自鳴山聲傳浸訛唯曰鳴山於戲神之
所以靈者以能弱冠起兵報不其戴天之讎追牛昌隱
至貴溪祠所殺之兵至之日風烈雲湧水泉騰躍山谷
自鳴故遂以此名山自此祠而祝之神應無方威靈累
著當早霈澤感應如響變化飛擊蕩攘劇寇異迹陰功
莫可殫述神何修而得此神心至孝痛切勇決寧死無
生必殺昌隱不顧利害一心無他斯乃道心斯卽天地
之心孝經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順用而無差順行而無爲可以範圍天地可以發育萬
物神之所自有也不可思也不可贊也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貫上下至
一而無殊天以此健行地以此發生日月以此照臨雷
霆以此震動風雨以此散潤四時以此變通君以此尊
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吾邑之鳴山神得此道
故能殺牛昌隱報不其戴天之讎到於今廟食於世饒
氏孝女得此道故能慟哭流血以出父屍蛟鼉魚浮
死萬數此豈有他道哉孝而已矣孝人心之所自有此
心之靈於親則孝於兄則悌於君則忠於友則信於鄉
則和於民則愛一以貫之無所不通故邑人祠娥而祝
之歷年數百旱禱而雨疾禱而安事禱而應某脫遷別
祠而新之又聞於帥請奏于朝求錫命焉某忽叨胄學
之除將去邑邑人請碣而記之於是乎書

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
心卽神人心卽道安睹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
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
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
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賢有之人人皆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願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

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靜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於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說於胸中持萬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

語獨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卽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王令君名有大因邑人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某爲記且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某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無以異於天下之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滋惑來者乃起敬起恭而書其略紹熙四年六月九日門人具位楊某記

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于衛厥有大旨子旣不言門人又莫之請

蘇湖遺書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荷蕢者妄致龔瞽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於西嶼之竹

永嘉郡治更堂亭名記

郡宇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爲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復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此心虛明無體精神四達至靈至明是非非云爲變化能事親能事君上能從兄能友弟能與朋友交能泛應而曲當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未嘗不清明何俟乎復清之清心卽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易

上繫曰聖人洗心大學曰先正其心故後學因之不察夫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不繫子曰之下某二十有八而覺三十有一而又覺覺此心清明虛朗斷斷乎無過失過失皆起乎意不動乎意澄然虛明過失何從而有所深信此心之自清明自無所不通斷斷乎無俟乎復清之於本虛本明無所不通之中而起清之之意于失萬過朋然而至矣甚可畏也某懼學者此心未明又惑乎洗心正心之論某朝夕居乎清心堂之中而不以爲非是清心洗心正心之說果是也

清心洗心正心之說行則爲摠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矧古者堂室名不三字今更曰燕堂燕居之堂也又郡
圃有堂名夢草夢草蓮社之所不納也今更曰詠春詠
春孔子之所與也更企賢堂曰知樂堂前有水孔子曰
知者樂水又曰水哉水哉孔子無說孟子爲之說孔子
豈特祕其說哉不可得而說也更燕衍堂曰良光良象
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光如
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行止動靜無非變化
而未始不寂然是謂良止是謂光明是堂憩止之所也

燕清遺書卷二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由是而登也有行有止於是因明良道光明動靜一
貫之妙瀕水小亭曰澄光卽水之澄光明此心之澄然
而光照

永嘉郡學永堂記

臯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
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
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
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
者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忽覺覺非思也斯

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
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
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日
之永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是謂月至三月意
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
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外猶有違
焉雖不違復如雪入水泯然無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

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
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
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
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
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
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
姓日用而不知也郡學有堂曰養源有源有流分本與

末裂大道而二之非聖人之言也意說也某懼誤學者
矧古者堂名不三字更名永堂

敬止記

大人結茅家旁小山先生命之曰敬止求說先
生曰敬止無說某當爲之記明日授以此文今
附於此標敬書

人有聖賢之異道無聖賢之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此心初無聖賢庸愚之間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
自知禹曰安女止本之不動文王緝熙敬止卽不動孔
子爲之不厭豈未覺而爲哉亦緝熙敬止知及之後觀
過精微用力於仁守也如鑑中象交錯紛然而虛明未
嘗有動也子是知及又進於仁守兢兢欽哉

連理瑞記

慶元二年仲冬之月伯兄命圭持蔬莖連理以示某曰
後畦所產亦異哉某受而諦視駭而曰未之見也果異
矣作詩以呈曰弟兄和氣與天通連理蔬莖瑞鬱蔥造
化神機非遠近不當言異又言同伯兄喜持詩以示仲
兄俄而又曰弟亦知復有籬楊連理之異乎殊本而同

枝於是恪曰蘇亦連理梅曰嘗見之誠異乎常果駢蒂
比實者未之見連實混然者某又省伯兄嘗攜某手徐
行東圃視橘實其狀與梅之所見同某退而念吾家一
年而有連理之瑞四雖儒者罕言祥瑞嘉禾作書古聖
不廢追惟先公實德義訓所以啟佑後人深入潛化往
歲鄉里以潛藩蒙賚舉子蠢蠢詭冒所至而是而吾家
寂然二弟群姪勢便力可顧視之若無不惟不作於其
事而亦不動於其心此雖常德細行不足爲言而俗衰
風靡吾家遂爲砥柱某竊自喜先公流化之效至是而

益著又念伯兄忠信天成進德於內而世莫知某每自
言曰兄真三代人物也仲兄文雅灑然而深得復卦之
旨於方寸之中作圖記過人皆恥於聞過兄顧自白其
過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而兄安而
行之猗與盛矣叔弟機仲用改過之力於內而人未之
知又其聞鐘發省自此吐論超越季弟文仲孝友篤志
訥於外而敏於中內心發光不可致詰諸子雍雍羣孫
濟濟雖入德先後之序不齊不可枚數而其大較質而
不浮從容乎先公道化之中則同今茲嘉祥來集不可

外索祥不可恃所恃惟德德不可怠惟勤惟精此某所以不敢荒而亦先訓之本旨也厥明書於竹房

深明閣記

漢司馬太史記董先生之言謂孔子之作春秋也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某又嘗觀孔子論國俗詩書樂易禮春秋之教而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大哉聖言孔子既因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筆之削之自謂深切著明

慈湖遺書 卷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知學者謂夫深切著明者何道也學者深思力索爲說汗牛充棟與夫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神氣風霆庶物露生無非教之大旨果合矣乎有不合焉雖多亦奚以爲然則何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之教烏虜先聖旣載諸春秋又啟明其道如右其爲深切著明也滋甚何庸贅雖然亦尙有可言者出則事公卿居處執事語默揖遜卽四時風雨霜露也卽神氣風霆庶物露生也慈溪主簿永嘉張直翁致其外舅沈仲一之意復以其書至曰熙豐間不立春秋學官

士非新經不學當是時族曾王父彬老獨好春秋暨遊
太學遂摹石經篆本以歸今藏家四世矣近作閣峴南
巖奉之於其上兵侍葉公名其閣曰深明蓋本先聖大
訓仲一屬某書扁且爲之記某深有味乎深切著明之
旨不勝興敬而書且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
卽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
閣直翁致其意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職是
舉天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
流形也皆深切著明也願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
易曰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知樂亭記

馮甥恭叔作小樓臨水請因水爲銘銘之曰知樂又從
而釋之夫知者所以樂乎水者不可以言語解也惟其
不可以言語解故先聖亦惟曰樂水而已終莫能言其
所以樂之之旨雖繼曰知者動又曰知者樂學者終患
其未詳明夫水終日流動而未嘗思爲知者之動如之
斯妙不可言又不可知而無出乎日用無出乎忠信先
聖曰主忠信忠信不詐妄而已矣初無他巧乃人之主

本丈人出入乎園流九十里龍龜不能以居之中亦曰忠信而已孔子他日語子張以參前倚衡亦曰忠信篤敬忠信篤敬一致卽不詐妄之心而不動不放逸是爲篤敬無他巧也烏虜至矣是有千萬年無所終窮之樂

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卽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不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眾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玉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善庭記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某不

勝起敬而贊之曰大哉聖言著庭以屬辭比事爲辭解
不勝其繁事不勝其夥何以不亂亂生於意意三紛然
意如雲氣能障太虛之清明能蔽日月之光明舜曰道
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
聖而每戒學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態萬殊而大槩
無踰斯四者聖人深知意之害道也甚故諄諄止絕學
者門弟子欲盡記之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
四動乎意者必謂屬辭比事如此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如彼屬辭比事如此若之何而一易曰艮其背背尙不知

其爲一而況於不一不識不知是謂帝則聖人曰中庸
庸常也明夫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慮虛明無體廣大
無際天地範圍於其中四時運行於其中風霆雨露雪
霜動散於其中萬物發育於其中辭生於其中事生於
其中屬而比之於其中如鏡中象雖紛擾參錯而未嘗
動也不可以爲有也而亦不可以爲無也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春秋之大義在斯嘉定二年竊月朝請郎行祕
書省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楊某書

天府府庠林子君雅合平陽東西金舟親仁四鄉父老而下銜哀輿敬以請於州守楊某曰四鄉農田北距大海西枕長江凡四十萬餘畝被鹹潮巨害自有江以來至於今繇水利不治歲告饑嘉定元年汪令君惠撫吾邑深慮熟計建埭八十丈於陰均障海潮儲清流又造石門於山之麓以時啟閉以防漲溢給資糧佐工費又經理其旁之塗地以爲社倉俶晦翁待制奏請賑貸平陽十鄉細民不計息遇饑歲併蠲其本君雅暨父老而下受汪令君無窮大恩今承訃巷哭路弔念無以仰酬

汪令君不報之德今將立石陰均刻曰令君汪公遺愛恩波使十鄉之民世世子孫無忘君雅等深知使君好善樂義敢求親墨大書八字并專紀其事乞鑑四鄉同欲之請伸四鄉終身悲鬱之思某於是乎惻然爲之書且記

已上甲稿

時齋記

時者道之異名堯典曰疇咨若時時是音之訛也是此也古未有道之名惟曰是舜命禹始曰道心明此無所不通之心後世去古遠不曰時而曰道此道所以不

明於天下也道不可思不可名舜曰若不在時此時卽後世所謂道而不曰道後世於心之外復求道不知此心虛明廣大無際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卽道也孔子生於衰世不得不隨世而言而曰改而止謂過改卽止無庸他求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學者起意他求則戒之曰毋意又曰哀樂相生不可見不可聞而可意可求乎季和求齋名書時齋二字畀之

安止齋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女謂舜也言舜心本靜止惟安焉而

慈湖遺書 卷二

三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已奚獨舜心太甲本心亦靜止故伊尹告以欽厥止厥猶女也奚獨太甲舉天下古今人心皆然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於止本止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非聖人之言也此以意爲之故有四者之序不起乎意融明澄一惡觀四者夫人皆有此止而不自知也先儒以大學爲孔子之言意之爾士莊請書故書

節菴記

州曰饒縣曰樂平鄉曰懷義山曰金銀菴曰節居其菴

者曰玉甫其姓王其名珪今或字曰羲民間其所以名菴之義曰叔南安名之其說曰竹有節不可改易霜莫能凌雪莫能凋欲玉甫之守清節不移也屬某發揮其義玉甫所自有自不可改矣俟某發揮然菴之左後有松焉山風入松蕭然有聲此足以發揮其義其南有陂流焉波流湍鳴泠泠其音足以發揮其義環菴皆茂林山禽鳴聲足以發揮其義斯義可聞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思玉甫之節如此某之節如此天地之節如此紹熙甲寅仲春四明楊某記

和孺記

林自本具道馮表伯正之言曰昨獲某和孺二字以銘其室今思世俗兄弟本和多因娣姒致不協伯正懼焉欲某啟諭以防未然之萌某不勝興敬伯正是心可以通天地貫古今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孝友一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伯正皆有是心是心皆具是聖今伯正又能兢兢防謹於未然某無能復措其辭卽兢兢無怠無荒而伯正日用皆中庸之妙矣奚可贅忽又思或者往往

以某言爲過孔子曰中庸庸常也箕子曰王道平平夫何疑陬月某敬書

憤樂記

誦先聖之言者滿天下領先聖之旨者有幾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純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雖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孔門覺者無幾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自有子

尙未知及而況於諸子乎唯顏子三月不違仁餘月至者閔子歟冉伯牛歟曾子指子游楊裘特日至爾子使漆雕開仕以旣覺浸浸仁守故使仕歟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言足以驗漆雕開知及又用力於仁曾皙於仁守太不及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勇於仁守也憤其猶有未精一歟其樂有不可容言之妙憤卽樂不知老之將至無思無爲匪作匪輟無始無終何止於三月不違而已比一二十年以來覺者滋眾踰百人矣吾道其亨乎古未之見天乎子濬之覺非空見乃切於身脩勉

思先聖發憤之訓故書憤樂二字畀之

復禮齋記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所自有於父母自然孝於兄弟自然友恭於夫婦自親敬於朋友自信出而事君自竭忠與賓客交際自然敬其在鄉黨自謙恭其在宗廟朝廷自敬復者復吾所自有之禮非外取也禮廢樂壞逾二千載學者率求禮於外先聖特曰復所以鍼二千載之膏肓發人心之所自有周公謂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記亦曰著誠去偽深戒夫人徒徇其文爲而不由

慈湖遺書卷二

三三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中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以此明禮者斷斷乎人心所自有而非外取今敷敘此旨旣以發明汲古嚴君所自有之本禮又以發明汲古嚴君所以誨子及孫之所自有家君創一小齋名曰主一取程名光風霽月取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先生曰光風霽月字雖瀟灑不免逐物主一則未離乎意宜名以復禮汲古云願承復禮之教先生遂口授其旨合汲古書之

安止記

禹告舜曰安女止謂舜本靜止不動安之無動乎意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虛明

無所不照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視聽言
動皆變化而未嘗動乎意其有不安焉者動乎意也舜
聖人而禹猶致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安非意也不動
之謂安孔子曰時習者安也曰用力於仁者安也安非
思非爲是謂真爲舜曰惟精惟一者常精明不昏純一
而無間卽安也堯安安文王之德之純一也曾子潛信
本止矣請書安止之旨故書

先生因論安文止三字汲古敬求其旨遂蒙先生書

其辭以賜汲古

歸然齋記

慈湖遺書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子張尙未
知及安知仁守而有仁者何樂乎山之問聖人不欲違
違其志曰歸然高至矣哉聖言至矣哉聖言誦孔子之
言者不知幾萬萬其知及者有幾孔子欲言知者之所
樂不可得而言而指水又知學者未必達水之旨繼曰
知者動孔子深知學者求道多求諸寂靜多差故曰知
者動使人知日用應酬無非至妙知道始可言知不知
道何足以言知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
不可求然而又曰仁者樂山何也孔子欲言仁者之所

樂不可得而言而指山孔子又欲明言山之旨而曰靜夫知者所覺已無動靜之異而至此曰知動仁靜唯已覺已知及者知之未覺未知及尙不知知者動又安知仁者靜悟天下之至動實未嘗動而習氣久固雖得動中之妙尙有不能期守者雖顏子亦止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能無違靜者不動乎意而已非止於兀坐孔子於此言仁者何樂乎山而曰巋然高無意知可言子張雖罔覺而聖言足以開明萬世學者之道心子張又問孔子循循善誘敷陳啟諭覲子張之或覺而子張猶未

領他日與子夏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語及疇疇疇卽不動乎意之旨不可諸子曾子雖未盡樂山之旨亦庶幾矣

時旣拜領先生日此亭在山恐

人不知巋然之旨止謂高峰爲奇故發明斯旨

默齋記

季思請名其齋某名之曰默

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又曰予欲無言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語昭然而學者領聖人之旨者在孔門已甚無幾而況於後學乎比來覺者何其多也覺非言語心思所及季思已覺矣汨於事而昏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謂聖謂季思之心已聖何不信聖訓而復疑比日不復致問季思以默識矣季思平平守此默默卽聖卽不厭之學卽喜怒哀樂之妙卽天地四時變化之妙卽先聖默識之妙

樂平縣重修社壇記

國有常典守令首謁社稷視壇壝紹熙三年春二月閏朔縣令楊某旣領事命新縣社之門與其庭而修築其牆財計匱乏雖弗克極其宏壯而不敢不敬之意於是乎在仲秋訖工某仰惟國家崇敬社稷厥有大義至高

至深至神至明未有發揮其蘊昭示今後某偶當其職任其事不敢遂乃起敬起恭從容秉筆而書曰夫社謂夫土之有神也稷謂夫百穀之生有神也其祀事則二其神道則一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皆所以明著至神之道無不通貫也惟神不形惟神不名天以是健行地以是發生人以是靈百穀草木以是成莫堯厥始莫窮厥終故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三才之所同也變

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三才之所同也曰陰曰陽
舉不得而測三才之所同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
而求諸難人心誠實無他本體清明本用神明剛健中
正純粹精一乾元在斯坤元在斯有感有應無不通矣
祀典修興神道著矣遵豆斯設奠薦斯行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永堂記

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永久也古者未有道之名堯曰
疇咨若時登庸時是也此也若順也言乎能順是者將

慈湖遺書卷二

卷七 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登用之舜亦曰惟時惟幾惟此爲幾也至舜授禹始曰
道心皋陶曰永亦名夫永永悠久卽所謂時而實無名
道若大路然舜特謂夫無所不通之心至於動乎意則
倚矣礙矣窒矣非通也故曰人心嗚呼至矣靜如此動
不如此非永也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
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今月如此
他月不如此非永也今年如此他年不如此非永也生
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學者詎能片時常久而況於終
日乎孔子曰日至謂終一日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

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曰月至謂終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顏子三月不違謂三月意慮不作澄然如鑑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常不動也人皆有是心是心皆虛明無體無體則無際畔天地萬物盡在吾虛明無體之中變化萬狀而吾虛明無體者常一也百姓日用此虛明無體之妙而不自知也此虛明無體者動如此靜如此晝如此夜如此生如此死如此修身而不能永永如此非道也日至者已得此永矣特以未勤未熟故未精未一自舜

慈湖遺書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禹大聖猶以精一相戒而況於後世學者乎是永始不可不思思其本無俟乎思而本無斷續者終也熟而純是謂純德孔明是謂精是謂一永亦強名 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三

書

學者請書

某嘗讀大戴所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不勝喜樂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此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先生坐問答之間某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畔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

慈湖遺書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心卽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知人人本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信者與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吾庸常平直之心卽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已丈人嘗曰

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心如
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
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僞謂之忠信忠信措吾
軀於波流之中而不敢用其私焉故能入又能出也此
措非措此不敢無意露學者每熟靜縱談惟心悟後實
大戴所記孔子忠信爲大道之言益喜得聖言爲證證
平常實直之卽道孟子亦以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箕
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
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
中節是謂大道微動意焉爲悲爲憊始失其性意消則
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
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卽視聽言動卽事親事君
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愛惡欲未始不妙
固自若也而實不離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
深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吁

學者請書

孔子曰主忠信諸儒未有知其旨者蓋意謂忠信淺者

爾非道舍淺而求深離近而求遠置忠信於道之外不知道一而已矣忠信卽道何淺何深何近何遠又有學者知忠信不可淺求遂深求之推廣其意高妙其說謂忠信必不止於不妄語而已吁其謬哉舍不妄語何以爲道人心卽道故書曰道心此心無體清明無際直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事長上爲夫婦爲朋友仕則事君臨民其愛人曰仁其處事得宜曰義其恭敬曰禮其不欺不妄曰忠信視聽言動喜怒哀樂無所不通無所不妙孔子卽不欺不妄而言之曰此卽主本主本者乃

道之異名非忠信之外復有道也離此不欺不妄實直之心而外求道者斯乃妄也先聖之言如此明白而學者尙疑其有他焉學者自起意起疑自蔽其清明不起意起疑則日用庸常神明清明無體無際原始不知其所始反終不知其所終其妙無窮先聖病學者率離此而求深故曰中庸庸常也言不可求諸高深也又曰王道平平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心無體段無際畔不可測知故學者謂之高深孔子又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忠信篤敬無二心

無二道孔子告人皆開明人之道心而學者率以忠信
爲淺者大孤負聖人啟告之本旨也今學者莫妙於無
思無爲其不欺不妄之時何思何爲自旁者觀之但可
以言變化神明而已如此發明可謂昭然了然而學者
猶疑貳更起意求深入荆棘入坎陷吾末如之何也已
過庭書訓

世謂王逸少書爲天下第一吾謂逸少書俗字爾異日
嘗以白象山先生先生驚曰何故予是時對曰鄉間有
一富戶爲桃枝細器寸盈二十篋緣以小黑漆誠極精

巧里人或識之曰是某家器物也故士大夫恥效之今
逸少之書何以異此孔門安得如許暇逸用力於字畫
也先生笑而無語予又曰逸少如傾國之色麗則麗矣
而少莊敬中正之容君子所不道故吾字畫惟方正古
樸和平近於隸蓋今之楷卽隸之訛隸者篆之變篆極
善隸庶幾楷猶庶幾至於草去古遠矣孔門之所惡今
世通行之書不用篆隸故予爲楷而似隸庶幾乎三代
莊敬中正之遺風不遂泯絕也歐陽正矣和矣而不古
病在於不方而媚虞柳病與歐同而又弱顏方正莊敬

古質善矣所少者和爾蔡與歐虞柳同凡是去取非吾一人之獨見乃萬古默同之心其自晉以來學王之徒其中心之隱當亦默同此默同之心卽道心願知之者鮮女旣知之矣其敬之戒之毋荒墜慶元二年仲冬之十三日付恪

汪文子請書

文字界紙求書所欲言某思古學字爲季季卽今孝字本音孝借音學於此見古者造字本旨以爲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後世始加兩羽之習又加一象

孫述遺書

卷三

五四明藏書

一約園刊本

學舍焉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然則晨省昏定出告反面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視食問衣煖寒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父母杖屨祇敬之無敢近卮匱非餒無敢用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應唯敬對不敢噉噫噫咳欠伸不敢唾洩癢不敢搔無非道者卽天之經地之義也學者不知道往往求道於孝之外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以此事君則忠以此事長則順以此於夫婦則有禮以此與朋友交則信以此

使下則惠一以貫之聞文子於事親之間有省焉敬之敬之兢兢孜孜毋忽

詹亨甫請書

論語謂孔子每每教學者忠信今學者當思其言聖人豈姑以淺者教人哉曰主忠信謂忠信者主本也答樊遲問仁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答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行篤敬所謂非於忠信之外復有其道也卽是心而已矣是心之不欺罔謂之忠信是心之不放肆謂之敬不放肆之心卽不欺罔之心乃庸常平正之心古先聖

慈湖遺書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深明此心之卽道故曰中庸庸常也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王道平平初無高深幽遠孔子又謂是忠信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嗚呼至哉茲所見者豈思慮之云乎忠信篤敬不欺罔不放肆而已矣不假思慮而後能蕩蕩平平融融混混大禹謂之安女止非止之也人之心本自靜止也喜怒哀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事親名曰孝其從兄名曰弟其恭敬曰禮其羞惡曰義其是非非曰智其雖千變萬化而常明曰仁百姓日用而不知

不省庸常正平之卽道離心求外去道反遠殊可惜也
千尤萬過皆生於離心而起意謂之安女止謂之忠信
謂之篤敬謂之時習之學謂之中庸子思謂之至誠夫
忠信卽誠實而已矣殆不必加至之一字加至一字則
是於平常誠實之外又有至焉者無乃不可乎是猶未
信百姓日用之卽道子思賢者之言也孔子聖人之言
也胡不觀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夫孝事
親而已人往往不信其爲天經地義惟自信本心之虛
明無限際天者吾之高明地者吾之博厚日月四時吾
之變化萬物吾之散殊而後自信吾之事親卽天之經
地之義吾之忠信卽天下之大道而非有未至焉者而
後信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而曾子謂之忠恕忠卽忠
信恕卽恕物先儒乃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
散殊是猶未信忠信寬恕之卽道未信忠信寬恕自廣
大通融故爲是譬喻推廣之說嗚呼忠信之心無精麤
無本末無內外無所不通但微起意卽失之矣親家詹
亨甫以象軸累紙命某書所欲書某謹書某日用進學
之大略願與同志者共講之

王子庸請書

錢塘王子庸予爲浙西撫屬時已識其人予究其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予告之以不假更求本無可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語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蓋曰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陽輝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自是不復如前之疑矣予聞其言喜不能自已予得罪去國將行子庸請益從容問其情乃猶意其猶有未盡予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慶元二年三月朔書於江皋之旅次

王子庸請書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至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喪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況於他乎百無所思純一

哀痛此純一哀痛卽道也子庸親履此境已至於道順
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眾善百行
其處家應物事事有條理得已卽已不得已則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一一中節矣人心卽道日用不知因物有
遷至喪親而復始純一不雜

永嘉張直翁求居處恭發揮數語

直翁見告以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某曰直翁恭愿其
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天天邪觀聖言當
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天天非不恭也殆直翁
求之過也此心至靈惟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
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日本國僧俊苾求書

日本俊苾律師請言於宋朝著庭楊子楊子舉聖人之
言而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
無際量日用云爲虛靈變化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
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
明起意則昏則非

贈陳伯量

都昌陳伯量主平陽簿同寅幾兩周星從容話別次復求數語以行某深知忠信正直大戴記孔子之言忠信大道主簿亦已自信乎孔子又嘗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立見其參於前在與見其倚於衡所見者何狀耶每每念曰此忠信篤敬忠信之時心無他意篤敬之時心亦無他意所見非意象昭明有融蕩蕩平庸學者往往率起意求說不思聖人每每戒學者毋意忠信篤敬卽道心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不自信惜哉

與張元度

經傳通書 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臨川張元度以鄉舉至禮部持陸先生書踵門就見接其辭氣已知其誠確可敬及復見益知其篤志於學蓋夜則收拾精神使之於靜某曰元度所自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廣大無際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舍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爲未能無過某曰有過惡卽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

拾之元度既以爲然矣告別復求書數語以歸某索之胸中實無說足以稱寒來意辭之不獲乃敘其略而又告之曰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爲淳熙丁未正月二十二日書於寶蓮山官舍

贈毛誼夫

畫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匪思是知匪知知及之敬之敬之

慈湖遺書 卷三

十二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書遺項吉甫

吉甫既有覺善養毋怠荒匪思匪爲澄然有光是爲用力於仁非助長非忘

送子之官

堯舜禹皆聖人猶相告以執中又曰惟精惟一又曰安女止而況於後學乎女既於道有覺又嗜欲淡薄不以死生爲畏甚不易得臯陶猶曰兢兢業業女切宜克艱以守中庸此守非思慮言語所及可惜可惜敬之敬之兢兢業不兢業卽禍福榮辱之樞機

贈錢誠甫

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侍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矣毋或昏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曰改而止謂過卽改止無復他求易曰變化云爲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能也能以己復我本有之禮禮非私意皆道心之變化己上甲稿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祝文

謁宣聖文

具位楊某敢釋菜於至聖文宣王某觀戴德所記先聖
謂忠信大道某不勝其喜且慰以某自幼而學壯而始
覺覺此心澄然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乃卽日用平常實直之心卽大道而不敢輕以語人
懼其不孚且笑悔及觀戴德所記聖言以爲證曰乃今
可以告學者矣學者亦因是多覺此先聖如天之大惠
布流四方益傳諸後茲分牧東嘉又將以告東嘉人士
當有覺者覺者自覺覺非外取卽日用平常實直之心
事親自孝事君自忠於夫婦自別於長幼自序於朋友
自信日用萬變自無適而不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此先
聖如天之大惠言之不可盡質頌之不可盡者也敢告
尙饗

謁宣聖文

祗惟夢奠兩楹垂光萬世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孰非先聖之教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

露生孰非先聖之教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之精神是謂聖聖訓昭明某覺此篤信此茲分牧東嘉將以此告東嘉人士以日用庸常卽大道惟毋動意立知如興雲氣自翳其光明當有覺者某內外親故二十年來亦多覺者亦盛矣敢告

先聖祝文

某洪惟先聖之道廣大昭明無所不包統無所不貫通在天爲乾在地爲坤在日月爲明在四時爲變通在萬物爲生在某爲心心者某之所自有而先聖之道在焉
李鴻書 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資廣資大實昭明實無所不包貫順而達之萬善畢隨支而離之百非斯集某敢不敬養敬保以敬事先聖寡過誠難況於某又況於爲今之邑必有繆差惟明神惠相之

紹興府元日釋菜祭文 三首

先聖

大哉一元洞貫三極在乾資始在坤資生在時爲春在辰爲寅在日爲正月之吉在人心爲仁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坐子以此立兄弟以此友夫婦以此別舉

天地之間非此不能以生活一郡之政非此不能以行此某本心之所自有而先聖先得我心之所同某敢不夙夜勉勵守之以敬罔敢怠忽益謹其所自出以求全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先師克國公

永惟人心之危可懼可畏一失其御瞬息千里先師從容終日如愚至於三月曾莫之違偶有過焉不及於貳偶有怒焉不至於遷此心微動不遠而復此後來學者之所以不可及而某中心之所依歸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內負此心上負先師

慈湖遺書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師鄒國公

某少時讀公之書首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之論口誦心維歎息玩樂謂他日可以舉而措之天下筮仕以來驚世變之不同嗟流弊之非一日欲盡革之而難於亟欲循循焉又於心中不安惟公英靈百世不泯何以惠相於我後學使此心無愧於古之人無愧於天地

祖象山先生辭

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

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
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
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知之士竭意悉慮
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
知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春之簿
扉雙明閣之下某問本心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
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卽扇訟之是非乃有
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爲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
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某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
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
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
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臨
照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
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某乎況於四方之
士乎故聖人遏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遏絕學者
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遏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遏

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
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
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某之所知
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
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
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
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
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
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某聞先
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
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岌岌度不可支循循歷
時荒政方殷今也略定氣血微強矧聞襄大事之有期
求檄以來庸暢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
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代李伯誠祭象山先生文

某於象山先生文安公受罔極之恩片言頓覺如脫桎
梏清明光大到於今日用云爲變化夫人之喪承訃後

時今既襄奉既祥禫矣茲敢敬致三獻之禮於文安公
暨夫人几筵之前日月遷流斯覺未嘗流死生雖異斯
覺未嘗異言辭有極斯覺無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奠徐子宜辭

別去辭色惟十五年謂當合并可以從容奉話言胡爲
寢疾繼以訃傳傳訃惟審某當哭於寢門之外時疾作
不可如志嗚呼哀哉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
某卽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云爲不可射度
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尙欲與子宜共講仁守之力道
阻且長而遽永寂哭以遣奠匪邇匪遠

慈湖遺書

卷四

六十四明誠書

約園刊本

奠高處約辭

同舍弟朝請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楊
某謹奉奠於故同舍兄處約高公運幹哀哀處約盛靡
近在關外而自坤徂艮亦既數里初不知處約有疾作
近莫俄承訃於邑子念卽奔赴而轎卒已散去度再集
不可仕返哀哀處約某與處約同齋舍又同州里某被
命此來甚久不知處約官於此納謁旣晚嗣勤報訪自
是一獲再奉周旋而處約遠至於此哀哀處約幽明判

矣德性虛靈曩豈生今豈死一奠告哀斯哀至矣

祭孫元禮尊人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絕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具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字器其子弟從其教烝烝於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恪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

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闕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矣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及其爲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於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當聞某此言尙饗

祭沈叔晦文

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

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兄叔晦通判國錄嗚呼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德思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辱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遊相與切磋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之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於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

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得而私蓋天下其之世方習諛波頹不可起叔晦不然如砥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葑不振之氣嗚呼念哉某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義筆書而口宣某由是益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敬恭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從容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

數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某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袁之屏文

白首如新頃蓋如故迹若不至甚洽而其心則甚親者某與之屏之謂也吾人義以爲質惟義之爲親全體忠信坦然而無藏翼有如之屏海內幾人先聖明忠信之爲主本某亦深信質直之卽道愛之屏之有此深敬深

楚湖遺書

卷四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念曷物喻之何啻於己獲希世之寶所恨異邑不得朝夕從容相與周旋乎仁義道德之妙中道而往何去我之謂哉向如此今亦如此欲觀之屏之正體自之屏不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豈可以心而思耳而聽目而視

祭舒元英文

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迪功郎新邕州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晨家僕以書來轉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淳仲兄謂傳聞

多失實尙須審問旣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越來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疊疊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不可望哭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饗此奠

慈湖遺書

卷四

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祭趙子欽辭

具銜四明楊某謹再拜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趙兄子欽節推之靈嗚呼念哉子欽天族賢行推高豈曰爲異由道而行惟行乎庸眾所不能之中故人咸敬輿論崇褒一見之亟及易爻雖轉旋曲折乎陰陽九六之間難疑問答徐而聽之而亦有所謂得而非思行而無勞孔子沒道學不明雜說羣嗾千載而下又轉而爲文辭之靡靡竊假絢飾可閔可歎何啻乎孟坳有如子欽猶見執中之幾於陶唐氏之堯矧著之履踐異禮義之峭峭

匪徒說之嗷嗷某既獲戾去國不得從子欽於閒暇之日奉朱絃疏越之音於寂寥忽曰子欽往矣哭幾於號道阻莫詣緘辭神交不可度思孰謂夫果有數百里之遙

奠呂子約辭

承議郎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於故友人呂兄子約寺丞天地之間聲同者相應氣同者相求心同者相知夫人生而有耳目鼻口四肢者必其皆同惻隱同羞惡同恭敬同是非而獨謂必心同而後相知此有其故人性

慈湖遺書 卷四

十一 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自善人心自同惟氣稟異所教習異枝分派流始有不可勝窮之同哀哀子約我心則同問學雖略異大致則同所同者何其好善同見義忘利同學不以口而以心同夫天下惟有斯義而已矣是故子約誠意篤志深知乎某之心某敬子約敬子約不以利奪其義之胸中夫是以承訃望哭如對清明之神雅正之容病質莫奔緘辭寫衷中間合離如風轉蓬不復多述惟哭某同此同萬古無窮此哀亦萬古無窮

奠舒元質辭

承讓郎楊某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斂衽前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爲己勝者褻裘之失言出祖之失禮速貧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嗚嗚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吾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者而已矣忠信人所有而自知其爲主本者無幾元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游之士蒙被元質之啟佑聞亦有知元質者矣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眾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某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某之奠元質之心惟某知之嗚呼元質嗚

呼元質 已上甲稿

慈湖遺書

卷四

十三四叨叢書

一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四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行狀

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靜其先媪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吳令子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吳令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戩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稟

慈湖遺書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屨至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牒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卻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

生迺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不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於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呂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

興起者甚眾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卽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與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旣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卽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求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

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啟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權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猶未入思慮所親屢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卽對上屢俞所奏脩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旣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啟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山高五

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十六年祠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荆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稟事眾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惟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卻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惟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還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俗惟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惟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其約求明

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
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
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
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
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
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
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
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
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

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遽集擒獲
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
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
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
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
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
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
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尙多自我
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
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
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
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
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
衝天渠荷葉渠護險牆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
學貢院客館官舍眾役並與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
吏惟好衣閒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
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
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墨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
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
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惟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
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
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
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門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
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
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
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

於歧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尙容貼納先生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卽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負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廩給之期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

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值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

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羣
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致禱六
兩隨至荆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疏雨隨車郡民異之
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
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
義視官事如其家事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
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遣人書有曰
荆門之政於以驗躬行之效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兒曰
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女兒靈然又嘗謂

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
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
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
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靜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
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
坐家人進藥先生卻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而
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
以敘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
其講學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

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娶吳氏封孺人
二子持之循之女一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於鄉之永
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
妄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
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
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
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
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
所略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

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
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
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
不可自棄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
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 出甲稿

墓誌銘

銘張渭叔墓

越之新昌張渭字渭叔某之爲國子博士以言事罷歸
也韓侂胄方用事時論誣善類曰僞學舉子文字由是

大變不敢爲理義之言如某見謂僞學之尤者而渭叔不遠數百里與其兄弟皆至願掘衣焉從容數月未嘗一語及舉子事業某於是信其人與之語無他說大旨惟本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渭叔領會無疑今其季汾清叔曰渭叔蓋頓有覺焉後移書曩所師寺丞呂先生先生甚善其有覺賀先君有子先生諱祖儉渭叔弱冠有俊譽富戶欲妻之渭叔笑不顧以爲論

財夷虜之道後知玉牒趙共甫賢遂聘其兄之子雖甚褻矣焉親故洪雨苦乏親喪未舉告渭叔命其室人傾囊周之眾人咸以爲難篤於好善勇於改過朋友之所共敬得年僅三十七而不祿實嘉定元年二月望日哀哉越三月而趙氏產男名堅老將以庚午正月戊戌葬於其鄉之董塢渭叔之父諱汝弼某已嘗銘其墓今又銘渭叔墓銘曰

人心虛明變化云爲不可度思渭叔覺斯

宋母墓銘

宋母者嚴陵王氏祕丞庭堅之曾孫吾友宋修叔之母
節行一世罕儷四方士友尊而稱之曰宋母某事象山
陸先生於今幾四十年矣近四五年始識修叔修叔澹
然修潔亦承事陸先生冢子伯微亦言其澹然修潔修
叔適丁其母憂既葬持其所自記母王氏之行實再拜
又再拜而請銘於某某觀其四歲喪母哀事繼母杜宜
人以孝聞宜人愛同己出及禮如成人歸金華柳守宋
子華之子沈字叔子三十而寡長子姓纔十有二次林
卽修叔生五歲而有一月而朋始生既久或告以歲月
尙賒何恃能自守王氏泣曰女不讀禮乎信婦德也一
與之齊終身不改夫死不嫁古志甚明姓年十有五六
較藝郡庠數居前列比王氏誨之曰汝無恙時講道於
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眾每使學者熟味論語學
而時習一章所學果何學所習果何習是弗之思詎可
效舉子習小技角勝負止於科第而已耶一日具冠帔
請於舅乞擇大儒俾就學時呂太史祖謙名動一時遣
之從游大見稱許其舅欲以政事任姓王氏請曰傳長
法也恐難以卑踰尊況孤寡之人越受恩榮萬一不克

負荷則上孤慈祖之恩下失孀母之望不若聽其修身俟命後姓登紹熙龍飛進士科以及祿養銜字茂叔不幸蚤死呂子約哭之爲慟王氏通詩禮史傳不爲辭章覓世之婦若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以爲非處逆順事泰然無喜愠其家三世衣無常主爨無別膳少長良賤不聞忿爭皆王氏化之後居隆興開禧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以疾終壽七十有四明年嘉定改元冬十有二月壬申葬隆興之新建縣桃花鄉白鷺嶺孫男九自適自道自逢自迪自述自遜自達自遠自逸四明楊某

銘曰

宋母節義秉心不貳此心卽道學子疑貳

半亭高祖墓記

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公事楊某字敬仲之高祖考九府君諱論居於明州今爲慶元府之奉化縣之忠義鄉之半亭歿而葬焉四子伯與季及其子孫多環而居之叔子無嗣仲子諱宗輔卽某之曾祖考獨徙而居鄞故曾伯祖考及曾叔祖考之子孫從而徙焉者亦間有暨先大夫始又自鄞而徙慈溪先大夫乾

道中嘗命仲兄發九府君墓刻石爲望屋其門今門圯
北赴東嘉莫拜墓下感復興懷思復修興而食指眾新
俸無幾方坎坎忽半亭曾伯祖下族兄百六府君之子
子才子富子祥合計協力作新門牆邑里改觀又族兄
名居立石使億以書來欲某識其事某祇惟高祖府君
本性清明無體量廣大無際畔萬善本備不假造爲日
月運行雲雷風雨霜露卽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草木
林生山川峙流人物羣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卽吾高祖府君之變化也有孔子之言爲
證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道性善此萬古人心之
所同五世介孫朝請郎權發遣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楊某不勝興敬興慕以書於永嘉郡齋

蔣秉信墓銘

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動乎意則爲人心孔子語子思曰
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心可言不可思
孔子知門弟子必多以孔子爲有知明告之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知卽思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周公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卽思非思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卽懼

非懼卽謀非謀如鑑之照大小美惡往來參錯具有而
實無如日月之光萬物畢照入松穿竹歷漚皎皎而日
月無思曾子曰皜皜謂此也日至非果有所至不動乎
意澄然昭然一日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日至自古到今
知道者千無一萬無一故學者以知道爲至聖人與人
羣居不得不因人爲言月至亦非有所至澄然昭然一
月之外或動乎意故曰月至顏子三月不動乎意故曰
三月不違仁某得之先兄和仲曰同舍蔣秉信因聞歌
朝中措之詞而忽有覺某厥後屢奉秉信周旋灼見秉
信之果有覺非學者所知今其云亡其子行中求言以
發其幽光秉信之光非幽所可間秉信諱存誠自其上
世居四明郡城中小湖之西南曾祖諱浚明金紫光祿
大夫祖諱琚大學諭父諱從儒者秉信幼不好弄母滕
氏鍾愛之曰當成大器娶任氏盡以奩具助嫁諸妹全
身布衣覓人所行當於理必贊必譽有違乎理必告必
戒嘉定三年三月癡疾故舊訪問必謝曰萃聚許久今
告違矣毋笑毋訝七日而歿實壬寅十有一月丙申葬
於韓溪之青嶂嗚呼秉信之善人所共知秉信之心人

所未知人皆有此心多不自知友人楊某書

舒德彰墓碣

道之不明乎天下不知其幾世於茲矣道無不明人自不明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此三者苟其志於善亦皆可能也而聖人稱禹之善何也道不離乎日用平常而已矣而學者率求之過率作意孔子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人情率厭常而喜新翫平夷而尙奇偉

恐湖樓書 卷五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自古學者通患聖人知學道者率求之高深幽遠特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洪範曰王道平平聖誨諄諄聽者藐藐某之爲樂平也舒同年之弟揚字德彰所居伊邇節朔相過暨某拜國子博士之命也延某於其別圃而餞焉於今幾二十年其子綸以訃告卒之日嘉定元年季春己丑葬之日是年十有一月甲辰墓在長城鄉饒娥廟冢之右麓新權知興國軍許公錫狀其行曰孝友曰睦嫻曰任恤曰文雅與鄉貢雖未仕而道無窮通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綸請銘其墓某慮學者復於

孝友睦婣任恤之外求道銘曰
德彰之行平夷大道之妙在斯百姓日用乎平常大道
之中而不自知顧舍之而慕奇

鄒魯卿墓銘

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元祥自有覺某
從而滌其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
訪道某與語從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
益信其果覺嘉定二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日歸未幾
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

慈湖遺書

卷五

十七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暝元祥
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內曾不憚脩途至通名子意魯
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答拜唁問旣
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墓在龍田
山之阿魯卿祖諱聖從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初
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質直不事文飾以孝聞惡衣
菲食窮居而樂和而敬或干以非義則介焉弗受告以
有過則斂社謝服所當爲雖強禦弗畏以特恩爲靜江
法曹再調龍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

孔子歿月至日至者又歿誰其嗣之孟入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卿同之

鄒元祥墓碣

饒之樂平鄒夢遇字元祥四明楊某之宰樂平也夢遇與鄉貢自是相與從容後某以職事至蘭若夢遇見次言近覺某叩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隨通之自是益澄明後又得夢遇之叔祖近仁字魯卿與之語厥明再語而頓覺未得比邑餘干之曹夙字叔達叔達留縣庠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嗚呼盛哉自孔子

慈湖遺書 卷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歿學者率陷溺於文辭論議喪其本靈而事意說蓼蓼二千載其自知自信者有幾若三子者可謂自知自信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百姓日用而不知三子知之魯卿之子曾字伯傳比年亦覺嗚呼盛矣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闢闢宇宙在吾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條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其舅謂元祥色溫言約神定氣

和喜愠不形動容周旋莊肅閒泰其處事一於義理不可奪別後進德厥效迺爾久欲來覓嘉定四年春赴禮闈罷而疾作不可來歸而略平孟夏三日命二子扶坐艮齋自謂氣雖微而神則嘉時齋明喜甚哦曰嘉木扶疏兮烏鳴關關暑風舒徐兮庭中閒閒起視天宇兮浩乎虛澄還中堂與家人茗飲罷就寢而歿訃至永嘉哭於燕堂遣奠臘月其子自得使弟自厚來某對哭自厚再拜葬有日請志其墓銘之曰

人心至靈自通自明元祥無能有所增惟不動乎意不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列本

昏其本靈

鄒元祥尊人墓銘

某自微省而灼知人皆有至善至靈至神至明之性與天地同與古聖賢同及爲樂平尤欲使舉吾邑之人皆爲賢爲哲矧凡學者尤所屬意開其所自有明其所自有相嚮相信者甚眾而其自信而不復疑通達而無阻留者亦寡矣金山之桐林有鄒生夢遇者初聽予言雖不違察其神聽其辭氣未以發紹熙四年秋予視旱過其鄉接語稍異於曩矣予從而剔其翳刮其垢渙然通

質他日留縣齋益款益驗益信予益喜某以所教養斯
邑之民功效僅僅獨於鄒生自謂其庶幾夢遇自此無
逸無間無雜則進於日至月至南野居士諱雯字德顯
者其父也雖弗獲接其辭色以氣類推之宜有善德今
攷所狀行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居喪毀瘠哀敬雖功
總亦素服終月數里俗鮮儷祀其先必齋三日臨祭夕
不寐與朋友交恭而忠淡而親居鄉惠和不失一夫歡
心有干以非義亦弗受聞人之善不宮於己有有啟益
者躍如行之惟恐弗及告以有過斂衽謝服且覲其繼

慈湖遺書

卷五

二十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與人無尊賤一用吾情不虞人之欺人感其誠亦自不
欺嘗有言曰正吾此心萬里畢見順理而出萬事自行
不假調停了無滯礙日進而久愈熟以交賢哉宜其有
子如夢遇也所居之南治圃日涉林壑清邃勝曰南野
自號南野居士淳熙初慶朝錫類封初品紹熙三年十
有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享年九十妻洪氏亦以慶典
封孺人夢遇將以紹熙五年十有二月庚申奉帷荒葬
於紹原之司徒山求某銘其墓銘曰

人性自善眾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爲異故夫南野之

德之美皆非自外至維彼故焉而歿者眾而後斯之爲貴

冢婦墓銘

新除將作監楊子字敬仲之冢婦恪之妻馮氏名媛安字婉正孝友篤至靜專無故不出戶衣服不事華侈口不言財利寬厚慈惠知過能改明白不藏襲病久常情不堪婉正語其子埜曰我雖病實未嘗病生如死死如生嘉定六年夏六月十有七日安然而瞑無一言越明年祖奠遺奠而歸里至二月丙申葬於象山縣之崇仁里至西溪之玉峯之阿子三埜里墓女泂銘曰嗚呼馮氏死生一致至哉斯言自古儒宗學子不知其幾千萬覺此者有幾不謂婦人而有此

葉元吉妣張氏墓誌銘

某之至契葉元吉名祐之之母孺人張氏諱景昭故將作監丞諱允恭之女孺人孝敬明悟自幼不獨治女工常親書史事親竭情備養有孝文之稱後歸司農寺侍諱大顯字仲謨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仲謨每有韜略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

與論謂善孺人以夫家司計者儻廣費孺人長慮亟
出玩服治田太湖上厥後祖業果告罄而孺人所治之
田遂爲祭祀伏臘之需祖姑適台倅孫君老而無子女
子之子曰傳或疑其名孺人曰是出樂天之詩留與子
孫傳孫君大驚他皆類此平居亦不切切讀誦過目輒
記元吉謂其虛明靜一如鑑中象自然畢照未嘗作文
章曰非婦人所當爲從寺簿歷官中外言不及政曰非
婦人所當爲太湖之田雖不多孺人銖積寸累調度有
方日需不闕醯醢殺核備具賓客至不知其爲事姑如
母惟所欲不問難易常儲以供而自奉甚約歲時佐寺
簿羞饋祀必躬以嚴必豐以潔如是者二十有四年姑
歿獨春秋之事勤勞怵惕如初他皆付幼子米鹽靡密
則二女爲之曰他日爲婦人亦所當知孺人言必端莊
事必謹審高明而色柔嚴正而氣和尊者不以貧賤廢
禮卑者不以貴盛降意奴婢不答困乏必恤二女擇配
甚嚴或以爲太過曰不然是家故嘗有了齋陳公爲婿
不可使俗壞其素風士之有願學請者令諸子與之游
而遠其張皇虛矯者雖或以科第進每以爲戒故元吉

曰祐之由是不敢苟專試業閉門不妄交某至吳元吉來訪執禮甚恭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其方凡先儒所視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中間得先生子絕四碑一讀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而目前若常有一物及一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泯然不見元

吉弱冠與貢孺人不以爲喜聞聲而大警悟孺人雖喜而未至於甚及元吉見某後歸道某言且謂若不見先生止於半途於是喜甚某訪元吉孺人已疾病命二女聽於屏間盡記某之言以告孺人舉手曰幸甚吾兒得此於先生也吾死無憾矣垂絕神氣清明無一語之差時嘉定十有一年十有一月乙未終於正寢卜以明年正月庚午祔於吳縣至德鄉陸公原寺簿之墓子五男祐之輔之渙之二天四女二天其一許嫁迪功郎新台州寧海縣尉東自牧孫男一潛元吉泣血請誌銘於某

遂爲之銘銘曰

孺人張氏識高行懿孝敬至矣眾善兼美子頓悟覺常情大喜孺人雖喜以其微蔽迷其蔽除始不勝喜精明若此古今鮮儷

錢子是請誌妣徐氏墓

某於淳安錢子名時字子至契子是先已覺惟尙有微礙某剗其礙遂清明無間無內外無始終無作止日用光照精神澄靜某深所敬愛後遺冢子櫛奉書至并其妣徐氏家傳紀其孝敬燭疑事如見族人事有難決

慈湖遺書 卷五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就問一言而定閨闈不嚴而治歲大歉數日杵米給鄰里有生子貧不舉者急諭止之給以酒米其抃活餓死不可殫紀棺槨野殍捐地數畝爲蒿里其夫號筠坡翁字晦仲吳越文穆王九世孫夫婦德同行台子是起敬請誌銘其墓某與子是道心洞照無一毫間阻某亦嘗爲至契銘其親墓今思孔子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異乎後世繁辭某已戒子孫我死後毋爲誌銘子是欲其考妣之善譽垂於不朽子是之子櫛字誠甫亦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通

於乎子孫皆覺又皆兢業守仁足以垂名於後載之家傳亦垂不朽奚假誌銘誠甫其以此紙告於父

文

永嘉勸農文

古者舜大聖人也而耕伊尹聖人也而耕耕者常情之所賤君子之所敬尤爲本朝列聖之所敬故守令皆以勸農繫銜今爭田之訟累累豈有田而不肯耕然大患有二其一風俗好奢故雖耕而終貧其二風俗好爭以好爭故雖耕而終於貧人情豈惡富而喜貧哉風俗之

慈湖遺書

卷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習尙舉一世皆以奢侈爲美爲榮父子兄弟意嚮州閭隣里意嚮無不趨於奢無不羞於儉今欲改奢而爲儉其勢固難但奢則坐見貧困鄰里罕能救雖至親亦罕能救審思至此則泛泛羞儉喜奢之浮毀譽何足顧恤顏子簞瓢垂芳萬世崔烈雖富人謂銅臭願父老訓諭子弟勿循羞儉喜奢之浮毀譽自取貧困顏子有負郭之田六十畝尙簞食瓢飲今田家未必人人有田豈可不計度孔子曰君子無所爭老子曰天道不爭而善聖人情率喜爭豈以爭爲美德私意作於中好己勝而

恥於下人故爭不思爭則非君子爭則爲小人爭則違
天道上帝所不與禍災隨之故好爭者多敗家遭刑願
父老訓諭子弟切勿爭敗家遭刑自取貧困自陷於小
人之域戒之戒之小人以求己勝爲榮君子以求己勝
爲辱以求己勝者小人也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卽不爭謙反尊而光今不
與尊光而取虧害利害甚明願父老從容暇日審思詳
慮與子弟共議切勿以奢爲榮當以顏子簞瓢爲榮切
勿以好爭爲榮當以不爭退遜爲榮勿以老太太尊諄諄
爲虛文非真情此實老太太愛汝輩切至之實情

講義

吳學講義

人心自正人心自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
不知敬其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皆有惻隱之心皆
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孔子語子
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同人心非血氣非形體精神廣大無際畔範圍天
地發育萬物何獨聖人有之人皆有之時有古今道無

古今形有古今心無古今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其意動而有過故不自知孔子曰改而止謂學者改過卽止無外起意無適無莫蒙以養之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見態有四必同我皆意也如蒙如愚以養其正作聖之功

跋

跋汪尙書達古字碑刻

自正學不明士大夫以放逸爲事業夫是以草聖之名

慈湖遺書 卷五

三十四明報書 約園刊本

出世俗所膾炙而不知古聖賢之所矧頌漢晉而降沈浸乎飄逸放肆淵海之中不自知其非其字畫其辭章議論皆自略同故治日少亂日多哀哉且小學家推尊王右軍第一某熟觀諦玩美則美矣要無齊莊中正氣象無三代氣象然則今字畫宜何從古文世莫曉古文一變而爲篆篆一變而爲隸隸又變而爲楷至於楷不可復變矣而世爲楷者其間亦或有飄逸放肆意態今能去飄逸放肆意態則正矣慈湖楊某敢奉上帝命鍼千載之膏肓而疾勢方張一齊不勝眾楚所恃以無恐

者灼知舉天下萬世人心本善本正本清明本無放逸
本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本與天地同俗習雖
深固其本有者豈不隱然有感於中

跋厲氏李氏墓碣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貞亦天之經地之義厲夫人李夫
人一心而曰孝曰貞人自謂之夫婦同德闔族敬之某
書之

書雲萍錄趙德淵親書後

輿論謂數年前極有性氣及爲僉判全不見有性氣亦

慈湖遺書卷五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嘉徐良甫與德淵至稔熟言其喜怒不形於色同徐良
甫從少保墳所從容幾日德淵忽於早食前驚曰異哉
良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某後見德淵德淵曰與鷺今
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某曰不必更
求歸宿之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人皆有是心心
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孔子
每每戒學者毋意後再見德淵果平平不動乎意

書馮帥功

沈公甫言先世暨馮帥稔洽初顏亮決策渡江馮帥斬

其後而亮以死後又父子冒大險入峒而嗣寇平其言
海上火矢燎帆之功曰此猶未足爲難公昔屬某題其
詩後某平生見人一言一行之善卽與敬與愛矧馮帥
有安社稷之功三是宜書

銘

中庭召呼警銘

辭氣惟謹執事惟敬斯謹斯敬動中之靜得此爲賢盡
此爲聖

雲石銘

慈湖遺書 卷五

三九四明叢書

一物園刊本

有石而雲有扣而聲匪聲匪形大哉一靈

慈湖書屏

先聖有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虛明靜幾曾子曰皜皜
易曰蒙以養正又曰乾元曰性命孔子亦謂明目不可
得而視傾耳不可得而聽

馮甥請書屏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馮甥請書於屏儆戒深意殊慰老
懷微意雲興日月虧照古聖猶兢業吾甥其戒之

已上
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六

賦

廣居賦

四明楊子家本三江之口徙居西嶼之麓綠野橫其前
青巒維其外東海之水不憚餘百里之勞遙崎嶇委蛇
日致兩潮之勤於其門輪清納潤曾不少懈北山之桃
李方春盛時相與聯比參紅錯白間青廁翠組織西蜀
之錦環石魚之樓而屏之美於畫繪南園之竹櫛櫛差
差如立萬琅玕疏剪剪微風過之蕭然如奏天上之

慈湖遺書 卷六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樂於碧雲之端竹之南有水水之中有荷青圓有蒲綠
纖水仙微酣而立炯若出塵之風度而隔以雲煙游鱗
戲涼羣羣然圍圍然至於芙蓉秋紅菊金布錢橋梢之
黃未垂而葡萄堆架擁千萬夜光之珠而爭先雖朔颼
之戒寒爛丹丘於四山而壓冰之梅獨出其奇吐孤芳
而盤旋玄冥又從而佐之翳玉鏤瑤雨花其間有家如
此亦可謂奇矣而楊子方悠然而笑曰吾又有廣居焉
益奇吾所謂廣居非棄此而他之特前所陳有目者之
所共瞻有口者之所共言吾今所敘有目者之所不睹

有口者雖欲言而無所廣居之上天所不覆胡爲乎天
莫之覆也天可指天可語吾之廣居不可指不可語廣
居之下地所不載胡爲乎地莫之載也地有所起有所
止吾之廣居無所起無所止廣居之東其東無窮胡爲
乎無窮扶桑有名欲往莫從陽精朝升猶在青冥之中
青冥有象有象有窮無象無窮吾廣居不可以象言奚
窮廣居之西其西無窮胡爲乎無窮崑崙而西其遠益
迷雖極夫日入焉之涯道阻且脩已莫之躋矧其日外
之冥冥與東則齊有涯有冥冥有窮無涯無冥冥無窮
吾廣居不可以涯言不可以冥冥言奚窮廣居之南滄
溟渺漫海外有國國外有水水之外人莫得而觀可觀
者必有所窮吾廣居尙不可得而觀奚窮廣居之北沙
漠無極骨利幹近日出之所北距大海海又無窮海雖
大不逃乎形有形之物終窮吾廣居不可以形奚窮廣
居之中天生其中地生其中日月經其中星辰羅其中
雷霆風雨霜雪變化其中人與鳥獸蟲魚萬彙盡產其
中然則所謂揚子者居於其中之何所哉三江之口乎
西嶼之麓乎室乎堂乎序乎塾乎石魚之樓乎南園之

竹塢乎謂不居乎三江之口不可謂果居乎三江之口
亦不可謂不徙乎西嶼之麓不可謂果徙乎西嶼之麓
亦不可堂無中邊室無戶牖序豈東西塾非左右樓雖
可登而難升塢雖可遊而莫有大哉乎廣居以文宜至
聖猶莫知其鄉以洙泗諸侯猶不得其門學者愈行而
愈遠智者愈言而昏者愈不聞壁闔四闢而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非立牆之外者所捫是中有不求自有之至
樂宮商日奏金石日諧油油而溶溶易直子諒莊敬正
中高明而有融泰和而粹冲世樂有窮斯樂靡終舉視
聽心知之屬不以爲有且暮有古今有始終而寂然莫
之移洞焉乎空空緝熙靈府之光明混涵聖域之冥濛
而圓首橫目之子方且日持鑽堅之錐力運鑿深之鋤
進寸而退尺欲前而倒趨嘻嘻吁吁

南園賦

光風兮靜明林塘兮翠深雲閑兮不動景妙兮莫尋泰
和融凝兮非浮而非沈萬化迭奏兮豈去曩而來今不
知吾足之所如往兮不覺吾口之自吟百草干木兮散
蒼然之球琳紛禽鳥之飛鳴兮盡成韶護之音樂悠悠

以自生兮孰究其所始究其所終微覺其略如萬象兮
森羅雜錯於止水之上明鑑之中纖洪短脩畢陳互映
兮有不可勝窮之容而澄光瑩然兮曾莫省其聚散矧
復判其西東厥沈兮匪卑厥高兮豈穹其驟焉輻輳兮
非積其忽焉以遁遂至於無兮詎空斯妙兮可言而不
可語惟可弄明月兮歌清風不索自獲兮愈思愈窮古
之人何以命之曰中庸

東山賦

吾之日用何如哉如東山之曉色蒼茫無際不可攬取

慈湖遺書

卷六

四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其間雲氣隱見陽輝粲發霞舒金錦愈變而愈奇雲拖
玉龍出沒天矯於萬峰羣翠之間可觀可駭而須臾忽
化千態萬狀莫繪莫畫又如江上之秋光清空爽明若
甚近也而不可執若遠也而不可追而及清露濡之霜
月炯之而無所損無所益又如松間之溪聲玲玲其鳴
其音甚清的然可以聽而聞而不得夫音之形又如巖
前之月明其潔如玉其流光凝止若可以斂而掬入松
爲松入竹爲竹隨物賦形而終不得其機軸此豈吾之
所私有獨妙獨化他人不得而與哉舉遐近通萬古夫

孰者之不然惟昏明之不齊是非之迭出所以有知有不知有協于極子不極粒我烝民莫非爾極孰謂吾日用而非極乎孰謂吾日用而可以知可以識乎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孰謂吾日用而可以見而可以聞乎偶齊如右他日名之曰東山賦或疑當名日用賦應之曰如此問不惟不識東山亦不識日用慶元丙辰仲秋書於石魚竹房

蛙樂賦

慈湖遺書

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矣乎至矣乎音聲之妙有如此不可以言道不可以意傳者乎靜夜兮寂然發機兮捷然有唱輒酬兮翕然驟然干競競奏萬珠紛聯此斷兮彼續甲洪兮乙纖各出其奇互發其妙離離然粲粲然若星辰之綴懸冷泠然激激然若巖隈之溜澗下之泉又若急雨過瀟湘之上織錦溜蜀江之芳鮮宮商迭播角羽相先律不知其何律兮呂不知其何呂惟覩夫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前如彼萬象森羅參錯畢見其瑩然之鑑澄然之淵至動矣而靜至繁矣而

不喧是音也可聞而不可聽可以默識而不可口宣孔
聖遇之而忘齊國之肉味黃帝得之而大張於洞庭之
原胡爲乎獨不見省於橫目之士至憎而爲煩甚以爲
冤冤矣乎冤矣乎俯不覩其爲地仰莫知其爲天雖百
師曠何所措其耳雖千子期惡從探其源然則是其要
妙終而不出其祕以啟後來之惓惓者乎西嶼楊子於
是爲之歌曰竹風之蕭然松月之炯然佐以絲桐之灑
然繼以是歌之油油然可謂昭然灼然

月賦

蘇海遺書

卷六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月兮騰騰千峯兮畢明入林度嶺兮疏爽而散清浮
波泛流兮又何其紫迴激灑湛湛淳淳雲氣盡伏太虛
碧澄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忽一輪之驟升珠無得以肖
其圓玉不可以齊其瑩神光獨奇萬古一靈遊星辰之
失色截天漢之欲傾虛明之妙彌滿六合擬攬之而無
得姑觸之而莫零入竹則與之爲竹入松則與之爲松
到几盈几透窗滿櫺徹酒涵杯跨絃詣琴大巧造微至
於此而無所用其力至潔非染而如留若疑卻之似止
而非止進之似臨而非臨自古幽人雅士孰不仰止玩

上樂之詠之不知其幾千萬語矣終莫能贊其不可摹
寫之奇探其造化機緘之情廣寒宮殿近在吾方寸之
地而有目者無覩有耳者未聆西嶼楊子女知之乎楊
子曰子惟無知故若是樂也故若是融融皜皜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且不自知其爲無知而況於
知乎子仰而觀之清明者何乎俯而履之博厚者何乎
從子目之所視所視者何乎從子耳之所聞所聞者何
乎彼乎此乎巨乎細乎虛乎實乎眾乎寡乎有乎無乎
子乎我乎可言乎不可言乎可思乎不可思乎洙泗聖
乎

慈湖遺書

卷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畫賦

覩者天池也墨者玄雲也筆者龍也乘龍者不知其爲
何神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忽焉有感而動乘龍飲天池之水
運磨之雲須臾下膏澤以潤洽萬物隨物爲形爲圓爲
方爲正爲旁或直而遂或曲而彊或來或往如飛如翔

如金如玉如齋如莊變化萬狀眾善中藏粹然之容燁然之光其不可窮盡之妙豈鍾王歐虞諸子所能夢而見覺而望彼方且馳騫矜銜乎放蕩之晉世以文飾姦可恥可歎之唐後世又從而祖述之不復知三代之王古列聖人典章鍾鼎刻畫具在觀之使人溫良恭敬中正精粹之德生今觀蘭亭遺稿亦有油然感動於中者乎亡吁吁嘻嘻壞人心敗風俗使成人鮮德小子無造享國者不長皆斯類有以共成其殃而天下猶不知其故反相與助其狂瀾損其餘芳

已上甲稿

慈湖遺書

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

明堂禮成詩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於明堂禮成館職祗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請即祕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臣楊簡上進

後不上

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羣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融寂莫大化台敷宣近駭邊烽急前驚內寇連鬼神雖默佑刑政謹將然咸謂公私雜希聆宰相賢積深千萬弊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

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殣慘相聯寒後裘方索薪
間火已然冕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訟無諛語愚衷
有至虔願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內丹歌

某聞內丹不可見不待施工自成煉羲皇以上幾春秋
何啻千萬萬轉到今晝夜流光湧金烏夜照廣寒殿
餘輝散發綴碧落稀稠紛糾珠玉濺沖氣祥精騰太虛
舒卷飛浮態累變映空曉景綠拖藍錯綺晚凝紅染茜
有時震響轟冥濛有時熠燿盤飛線有時清潤垂冰絲

慈湖遺書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時忽舞瓊花片其間秀結成山川密木繁林飛鳥壘
魚次第現龍翔鳳鳴寶藏興網緼孕瑞生羣英四明之
麓鄞之曲育神舍和備五福中有祥光兩派明內虛外
應無不燭能聽能言能往復屈身俯仰天然奇不知手
舞與足蹈二十年前忽轉移幕過慈川天寶山之西翠
微曲複烟霞深變化遊徙誰復知端倪石魚樓閣雲氣
低比年往往暫此棲御風兩渡浙河去又尋歸路從桃
蹊桃源深處無人識縱復經從當面迷天寶祕此丹所
見惟童顏暫時一語露一斑不直知音又復還

登石魚樓

樓欄倚碧空綠樹正搖風我獨來從容笑歌於其中微涼吹我衣碧袂紗玲瓏詩成自長吟宛轉音和融此意無人會只許清風同亦許空間雲悠然西又東亦許林間禽幽囀聲無蹤亦許山間翁笑語天機通前山對我吟突兀青重重終日廢我歌知音無瞽宗知音自古少日月空臨照天地終不祕造化今未了

石魚樓

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

慈湖遺書卷六

十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雁聲中休憐惱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著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

又

箇裏包坤更括乾精神微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鳶飛妙不傳菱浪豈緣風袞袞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

寶蓮官舍偶作

雲海湖山有主人寶蓮峯頂露精神有時領客登高去親手桃窗對景新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

出門更有慙慙在爲奏松風又絕倫

遊樂平明巖

西風吹作明巖去石屋高虛滴如乳是誰不是洞中僊
無人自信吾爲主

嘉泰昭陽大淵獻築室董孝君祠之西下有湖焉
某曰溪以董君慈孝而得名縣又以是名則是湖
宜亦以慈名作詩曰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烟水平軒檻
觸目無非是孝慈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
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連深翠
孔子明言是孝慈

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
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遊地
一聽思爲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慙慙爲語從遊子
孰是思爲孰是疑

送黃文叔侍郎赴三山

某請違判府安撫殿撰侍郎之次始知同館有
詩某惶恐捉筆遽成謹申上告毋罪老拙

某信人心卽大道先聖遺言茲可考心之精神是爲聖
詔告昭昭復皜皜如何後學尙生疑職由起意而支離
自此濫觴至滔襄毋惑懷玉不自知何思何慮心思靈
不識不知洞光明意萌微動雪霑水泯然無際澄且清侍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郎日用所自有總是本原非左右舉而措之於三山的
然民仰如父母鑑止水止燭絲釐變化云爲奇復奇斯
妙可言不可思矧可傾耳而聽之然而舉陶尙兢業不作
好惡生枝葉聖賢相與告戒尙有斯某也何敢不於侍
郎之前獻此詩

熙光

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自知自信何思何
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哀空中雲氣紆縈孔訓於仁用力
箕疇王道平平

明融

妙妙融明樂未央山川人物獻文章縱橫組織無邊巧
變化委蛇不可商北麓林塘秋靜瑩南山景氣曉蒼茫
欲吟無句方徐步忽報相從注早香

又

妙絕虛明萬里光融融靜渺茫茫其間變化無蹤跡
卻有方圓與短長仰首看空閒顧盼聚頭竊語足商量
竹梢忽作瀟然韻正是雲門第一章

又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淨几橫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
外青山

詠春

日日看山不厭山白雲吞吐翠微間靜明光裏無窮樂
只是令人下語難

丙子夏偶書

風從槐市過來涼絲竹金英尚在堂惟有慈湖親聽得
近來吾黨亦專芳如何鑽仰徒勞苦要說精粗與短長
神氣風霆俱是教四時代謝儘彰彰

又

行年七十有六隨世名言則然應酬袞袞萬狀變化離
坎坤乾人情曲折參錯動靜多寡後先孰有孰虛孰實
無高無下無邊清明靡所不照一語不可措焉先聖爲
是發憤忘食某也何敢空度歲年

偶作

此道元來卽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
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卽是仁荷他先哲爲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

龜湖遺書卷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
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
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道尋窮年費煞精神後
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閒田地
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眞純幸自全待得將心去鉤索
旋栽荆棘向芝田

勿認胸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何地更何義
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
不知此勇元不動

回心三月不違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雪花輕著水
冥冥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鉤玄鉤得玄來在外邊何以罷休依本分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
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
從古癡頑何不曉

曩疑先聖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今醒從前都錯認
更加詳後卽紛然

夫子文章不可爲從心到口沒參差咄哉韓子休汗我
卻道詩葩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閒光景
無箇閒人領略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雖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
問著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煩攻只爲英才輒墮中今日已成風俗後
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識儒除卻儒風如更有
將驢騎了復求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迅速無異擬無
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爲豈思慮太極
奚可圖可圖非太極矧復贅無極哀哉可太息何不觀
古聖一一已默識胡爲復作圖交擾而山屈是孰知五
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
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難著
意態微生已覺疏

丁丑詠春偶成

葉葉枝枝都教女紅紅白白儘呈人如何自古知音少
方到而今得句新既遣烏啼頻囑付又令鶴舞出精神
便將天作一張紙難畫慈湖二月春

天造慈湖迥出塵無冬無夏只長春四山桃李園新錦
一邑風光讓絕倫澗水簷旁談妙理山禽柳外說天真
杏壇無限難傳意付與憑欄寓目人

丁丑偶書

新年七十七是虛不是實我心包太空有無混然一比
日腑臟作示病而無疾憑欄拱翠峯可詠不可詰

又

物物皆吾體心心是我思四時非代謝萬說不支離澗
水談顏樂松風詠哲詞仲尼親許可實語斷非欺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
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此孔子許可之言也

乾道撫琴有作

蕭蕭指下生秋風漸漸幽響颺寒空月明夜氣清入骨
何處仙佩搖丁東野鶴驚起舞流水咽復鳴一唱三嘆
意未已幽幽話出太古情龍吟虎嘯遶神怪千山萬壑
風雨晦海濤震蕩林木響亂撒金盤冰雹碎和氣回春
陽縹緲孤鷺翔三江五湖烟水闊波聲颺颺鳴魚榔悲
猿臨澗欲渡不敢渡但聞澗下蕭颯松風長閒雲洩碧

落勢去還回薄神仙恍惚無定所微吟似欲止所作御
風一笑歸蓬瀛猶有餘音遶寥廓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胥必先周元忠奔

百里平湖十里隄新蕪冉冉綠齊齊水晶宮裏光風靜
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棊輸與我口邊得句豈須題
流鶯卻會幽人意故向人間一兩啼

又

淺紅深翠綠高低各出精神不肯齊山色好時新雨沐
湖光遠處淡煙迷不知醉後無言句逼近前來乞品題

西湖遺書

卷六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亦未能勤領略只煩鶯囀與烏啼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胸中事
煙柳藏他物外機旣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
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西郊看落暉

又

腳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閒人興來衝口都成句
眼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桃紅漏洩我精神
忽逢借問難酬對只恐流鶯說得真

又

桃紅柳綠簇春華
燕語鶯啼盡日佳
誰信聲聲沂水詠
又知處處杏壇家

又

可惜有生都袞袞
如何終日只紛紛
滿前妙景無人識
到處清音獨我聞

又

我吟詩處鶯啼處
我起行時蝶舞時
踏著此機何所似
陶然如醉又如癡

夜蚊

夜蚊告教一何奇妙
語都捐是與非
偏向耳旁呈雅奏
直來面上發深機
惜哉頑固終難入
多是聾迷聽者希
費盡諄諄無領略
更煩明月到窗扉

奉檄往哭象山復會葬及歸自金溪留宿本縣仙
樂觀歸而作是詩

膏露奚爲降傳聞不偶然
兩晨呈瑞處萬葉遠爐前
嘗審如飴味誰操動物權
天權非遠近不可向人宣
道士清晨喜告余
昨朝膏露降濡濡
夜來輿從留山觀

此瑞端呈邑大夫我聞斯言半疑信踏破曉光上孤峻
巍然古殿漢天師水邊丹爐葉明潤旁觀復折取以前
連日祥應詎偶然我亦嘗審甘如飴是誰執此變化權
益信人心自靈妙莫執人神定名號此機不動萬象沈
此機一發靡不到此機不屬上下中此機非西南北東
此機無遠亦無近此機至正而大公此機天人之所有
何不自貴自善守寸善微萌天地知小惡開元禍隨後
皇天無親亦無常願言孜孜兢兢悠久而無疆

張時可惠示甲乙棗

慈湖遺書卷六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凌晨帶月上竹輿荷君封送兩卷書朦朧未省何文字
中道曉色來徐徐乃是約齋甲乙棗驚喜遽讀味新好
一篇一篇奇益奇閒姿雅態雲生島石泉竹月風蕭蕭
斗牛劍氣秋空高意度橫出不可速灑灑落落真詩豪
慙慙厚意何以報熟復謹藏永爲好大雅不作繼者誰
恐非少陵所可到君心自是思無邪何假於中植奇葩
男兒要當追配古聖賢豈能更與凡卉爭春華

富春龍門

桑麻迤邐入高原級級差差水落田樹色自分深淺綠

山光都在淡濃煙竹與漸近鐘鳴處詩句來從鳥語邊
又是一番新樣致如何寫得十分全

丹桂

世眼紛紛丹與黃廣寒宮裏亦如常目前不作兩般見
筆下方騰萬丈光且莫錙銖深淺色也休斤兩淡濃香
靈根已入詩人手不許姮娥擅此芳

和胡鼓院郊臺致齋卽事

新編下貶率性賡歌老拙僅可發莞爾之笑

聯篇傑作大音稀雲朶低垂向巧枝鈍學久嗟人去速

慈湖遺書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一集園刊本

癡腸一任句來遲斷無錦向詩中織但有春從筆底滋
盡日齋宮雲聚散不知步武是誰移

虛與徐行上短廊拂簷巾角觸山光高簷踴躍爭奇怪
巨筭逢迎效短長山木翦裁青玉色茶甌問答素馨香
是中空洞無邊際收拾山川盡括囊

和陳大著追九日之集

起興家山翠作圍紫宸垂旨未容歸千峰來獻無窮妙
萬景相從不敢違碧玉壺中丹葉舞水晶宮裏白雲飛
憑欄相與謀荒政第一言無罪歲饑

題將作軍器二監

出入雲從二監中新來盤薄翠玲瓏飽觀太景金星洞
喚作慈湖鬢雪翁石怪山奇誰造化鳶飛魚躍我家風
只今笑語難聞見灼與人心萬古同

和提舉留題縣驛

伏蒙提舉祕書郎中以留題縣驛新篇封示惻
隱惠愛之意自然著見可謂發情止義無愧古
作道中不得卽具申謝之儀夜還舍秉燭亟次
崇韻庸見不敢虛辱大賜之誠非敢爲文某惶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恐敬上

我學如猷澮織流未距川何如作難邑衮衮膏火煎學
力未純固誠不能不遷所喪速尋丈所補無塵涓是則
百煉金無復畏巨燃不聞曾氏子兢兢而虔虔一貫融
終始虛明萬慮捐此道甚簡易勞苦無禹胼體妙用亦
妙揚州十萬纏不熟愧稊稗未免世累學使者臨舊治
盛禮修同年所道惟政事握手意留連車行眼偏矚粟
畦暨麥阡父老亟來迎喜色津津然我非當世才亦復
見謂賢臨違語益稠不覺膝自前更願所以請教我理

婚田

賀朱倅

舉杯話別幾時逢此事分明鑑象中到處風光無遠近
毋言易道有西東輕輕衣濕梅坡雨款款舟行柳岸風
忽憶從遊談笑處蘇公隄上躍花聰

送章大著出守衡陽

濟濟眾賢俱徐徐五馬驅中司親雁序南岳佩魚符吳
楚從今異參辰幸小殊他時羣玉聚相與話踟躕

賀王使君

慈湖遺書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風頌王使君也使君有寬裕和樂之德如南

風焉

南風薰兮如其仁兮益乎惠和物之樂且欣兮 南風

薰兮人之近兮天濫厚之氣以幸吾鄱江之民兮 南

風薰兮于誕之辰兮何以壽之有南山之椿兮 南風

薰兮我不靳兮無請弗獲以幸吾樂平之民兮

南風四章章四句

上秋泉使生辰

雲臺壽泉使顯謨大監公也

瞻彼雲臺有那其武祝阿發迹中興元輔 歷世數十
有孫惟良愷悌君子之紀之綱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有志而寬夫誰敢侮 天子曰於亟來輔予寘彼周行
爲上大夫迺眷西顧畀之節符 是司九府爰總數路
爰究爰度阜豐化布國用是裕 江左矜刑獄平訟清
惟清惟明民用以寧姦宄亦懲 迺撫徼人惠綏千里
匪亟匪徐匪作匪異而郡亦治 泉課復艱屬任斯難
□□斧辰節至累頒公毋憚煩 洎陽爲邑寶維所臨
寬簡雖至威信益深敢不兢兢治所賦金以謹以程以
恪以忱 維公誕彌良月維時地數盈成夢維熊維何
以壽之南山維基松柏維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某也
作詩予以敬之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雲臺一十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四章章五
句一章八句一章十一句

上鄧憲生辰

岷源壽江東使者司諫鄧公也樂平令楊某有
祝頌之辭於誕辰以獻焉

糾彼岷源維深且長是爲大江潤澤南方 維江之東

有賢使者惠德似之溥澤潤下 使者維何有祖高密
雲臺第一流芳泌泌 有孫維良秉德正方天子曰於
冀彼周行 古之遺直亟輔予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
迺眷西顧金節昇之禮樂光華亦王近畿 欽哉祥
刑克寬克明民罹旱虐焦勞發情 民饑毋恐惠澤方
湧適兼郡符民有天寵 首白蠲租寬博其模大公靡
私匪畏匪拘 僵者起之骨者肉之知幾千萬父之母
之 洎陽爲邑罹旱則甚故維私邑蒙澤亦甚 維公
誕彌端月維時夢維熊羆何以壽之南山維基大椿植
之毋祝毋祈公自有之某也作頌予以敬之

慈湖遺書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岷源十二章十一章章四句一章十句

代馮似宗壽樓文昌

維山壽宮使閣學尚書樓公也表弟馮某作是
詩再拜以獻焉

維山四明函奇孕英或曰降神爲今甫申倬彼雲漢昭
回其文鳳鳴朝陽決河崑崙代天而言粹其德音 補
袞大王石色五有砥柱中流屹屹其守爲人所難一辭
萬口文昌大名泰山北斗 雲歸星駕持麾東下乘流

御風琳宮燕暇山水清暉親戚情話不問遐賤如某某
者 肆筵設席獲教蒙益繾綣綢繆問遺不息萬金良
藥再生大德 陽復之望惟公誕辰何以貺之秉國之
鈞何以壽之南山之椿

維山五章一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六句
嘉定改元久旱得雨詩呈張令君

底事焦勞偃室中耕農舉月未施工兩龍會合千山暗
數日霖零百里同舉手盡稱知縣雨何心領略大王風
再生天造奚爲報海有窮時此不窮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兩日長憂積滿中感深令禱格天工欣欣處處人人喜
渺渺茫茫畝畝同不至傷如無極雅 韓詩雨無極正大
夫刺幽王也首曰
雨無其極行當改賦黍離風 王風黍離本旨爲譏今取
其有年禾黍豐故擬改
邑民頌德千和萬毫楮如何可以窮

喜雪次陳書韻

簾垂不覺夜窗明清曉從容始下平推戶忽驚瓊作地

登樓笑指玉爲京暫停杯上猶賢弈 時子舉敬
甫對弈 來作絃

間太古聲 時琴撫
白雪操 甚念衣單塵甌者毋令彼此有虧成

蒙檢詳封送與諸同朝倡酬盛作某老拙愧後

礫某祇拜以呈

原廟陪祠曉色開從容復指綴衣來花填輦路驚何早
春向皇都特亟回聲贊俯躬干冠帶香浮夾道萬樓臺
傳聞歸燕隆親睦天上雲韶拱玉杯

壽葉倅生辰

某欽值府判直閣誕生令辰率爾以二章章八
句爲壽老拙不文告略關聽官

州家和氣藹新春得所親賢蔚豹文天遣星辰爲二屏
我將風月作三分碧梧翠竹來華胄嶽風溟鯤駕慶雲

秦湖遺書

卷六

七十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敬爲同寅香一瓣願言臭味等爐薰

方飲屠酥慶歲元五開曆草又生賢沈檀鬪品來樽底
梅竹交光闔水邊好把緋魚追舊事肯同螭螭話當年
聖賢德業歸方寸穩取崇名上潑天

賀傅憲生辰

某恭承提刑國史郎中慶誕令辰謹修祝頌之
章上贊崇高之算繕寫左方伏乞賜覽

奚必生申向嶽求卧龍山水瑞光浮御風天上騎箕尾
持節人間占斗牛巖下光芒驚走電筆端河漢瀉新秋

精神已致鳴山雨更願爲霖徧九州

鄱陽江上是瀛洲中有神仙誓此遊明月襟懷民善頌
浮雲喜怒我無留蟠桃一熟三千歲玉陛重瞻十二旒
諳盡民情并世道從容借筭屬君侯

壽趙泉使

孕秀鍾鼎慶源長屬近親依日月光弧矢影侵槐蔭綠
熊羆夢入藕花香詩書博雅今平獻政事精明古趙張
九府本根關大體故分華節到鄱陽

來迎父老喜相扶才大能令惠愛孚十道山川新約束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樓風月舊規模巖巖氣貌踰嵩華坦坦胸襟有典謨
仰止光華申善頌何當斂版向庭趨

臨安張帥生辰詩

山野書生百不知同官元有誕辰詩怪他衙報來何晚
笑我詞源發處遲坐想鼎來門下士爭雄盡吐腹中奇
如何獨有關西後只解揄揚撫恤辭

爲恐他人未必知故推善意入歌詩非誇輦轂先彈壓
肯把寬仁作鈍遲不但輿情都喜愜亦聞天語有褒奇
鋪張才美終難了只此今朝祝頌辭

次韻吳機宜

十里松湖乘雁歸酒鄉近處一驚飛頗聞水月中泉石
笑我年來杖履稀

次韻吳天機

洪範論時常心官職雨暘分龍何效竭負屨久憂傷禾
稿幾於白苗蘇尙可蒼焦勞殊未已詔旨欲盈箱

已上
甲稿

偶成

風雲雨雪自何來我有乾元大矣哉萬景出奇供杖履
羣峯環翠拱樓臺興來吟詠誰裁剪飯罷遊行豈去迴
信口道來俱妙妙教人尋訪幾枝梅

蔡湖遺書 卷六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

中堂此景亦不惡疊嶂窮林張翠幄有時雲氣問出沒
誰能繪畫得此樂詩人如麻筆如椽擬待索紙莫莫莫
孔子明目尙不見枉費精神去摸索

示葉元吉

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鵝鳴是同是異難聲說
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窗一點吐圓明
起來又觀無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

偶書

君子不必相與言禮樂相示甚昭然禮樂相示無一言
物物事事妙莫宣此妙自覺不可傳可傳非覺亦非玄
風雨霜露無非教哀樂相生先聖篇

又

無聲之樂聞四方純德孔明卽就將哀樂相生不可見
衾裘非煖筵非涼秋毫莫大泰山小殤子上壽彭祖天
人門金作示吾情於衛磬聲今不了春秋冬夏風雨霜
露無非教胡爲自古學者恁莫曉二十年來淺多曉是
殆天欲亨吾道屈指何止數十人知及仁守或可保曲
禮三千不可思至哉忠信與孝慈水哉水哉也大奇孔
聖無語孟不知

偶書

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木才木雖不同一音貫吳蜀大
道無異同奚庸析耳目千載覺者幾邇來帝錫福所知
餘百人宗祖慈湖麓天地吾施生四時吾繼續日月吾
光明變化吾機軸夫人同此機宇內皆吾族惟日用不
知被褐而懷玉禮三百三千是誰不備足父母誰不愛

弟幼誰不育事上誰不敬對賓誰不肅步步在杏壇句
句香芬馥羣峯穿白雲碧流響松谷諄諄帝誨我敢不
拱承矚夙興筆此詩既復從首讀此讀人不聞惟有庭
前菊

慈溪金沙岡歌

岡湧金沙來幾里貼天袞袞白雲裏雄峯健隴四奔馳
每每回顧慈湖水慈溪慈湖孝名美卽天之經地之義
子思不知萬物我發育推與聖人自固蔽己自固蔽禍
猶小固蔽後學禍甚大孔子沒近二千年未有一人指
其愆汨汨昏昏到今日所幸慈湖卻不然灼見子思孟
子病同源不得已指其蔽寫出世所不傳大道蕩蕩而
平平聖訓至明至坦夷一無荆棘相維纏學子首肯斑
斑焉靜明莊敬非強參學者多覺近二百事體大勝於
已前學徒轉相啟告又未已大道行乎詎非天

大哉

大哉孔聖之言哀樂相生不可見傾耳聽之不可聞不
見乃眞見不聞乃眞聞子夏雖曰敢不承實莫之承終
於昏誤認有子爲師道曾子覺雖小而悟孔聖之皜皜

濯之暴之覺之虧卽濯卽暴無不妙子思孟子皆近之
惜乎小覺而大非其言多害道二子名聲滿天下指其
非者何其少滋惑後學何時了安得朝家專主孔聖言
盡削異說明大道比一二十年覺者浸浸多幾二百人
其天乎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君子不必相與言雖在畎畝之中默然卽聖
無他巧大哉孔聖之至言罔極之德何以報

謁泰伯廟

三以天下讓先賢謂至德某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

慈湖遺書 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不難也泰伯無人識胡爲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或曰泰伯之神無形體何故言象又曰萬通大
道者匪有匪無象卽無萬卽一一卽萬尙不可
思而可言乎卽無言天地內外皆泰伯人實見
之而不識

偶作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著此巖石妙妙妙不可言
可惜可惜大可惜

贈野牛

曾將大手挽恆河引得龍來地起波何待硯池藏滴水
工夫元不費指磨

湍水巖禱雨詩

戊辰之夏天久不雨農嗟失時孰不徬徨邑人
余崇因幹到縣之石臺鄉遇一老人曰此地龍
潭靈甚名湍水巖居士胡不祈於此崇回視間
老人已不復見其神矣繼到湍巖果是聖跡禱
而歸告於邑之士庶令君張君潤之齋宿同詣
潭所化龍隨見甘雨沛然吾邑無不種之畝惠

慈湖遺書卷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渥也崇號湍巖居士一力經營刻立碑記裝
飾神像龍天感應歲斯上熟不可不記慈湖楊
某

湍水龍潭古跡遺不因老叟有誰知鄉人禱雨無靈日
雲魃常陽向在時說與縣家誠且信去從潭所宿爲期
回頭甘澤蘇枯槁插種工夫未是遲

精禱何須到處臨只祈湍水沛甘霖驅除旱魃無餘事
感召靈神在寸忱庭砌已酣行蟻戰山川能動老龍吟
當知一飽皆公賜雷地何人無喜心

蒙訓

父母生子身身是父母箇如何卻言我言我大不可父母在此坐子則不敢坐不坐乃當然父母如天大男兒立父旁女兒立母旁男兒拱手立女兒斂衣裳捧盥兼灑掃將茶及奉湯言語須低軟依前立正方兄姊惟恭敬弟妹常愛慈飲食先尊長不敢違有之尊長若嗔我嗔我是愛我欲我爲君子所以約束我語話須誠實步履學疏遲頭容常正直四體莫邪敲

金明池

慈湖遺書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燕語鶯啼杏壇春色爲甚無人領略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辭雕琢聖人道君子不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味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曰道心明心卽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著

歷代詩

三皇五帝

混沌鑿開知幾歲洪荒莫考傳承裔但聞前史載三皇

伏羲神農及黃帝三皇之後五帝傳少昊顓頊高辛繼
唐堯虞舜又繼之天下於斯爲盛際

夏

堯舜天位傳禹王禹之子啟傳太康仲康王相少康後
王杼王槐及王芒王泄不降王扃立王履孔甲何淫荒
王皋之後有王發桀放南巢夏始亡十七君餘四百歲
夏之天下遂爲商

商

商湯興時民戴后外丙仲壬繼其後太甲沃丁及太庚

慈湖遺書 卷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小甲雍己及太戊仲丁外壬何亶甲祖乙祖辛傳沃甲
祖丁相繼有南庚陽甲之後是盤庚盤庚能復興商邑
不幸小辛小乙立武丁有德號高宗祖庚祖甲又無功
廩辛庚丁逢武乙太丁帝乙衰王室末有紂辛名曰受
民心遂歸周武后六百餘年三十主周得天下商遂亡

西周

后稷文王世幾傳武王方得天下全成康昭穆及其懿
孝夷之後厲兼宣幽王見殺平王立以上凡經四百年

東周

平王避難遷洛陽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景兼悼敬
二百餘年春秋王春秋之後周之晚元王貞定相承纂
哀考威烈遂傳安夷烈顯聖愼觀赧三十七主始爲秦
八百餘年誰謂短

秦

始皇繼周稱皇帝傳子胡亥爲二世子嬰滿上降漢王
四十餘年非久計

西漢 卽前漢

西漢十二君高惠呂后文景帝傳於武遂及昭宣元成

孫海樓書 卷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哀平帝後王莽乃爲君昌邑兼孺子二人不足云

東漢 卽後漢

東漢之光武高皇九世孫諫莽中興後依前十二傳明
章稱顯肅乃及和殤安順賢沖與質桓靈極不君終當
孝獻帝漢室遂三分

三國

兩漢四百載分爲魏蜀吳曹操始居鄴劉備據成都孫
權在金陵鼎足互相圖

蜀從劉備傳後主四十餘年爲魏虜吳傳孫亮至孫休

晉封孫皓歸命侯魏有文明俱稱帝齊王高貴還相繼
陳留王立共五君大業卒歸司馬懿

西晉

晉人司馬氏相魏敢專權懿師昭不帝追諡宣景文武
帝受魏禪惠帝實童昏劉聰害懷愍由此失中原

東晉

夷狄陷河洛元帝南渡江宣帝之曾孫立號都建康明
成康與穆哀廢最堪傷簡文武安後桓玄暫稱王卒聞
恭帝世遜位宋武皇兩晉十五主二百年而亡

宋

宋武是劉裕傳位從東晉營陽與文帝遂傳武帝駿前
廢乃有明後廢乃立順八主六十年蕭齊因繼運

齊

齊主蕭道成乃是蕭何孫武帝鬱林王海陵鳴帝駕東
昏至和帝七主不足論二十有四年蕭梁遂建元

梁

蕭衍梁武帝其子號簡文孝元敬皇帝前後共四君五
十有六載大位移於陳

陳

陳武名霸先文帝廢帝傳宣帝及後主共三十二年六朝至此滅天下歸楊堅

隋

楊堅隋高皇煬帝遂淫荒恭帝不足道四海正擾攘三主四十年天下禪於唐

唐

唐祖是李淵太宗高則天中宗曾見廢睿宗傳與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宣懿僖及昭哀二十一君傳二百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十四朱梁稱元年

五代

梁主是朱溫篡唐都汴宋友珪及末帝滅於李克用莊宗克用子滅梁又稱唐明宗與閔潞滅於石敬瑭敬瑭晉高祖其子號少主虞爲負義侯契丹入中土晉亡漢始立知遠實姓劉傳子稱隱帝二世遂爲周周家有太祖姓郭乃名威世宗及恭帝僅能十載期共五十三年天命遂有歸

宋

太祖太宗兄授弟兩派天源稱善繼眞宗嗣位及仁宗
以子傳孫皆聖裔英宗有詔嗣煥王次及神宗哲宗世
徽宗行道付欽宗高宗南渡中興帝孝宗之末嗣秀王
揖遜兩朝誠鮮儷已上遺書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七

家記一

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足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無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

慈湖遺書 卷七

一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智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無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

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觀一畫其旨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無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所似者也天卽已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萬物之流形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博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

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無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無二旨乾與坤之無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無二一也無二已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

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外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也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

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
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
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
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
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
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
取分寸之膚也是枯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
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地
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

慈湖遺書 卷七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本無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推吾之始名
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
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
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清濁爲天地指吾之震
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
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
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
以吾之齒爲口以吾之鼻爲鼻以吾之握爲手行爲足以吾之

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曰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偽其得謂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之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未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無所不通謂之道言乎無二謂之一今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乎六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梏也安得無私與梏者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臭所以能臭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臭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

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
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
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
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嗅若不一其
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
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嗅非嗅在臭非
臭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
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嗅如此臭如此運
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慮亦如此

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
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
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
一如此聖人如此眾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
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
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
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
無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
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

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無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無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已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離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無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

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紀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已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

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是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無一萬無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無幾也月至者又無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曾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己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語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己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己誠遂己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反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

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儆戒吾儆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無二我也無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

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無思無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曠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曠自曠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為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爾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

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心之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遂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其有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遂信者眾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患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無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曰造次間爲之顛沛間爲之無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

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
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
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無強弱不可得
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
不須臾而罷矣況於造次乎況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
子曰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無他妙也而聖人以是
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故反失忠信之心卽
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
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
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
此則吉失此則凶無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
失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
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
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
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
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
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

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魏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

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揚譽非閉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于王庭非得志也介于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吾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後也鷲飛戾天非鷲也魚躍于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霽雨露

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無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無不通矣有倫有敘無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見甲稿

汎論易

汲古問三易經卦皆八何以所首不同或謂乾坤其易之門但當以周易爲正果可如此說否先生曰今之言易者必求本於乾坤陋矣但見周易之書不見連山歸藏之書故必首乾次坤不知連山首艮重艮故曰連山歸藏首坤故曰坤乾之義連山夏后氏之易

歸藏商人之易至矣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三才皆易也三才之變非一則一非一則一或雜焉或純焉純焉其名乾坤雜焉其名震坎艮巽離兌皆是物也一物而八名也初無大小優劣之間也形則有大小道無大小德則有優劣道無優劣或首艮或首坤明乎八卦之皆易也易道則變一而爲八其變雖八其道實一杜子春曰連山宓戲歸藏黃帝

先生問汲古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曾講究否汲古對

慈湖遺書

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彖言大矣哉皆定卦不知當何如看先生乃指誨曰易卦諸彖言大矣哉者十二卦豫遯姤旅言時義隨言隨時之義豈他卦皆無時義哉豈他卦之時義皆不大哉坎睽蹇言時用豈他卦皆無時用哉豈他卦之時用皆不大哉頤大過解革言時豈他卦皆非時哉豈他卦之時皆不大哉六十四卦皆時也皆有義也皆有有用也皆大也大矣哉蓋歎其道之大有言不能盡之旨事無大小無非易道之妙聖人偶於此十二卦發其歎非此十二卦與他卦特異也使每卦

而言則不勝其言愚者執其言智者通其旨豈特六十四卦皆可以稱大矣哉雖三百八十四爻亦皆可稱大矣哉聖人於豫隨遯姤旅則猶有義之可言至於頤大過解革則既不曰義又不曰用止曰時而已矣何以曰大矣哉此正以明天地無一物一事一時之非易學者溺於思慮必求其義聖人於頤大過解革盡捐義用止言其時而歎之曰大矣哉使學者無所求索不容鈎深卽時而悟大哉之妙則事理一貫精粗一體孔子何思何慮文王不識不知信矣

互見諄語

悉湖遺書 卷七

五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聖人既於乾言之又於坤言之又於屯言之聖人於此謂學者可以意通之矣故自蒙而下或言其一或言其二或言其三至隨又全言之臨又言之无妄革又言之亦偶於此數卦而復言非此數卦之特異也亦恐學者執乾坤屯之卦異於餘卦故復於此言之以破其疑於坤曰牝馬之貞者於以明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順勤行之正也剛陽在上無爲而佚君之道也柔陰在下有爲而勞臣之道也君臣之分不同而道則通也在君則

剛則佚在臣則柔則勞一也天下之勳貞夫一者也無二貞也子思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使牝馬之貞果劣於乾則屯不言牝馬又大於坤乎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而先儒率尊乾而卑餘卦非明乎易者也歸藏首坤則乾又劣於坤乎學者不知連山歸藏是以蔽於斯義或者又曰他卦言元亨利貞者彖釋曰大亨以正與乾坤不同何耶曰此亦會通之義也元有始義有大義以始明之可也以大言之亦可也乾彖亦曰大哉無不可者文言離列而四之而又

慈湖遺書

卷七

大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又合元與亨而爲一也彖舉乾元以統亨利貞則四德之名雖殊而實同也屯隨曰大亨貞又與餘彖不同亦隨卦發明大易之道不可以一端拘也六十四卦皆易也六十四卦皆元也皆亨也皆利也皆貞也聖人偶有所言偶有所不言隨意發明舉一隅三隅可反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欲詳其言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至於今不已猶不得而盡也且諸卦間有贊辭曰大矣哉者所以歎其道之至大所以明易之道也非獨此數

卦者有易之道餘卦無也雖庸人孺子知其不然也
自坎遯睽蹇旅皆可以言大矣哉而況於他卦乎元
亨利貞猶是也今夫人一話言何從而始乎非元乎
一念慮何從而始乎非元乎日用應酬變動不窮非
大亨乎咸有利焉非利乎己則利乎物又有正焉正
則行邪則否正則利邪則害自一人之身一日之中
元亨利貞咸具焉而況於他乎一以貫之物物皆易
事事皆易念念皆易句句皆易號名紛然變化雜然
無一非易

見訓語

慈湖遺書

卷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汲古問易乾卦云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先儒謂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
也此言如何先生曰學貴於博不博則偏則孤伯夷
惟不博學雖至於聖而偏於清柳下惠惟不博學雖
至於聖而偏於和學以聚之無所不學也大畜曰君
子以多識前言往行語曰君子博學於文學必有疑
疑必問欲辨明其實也辨而果得其實則何患不寬
何患不仁然聖人垂訓所以啟後人後人問辨未得
其實而自以爲實者多矣故諄復而誨之誨之以寬

則凡梏於己私執於小道者庶其有警孟子曰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猶未足以盡寬之至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庶乎其寬矣然此猶可言而及者猶有涯畔未足以盡寬之至孔子曰言不盡意又自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非訓詁之所能解非心思之所能及然則寬卽仁仁卽寬而聖人復言仁者以人之學道固有造廣大之境未盡其妙而止輟溺於靜止而無發用之仁故卒曰仁以行之如四時之錯行如雷霆風雨之震動變化而後可以言仁未至於

慈湖遺書

卷七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則猶未可以言仁也

見海語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心而往卽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凡物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無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无不利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強本有者奚俟乎習此雖人道卽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

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爲小故聖人特發之曰知光大也道一而已初無大小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黃者中之象言乎得其中道也

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爲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著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爲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權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卽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詞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

也至哉之坤卽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爲妻爲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爲六所用爲形體所使爲勢位所動故凶初亦不能用六故爲霜爲冰爲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

汲古問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何以謂之果先生曰果者實之謂德性人之所自有不假於求順而行之無有不善有行實焉行虧則德昏矣德性無體本無所動本不磨滅如珠混沙而失其明如水不濁

濼湖遺書

卷七

二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則性不失矣順本正之性而達之是謂果行所以育

德

見誨語

汲古問蒙何以養正先生曰蒙者不識不知以養正性

見誨語

需得其道必得所需需失其道必無後獲需待也彼此相孚則應矣人所需待多動乎意非光也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無所不照此之謂道如此則人感信之故曰孚如此則得所需矣亨矣得所需亨通或放逸失正故又曰貞乃吉孚與光與正本非三事以

三言發明道心一動乎意則不孚不光不正謂之人
心故舜曰人心惟危明其卽入於邪入於凶禍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
乃亨以小畜大以臣畜君之道也畜有養義有止義
以下畜上非勢之順者而有道焉非柔則不敬不順
非得位則不可以有所行豈有居下位而可以行畜
君之事者乎惟柔雖得位而人心不悅雖悅而不至
於上下皆悅而應之亦不能以畜君天下事未有人
心不悅而能行者而況於畜君乎故必上下之心咸

應之乃可其德健則力足以行事而無困懾不繼之
患巽則順入乎君心剛則物莫能變中則不偏不倚
剛中兩言足以發明道心之本人臣能健能巽而中
無其本亦不能致亨健矣巽矣剛矣中矣或所畜之
君雖略相應而諫不盡行言不盡聽則臣亦不可謂
得行其志亦不能亨於巖物情事理如上所序節節
如此曲折如此乃易之道也雖柔得位以明六四之
象眾陽咸應有上下應之象下乾健象上巽巽象剛
中二五之象四五剛柔相得有志行之象非象自象

道自道也此正易道之見於小畜六畫者然也象著其象彖發其義所謂柔也得位也上下應也健也巽也剛也中也志行也非每事而致其力也合是數者以發明易小畜之道得易道之全者自能當小畜之時盡小畜之義自與此彖辭無不合有一不合必於道有虧焉齊景公悅晏子之對作君臣相悅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此亦小畜之小亨也何者晏子猶未有剛中之大本故也易者天下之大道聖人之道雖甚賢者未能盡也雖高明之士已得大本而物情事理委曲萬變往往疏略不能皆盡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明知夫易者大聖人之事變應無窮之道晚年成德乃可學也

汲古問先儒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反觀之便見得天地之心此說如何先生曰三才之間何物非天地之心何事非天地之心何理非天地之心明者無俟乎言不明而欲啟之必從其易明之所以

啟之萬變萬殊不可勝紀難以明指陽窮上剝盡矣而忽反下而復生其來無階其本無根然則天地之心豈不昭然可見乎天地之心卽道卽易之道卽人之心卽天地卽萬物卽萬事卽萬理言之不盡究之莫窮視聽言動仁義禮智變化云爲何始何終一思既往再思復生思自何而來思歸於何所莫究其所莫知其自非天地之心乎非道心乎萬物萬事萬理一乎二乎此尙不可以一名而可以二名乎通乎此則變化萬殊皆此妙也喜怒哀樂天地之雷霆風雨

慈湖遺書

卷七

三十四明破書

約園刊本

霜露也應酬交錯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於戲至哉何往而非天地之心也

見論語

汲古問說卦云離爲甲冑何也先生曰剛在外以衛己取其外實中虛也汲古又問古之兵用皮爲甲秦漢以來改用鐵豈非後人多好戰故以鐵爲之乎先生曰函人爲甲犀甲兕甲合甲革堅者支久惟革之足以當矢刃者以其柔勝剛也後世易之以鐵豈古聖

不如後人之智嘗以問諸軍將曰蠻人用皮甲若大國用之則不威重爾實不如革也

見海語

眾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萬物紛擾萬事雜併實一物也而人以爲天地也地也萬物也不可得而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異也故不可得而一者眾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惟人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見其末而不

慈湖遺書 卷七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其本轉移於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梏於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於睽之彖夫天穹然而上地隤然而下可謂甚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攷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然舉天下萬物如鷹之飛至於戾天魚之

躍乃不離於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卽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則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夫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卽草之所以爲纖而短者也苟於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言之者欲使紛紛者約而歸乎此也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遷改者患在於動意惟能不動意則虛中無物如鏡如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者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有阻滯也先生曰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汲古對云故夫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先生曰世之學

者多溺於空寂以自訟爲非道豈聖人以非道教人
汲古遂蒙先生書七言以示誨云能見其過內自訟
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訶不知此勇不曾
動又書六言云兢業初無蹊徑緝熙本有光明自覺
自知自信何思何慮何營鏡裏人情喜怒哀空中雲氣
紆縈孔訓於仁用力箕疇王道平平 見誨語

鼎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
大亨以養聖賢諸儒多求象外之義必求以木巽火
之義又求聖人亨以享上帝之義又求大亨以養聖

慈湖遺書 卷七

二六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賢之義不得其義遂穿鑿其說不知彖辭所言甚明
甚正不必他求鼎象也言鼎卦儼然有鼎之象有腹
有足有耳有鉉以木巽火言其亨飪也卽以木巽火
卽大易之道卽亨飪卽大易之道聖人亨於鼎以享
上帝此外亦無說此卽大易之道使有說則不足以
享上帝矣胡不聞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乎養聖
賢則不一而足所亨多矣故曰大亨自大亨之外亦
無說此卽大易之道也學者於易之書每求其說每
求其義至於異而耳目聰明以下則有義矣自鼎象

也以下無義之可言也嗚呼天地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諸儒惟知有說有義之爲易不知無說無義之爲易說猶無可言義猶無可說而況於無說而彊鑿其說無義而彊起其義乎深悟無說無義之爲易則庶幾乎入何思何慮之妙明大易一貫之旨矣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云云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

卷七

毛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遂乎物失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

之性自是無思無爲如水鑑如日月光明四達靡所
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留於聲照用
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
象畢見而實無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
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
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
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
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
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
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入也不動乎意
雖見而非見也見立則意動而遷矣非止也天地之
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孔
子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
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洞覺者當無疑乎此也曰上
下敵應不相與者以是卦上下皆敵初與四皆陽二
與六皆陰三與上亦皆陰無相與之象也旣曰敵矣
何以言應非謂截然不與物應也雖應而不動也猶
未嘗相與也苟惟不然則意起而私立物我裂而怨

咎交作矣非艮止之道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見善卽遷當如風雷之疾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人誰無好善之心往往多自謂己不能爲而止人誰無改過之心往往多自以難改而止凡此二患皆始於意意本於我道心無體何者爲我清明在躬中虛無物何者爲我雖有神用變化云爲其實無體知我之本無體則聲色甘芳之美毀譽榮辱之變死生之大變如太虛中之雲氣水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變化其無體無所加損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以舜之胸中洞然一無所有故無所阻滯也

易上下繫雖非孔子所作而其間得之於孔子者多矣其言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雖不繫之子曰而吾信其爲孔子之言也其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亦信其得之於孔子者也吾深念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旨不復見於後世深念自孔子沒似是而非似正而邪之辭充塞宇宙斯人相

與沈迷於昏昏之中而正道不明也舜命龍曰朕聖
讓說殄行震驚朕師周有訓方氏乃正辭之謂言之
失正失實則作之於心發於其事卒以害道害道禍
亂之原也正辭所以教之也聖人治天下禁民爲非
而已無他事也禮樂刑政一本諸此自子思孟子之
言其失實者猶多而況於下焉者乎

少讀易大傳深愛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竊自念學道必造此妙及他日讀論語孔
子哭顏淵至於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則孔子
自不知其爲慟殆非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者至
於不自知則又幾於不清明懷疑於中往往一二十
年及承教於象山陸先生聞舉扇訟之是非忽覺箇
心乃如此清明虛靈妙用泛應無不可者及後居妣
氏喪哀慟切痛不可云喻旣久略省察曩正哀慟時
乃亦寂然不動自然不自知方悟孔子哭顏淵至於
慟矣而不自知正合无思无爲之妙益信吾心有如
此妙用哀苦至於如此其極乃其變化故易大傳又
曰變化云爲不獨箇有此心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

此心益信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此心
顧人不自知不自信爾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
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至哉聖言
豈訓詁之所能解既曰書不盡言矣又曰繫辭以盡
其言既曰言不盡意矣又曰立象以盡意於乎至哉
似矛盾而非矛盾也似異而實同也聖人之言意豈
盡不盡之所可言言盡亦可言不盡亦可云不盡者

慈湖遺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之實言云盡者亦聖人之實言此唯智者足以
知其解知其解者始信天下何思何慮始信孔子果
無隱於二三子始信六十四卦卦齊一始信三百
八十四爻爻爻不殊

汲古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隨寓而
有如何分上下先生曰此非孔子之言蓋道卽器若
器非道則道有不通處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至哉聖言實

語也而自孔子以來至於今知之者寡同歸殊塗取
喻爾非實有歸有塗也極上下四方之間古往今來
萬物變化有無彼此皆一體也如人有耳目口鼻手
足之不同而皆一人也自清濁分人指輕清而高者
曰天於是靡然隨之曰天指重濁而下者曰地於是
又靡然從之曰地到於今莫之改而實一物也清陽
濁陰二氣感化而爲日爲月爲風雨人物於是生皆
一也曰彼曰此曰動曰靜曰有曰無皆是物也何以
思爲何以慮爲一致爾人自百慮故又申言曰天下

慈湖遺書

卷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思何慮聖人多循誘罕言及此今欲破憧憧往來
之惑不得已申言之以明聖心之實自聖人觀之一
猶贅言何俟乎思慮子曰學而不思則罔爲未覺者
設也又曰君子有九思爲未覺及覺而未全者設也
堯之文思如晝夜寒暑之變化也臯陶曰慎厥身脩
思永以舜禹雖聖猶未至於堯之大聖也孔子贊堯
曰大哉贊舜曰君哉不無小間也然孔子垂教奚可
不循循善誘也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
成者將以形容屈信相感而利生使人知往屈非不

利通其屈信之異見也又言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存身屢屢言屈非不利聖人知人好惡偏陷深固故諄諄然漸啟之又進之曰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卽所以崇德也明道非無用於世卽利用安身無非大道而人自不覺也大道坦夷如此而已過此以往無可言者故曰未之或知也惟覺雖通達而未精未一故孔子爲之不厭者窮盡其神用也前言利用安身謂大略爾變化則不可勝窮無一云一爲之非變化又言知化則聖道於是乎盡

初疑序卦之爲義似迂雜卦之爲文似亂後乃悟序卦之義殊不迂雜卦之文殊不亂六合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義非易何言非易縱言之亦可橫言之亦可以坤爲首爲歸藏亦可以艮爲首爲連山亦可故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則皆宮也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則皆質也五行四時十二月旋相爲本則皆本也曰本曰質曰宮皆易之異名然則錯綜而言之何所不可序卦雜卦雖無子曰無害於道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

家記二

論書

孔安國謂堯安安天下之當安謂舜允塞信允塞上下謂天敘有典天次序人之常性謂惟和惟一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謂一哉王心能一德則一心謂王道平平言辯治陸德明又婢綿反傳註之謬至於此極而未有釐而正之者

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慈湖遺書

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國此皆言其大略爾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猶言萬物物矣止於萬耶萬民民矣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略而言爾先儒故必欲整整其所謂萬數釋鄭康成謂尙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爲萬國不少一不多一吁可哂哉其陋至此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言漢博士求其說

而不獲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國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成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凡是皆起於不達道義無所用心故溺情於名數之末寔愚而不

自知又以愚後世使學者弊精神於愚陋之說中則先儒於是爲有罪而予諄諄之辯爲不得已彼獨不思夫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生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鬪則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有大國之君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

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雖有更易世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則加地削地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爲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亦不思甚矣康成爲漢儒宗餘可觀矣此本不足辯習俗虛文爲日久固不得已少驅井蛙之

惑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益稷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尚書率以時爲是蓋古語也堯典上無所承忽曰誰乎嗟哉有誰順是者乎吾將登用之蓋時卽道也舜之所以光天下者此也黎獻之所以有功者此也丹朱反此也禹荒度土功用此也皋陶祗敘此也祖考以此而來格羣后以此而德讓鳳凰因此而來百獸以此而舞庶尹由此而諧敕正天命惟此而已惟此爲幾謂爲庶

政之幾蓋天地間惟有此道而已三才萬化萬物萬事萬理皆不出此道得此則吉則治失此則凶則亂唐虞君臣朝夕之所謀謨經營無出此道是猶此也故當時相與詔告惟曰時猶曰此也時卽道之異名此道非言意之所能名後乃取道路無所不通人所共由之義初無形體之可執至於曰時則尤不滯於言意妙哉時之爲言也非大聖疇能爲是言易多曰此此卽時漆雕開亦曰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是音之輕清者謂道也古罕言道虞夏之際始問言之舜曰

總論書卷八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不在時又曰惟時惟幾皆所以言道道之爲言終不若時之爲義渾然不分事理帝知若時者誠未易得故問其次誰能順予采者采事也次問事則知時道也

互見訓語

堯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按孔叢子宰我問及此孔子曰堯旣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幾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孔叢子之可疑者不一舉陶謨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益稷篇曰安女止惟幾惟康蓋幾者動之微也
後世多事遠不逮唐虞然今朝廷一二日亦安得有
萬事向不及千百則知唐虞之時所謂萬幾者指視
聽言動念慮爾此斷斷乎無疑者而此言大錄萬幾
之政深有疑焉又改麓作錄然則堯納舜於大山之
麓使之主祭因名山升於天烈風雷雨弗迷者舜畢
祭而烈風雷雨他所感迷獨舜所行不迷言百神享
之特佑焉故不迷史記亦云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
舜行不迷堯以爲聖若謂自舜錄大政而風雨始
不迷錯則堯時迷錯乎後始皇封禪遇暴風雨豈非
神靈示此以爲驗乎孔叢子所云疑古好事者託辭
又孔叢子書宰我問禋于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皆
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
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
月也幽禋所以祭星也雩禋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
宗此之謂也與祭法大略同祭法首言祭天地卽繼
以埋少牢於泰昭已下夫舜肆類于上帝類者蓋類
祭及地日月星之類聚祭而於文祖之外又禋於三

昭三穆歟古者天下爲公惟讓於德三昭三穆皆有德可宗非如三代而下天下爲家而傳於子三昭三穆未必皆宗也若孔叢子所言六宗則舜祭於上帝不及地而遂及山川無乃不可乎又孔叢子後章謂孔子欲貓得鼠琴音爲之變甚失孔子好生之志此皆後儒託辭亦猶言堯瞽叟北面朝舜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之類乎

舜典曰象以典刑者漢書所謂畫衣冠而民不犯也漢儒去古近宜有所傳後孔安國一人乃更其說曰象

法也法用常刑不越法後儒又因別爲說曰象民所犯輕重而加以常刑皆不明白釋象字不平正象畫也畫其所犯之典刑於衣冠而恥之而實不刑之且後世直加之刑猶恐其不革而欲畫衣冠以革之嗚呼此衰世淺丈夫所見乃爾稍致思焉亦何不可今固有至愚至姦惡而寧甘受杖恥於示眾豈唐虞之世而人不恥之歟矧大聖人道化所感動耶矧舜典此章曰流曰宥曰鞭曰扑曰贖曰眚災肆赦皆寬恤之類惟怙終賊殺者乃刑之此刑乃正之用五刑若

上言象以典刑非畫衣冠則無乃重複乎下言欽哉惟刑之恤哉則上殺寬恤乃其本旨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民苟無食雖有常性饑困迫之必至斲喪故舜先食洪範八政一曰食孔子亦曰所重民食孟子曰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爲王道之始農事之不可失時惟農家知之苟失其時雖種不粒既富而後可以言教民食足而後可以言德化欲柔遠必能邇而後

可德性人所自有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不隨物遷則不失其厚是謂惇德惇德之言所以勉十有二牧元卽乾元坤元元者道之異名允信也誠也惇德之至至於信其果元是謂允元書曰德元不失其厚不因物遷則可謂能邇矣其次又能難於任人以堯朝而有其工驩兜以四岳而猶薦鯀人之難知如此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如此任人必得其賢必能使遠方蠻夷柔服遠者猶服而況於

近者乎禹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止卽惇德允元弼直卽難於任人動應後志卽蠻夷率服皋陶曰謹厥身修思永卽允元又曰庶明勵翼卽任人故曰邇可遠在茲言乎致治之道在此不在彼也在邇不在遠也此萬世不可易之通論論治者無能越之子思論治天下國家亦以脩身爲先尊賢次之後儒亦曰王者之道在修身任賢而已

見訓語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

慈湖遺書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舜命伯夷典禮尙書曰三禮孔安國註云天地人之禮某疑三者五字之訛誤歟按尙書多曰五禮其巡狩修五禮皋陶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五典之外自有五禮則吉凶軍賞嘉見諸周官者是歟且書中文字非古者不一如汝古必不加水太必不加點遜必

不加之時日曷喪本或作害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或作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或作紹我周王見休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或作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尙書稱堯文思思者知藏於中深靜不露也稱舜文明明者別賢否凡百敷見於外也故史記曰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舜命龍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女作納言夙夜

蘇湖遺書

卷八

九四明夢書

約園刊本

出納朕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而後世不聞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夫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救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至若任俠輕生以周人之急有足尙者而敢於犯禁敢於殺人似義而非正相帥成風肆行無忌此豈一日之積哉上之

人無以救其始稔成其俗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三五之世君人者以左右斯民若有常性爲本務故設官分職出納而正教之奉天命子兆民本職如此叔世官廢而不修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修廢官此其一也秦漢而降君臣安於功利三代舊政不復修舉而況於有虞氏之政乎

舜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夫舜所以咨

慈湖遺書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四岳九官十二牧者孰不曰皆人爲之功而舜論之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是也亮信也是天也非一付之自然而不爲也盡欽竭力惟無入於意苟動於意卽私卽偏而非道心禮樂刑政一入於人爲則違道違天卽可致患故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王卽天又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箕子能辯之矣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是謂帝則是謂帝載由乎此則能懋勉則五品遜五刑明

則直則清直而不溫則失此寬而不粟則失此剛而
虐則失此簡而傲則失此讒說殄行皆失此讒說者
似是而非之說以其入乎意也殄行者太過殄絕之
行以其入乎意也孔子訓子張以忠信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天也曾子曰皜皜
者純白無意象卽此天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者天
德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此也小心翼翼者
此也此心不動則不放逸不慢易不私不偏日用純
純動靜無二道三才無二道

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猗與至哉此堯舜禹皋
益相與講論之大旨而後世君臣往往下視此等語
以爲特言其淺者耳特言其見於臨政事者耳必別
有妙者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方可爲至論吁堯舜
禹皋益有二心乎臨民出政時有一心窮深極微時
又一心乎人有二心且不能以爲人而可以爲堯舜
禹皋益乎精一之論卒於欽謹卒於敬修謂欽謹敬
修又特言其淺者則有淺有深謂之一可乎益曰戒
哉做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又曰無

愈無荒益豈侮其君謂不足以語夫深者而姑以其淺者告乎皋陶曰謹厥身修又曰無教逸欲又曰兢兢業業又曰同寅協恭何數聖人者無他奇謀偉論而諄諄惟以戒謹恐懼爲首語也於戲堯之所以爲堯舜之所以爲舜禹之所以爲禹皋陶益之所以爲皋陶益豈非以此心而已乎戒謹恐懼此心存乎放逸慢易此心存乎知放逸慢易心易失則戒謹恐懼此心之存可知矣惟得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出入惟識此心者方知此心之存不存不識此心者安知之也不知者胡不於戒謹恐懼時而默察其所以然乎方戒謹恐懼時此心放乎不放乎紛擾乎不紛擾乎有計較乎無計較乎支離乎不支離乎此時之心可謂堯舜禹皋益之道心矣可謂精一矣可謂中矣可謂天下之所同然者矣是心也無私好無私惡無私喜無私怒無私取無私去可謂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庶政庶事皆建此極設官分職莫匪爾極粒我烝民莫匪爾極皋陶之刑使協於中豈非此極皇建此極而天下之民不協於極者無是

理也唐虞之所以比屋可封者此也成周之所以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者此也謂克艱之語爲特其淺近
者過絕天下後世之良心長後世非僻之心

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
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哉舜
禹之言其萬事不易之道乎帝王之道初無甚高難
行之事不過克艱一語而已而遂可致庶政之咸乂
遂可致黎民之速化於德可以使野無遺賢可以使
萬邦咸寧其道甚易其功甚大又甚敏然則後世何

密湖遺書

卷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憚而不爲學士大夫往往多歸過於人主而不知過
在於士大夫之不學也夫人主長於深宮輔而導之
者士大夫而已漢高以匹夫取天下羣臣以一權利
輔之無足云者張子房亦一時翹楚借箸發難毋立
六國後未害也何至深沮高帝爲善之心叔孫通首
進大猾固不足以輔帝陸賈幾開帝矣而謂湯武逆
取順守此何等學術而可以事君也孝文欲禪賢有
德者而不敢專於子有司再請帝再卻之又恥於飭
兵厚衛遂罷衛將軍觀此器度眞二帝三王之用心

也賈誼儒者帝所前席五餌鄙詐可恥可賤豈非士大夫之罪也武帝雖窮奢黷武幾亡社稷然好儒甚有嘉唐虞樂商周之心而董仲舒學不知道三策所陳雖皆正言不達大本不能啟導君心固有之善惟曰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飭而已不知如何而修飭也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夫誠者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設爲帝雖多欲而嘉唐虞慕三王之心亦帝之善心也人心本善因物有遷仲舒誠能因帝之善心順以啟之達而充之安知帝不可躋之三代之上也申

公力行之言正矣不能如孟子因齊宣易牛之心而達之於王道也士大夫誠未可亟歸過於世主也帝亦頗悅仲舒之對矣末冊曰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情狀亦可觀矣韓歆之死世咸罪光武光武誠有拒諫之罪而歆指天畫地亦不敬不克艱矣諸葛亮三國之英而勸攻劉璋立同姓之婦爲后棄義亡禮亮猶如此則下焉可勿論矣唐房玄齡首發亂謀杜如晦贊決二人熟視巢妃之穢而不言魏徵雖言僅使勿后三人者尙爾餘又可知馬周史稱王佐九成之諫

卒謂業已成就宋璟堅正矣及明皇悔過璟又導之使委曲文過士大夫學術如此而遽議人主之難輔未可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心自善人心自明人心自神學士大夫既不自知己之心故亦不知人主之心舜禹之心卽是己心是心四海之所同萬古之所同克艱云者不放逸之謂也不放逸則不昏不昏則本善本明本神之心無所不通無所不治無所不化此道至易至簡

見訓語

慈湖遺書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自以爲能稽眾舍己從人矣每見他人多自用某不敢自用亦某自謂能舍己從人意謂如此言亦可矣一日偶觀大禹謨知舜以克艱稽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堯能是是謂己不能也三復斯言不勝歎息舜心冲虛不有己善雖稽眾舍己從人亦自謂不能嗚呼聖矣舜豈不能稽眾者豈不能舍己從人豈虐無告豈廢困窮無告常人之所不敢虐困窮常人之所不忍廢而今也聖人曰己不能嗚呼聖矣惟舜冲虛如此其至故益贊舜德自廣運目聖

自神自文自武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時某
年已六十有六平時讀大禹謨未省及此續思曲禮
曰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稱某人仁某人知某人
孝友之類不敢取人者以微有品題之意歟見取於
人則不可曲禮斯義略似禹謨

益曰罔失法度當哉斯言三五盛際所以人皆有士君
子之行者以法度備具故也後世所以人物衰喪間
有賢者復多闕失以法度大廢故也學問之道雖曰
求放心而已不在於外貌然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卽

緒湖遺書

卷八

十六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失其所謂帝則豈有措身於淫逸非僻之地而曰吾
求放心足矣難哉近丹者必赤近墨者必黑自舜禹
大聖猶有克艱之戒益曰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又曰無怠無荒而後世學
道之士乍有所聞微有所覺忽覩高明廣大往往下
視舜禹益所爲過矣氣質曾未及古中賢而遽抹略
小節不復退思舜禹益用心之如何多見其不知量
也

見訓語

唐虞之際六府以養民三事以教民秦漢而降不復聞

三事之教矣大禹謨具言正德利用厚生爲三事而解者已不知其說利用言器用之便利厚生言養生凡民切身日用之事無越斯二者卽斯二者而皆有正德焉如茅茨瓦器諫造漆器權量均一之類是利用之有正德也老者衣帛食肉頽白不負戴於道路之類是厚生之有正德也生民日用非利用則厚生非厚生則利用今也咸有正德則斯民耳目之所見手足之所用心思之所關無非正德之事不知其所以然而默化於德矣欲化民而不由三事未見其可

後世爲國者大概兵財而已文物而已教化無聞焉故三事之說不傳惟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福之此稍不失旨至於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則失禹謨之旨矣無惑乎三事之教於今不聞也

舜命皋陶曰民協于中時乃功自後世觀之協中不協中此何等急務也湯誥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自後世言治者觀之衷爲何物常性又何物所謂綏厥猷者又何如而綏之也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惟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自後世觀之極者極至之道也民至愚無知何足以與此設諭告之彼又安知成王命君陳分政東郊成周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周殷頑民所遷頑民淫泆叛怨尤其愚不可訓誨者自後世論之當棄之絕之而成王方欲使君陳升之於大道是頑民成王猶期之以大道而況於他乎於戲古先聖王之所以治其民者乃如此也古先聖王之所以奉天命爲天司牧斯民者乃如此也天能生斯民而不能致之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無有以左之右之使無越乎極無失乎常性則縱所欲爲而往大亂之道也是故有君焉以代其任謂之天子則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爲君者設也天以衷降於民民有之是爲常性率此常性而往謂之道亦謂之猷又謂之大猷又謂之極不率此常性以往則爲姦爲宄爲寇賊爲大亂之道古先哲王知天之所以命我者在此知民之所以爲治爲亂者在此故夫一令一出無一不爲乎此曰五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曰六樂所以防

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曰刑刑者所以使民協於中曰
政政者所以使民無不正也中和正皆極也故唐虞
三代盛時利用厚生無非正德禮樂刑政無非大道
左右有民懼民之或失此極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極者常道之異名言天下惟有
此道不可得而加也立政立事莫非此極莫非中正
上自朝廷下達閭里目之所見無非中正之色耳之
所聽無非中正之音身之所履無非中正之行無姦
聲亂色以賊其外無異端邪說以賊其內從容乎大

道之中不勉不強而自有士君子之行比屋之民皆
可封冕置之夫皆好德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者何
修而得此民有良性無以賊之也民之有過有以防
之也後世忿疾民之不馴上之人既無德以感動之
乃爲一切之政峻令苛法以痛繩之將以禁民之過
而反毒其良性反作其不肖之心迨夫治之不得則
曰後世之民非唐虞三代之民也世移俗改日就澆
漓刑政已脩而民猶如此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吁
此豈後世之民果不可比於三代之民也豈後世之

民果日就澆漓果不可柰何也善夫魏鄭公之言曰
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爲鬼魅
矣上之人賊民之良性而疾民性之不良上之人不
善防民之過而忿民之頑田不井民無常產而欲民
之有常心禮樂大壞淫靡輕浮之音淪浹乎民之肌
髓而欲民之不蕩鄉不舉里不選不教以德行道藝
而教以淺薄無用之虛文而欲民之不失德是日授
之以朱丹而惡其赤也日染之以阜墨而求其不黑
也

見訓語

慈湖遺書 卷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時讀書竊自念古聖人之道高明廣大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意度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曰惟精惟一
如曰一德昭見深旨其他大略曰欽曰敬曰謹曰克
艱曰孜孜兢兢曰典常曰學于古曰奉天曰勤恤殊
未省其實豈聖人姑致其謹循其常而其中固自有
廣大高明之妙耶豈帝王之治理如此而不及其精
微其精微不多見於書耶至讀論語亦然惟見孝弟
忠信力行學文平平常語所謂一貫之旨亦未明白
無隱之誨亦不終告豈聖人不輕出其祕耶何其莫

可曉也及微覺後方悟道非心外此心自善此心自神此心自無所不運心無實體廣大無際日用萬變誠有變化無窮不識不知之妙而舊習尙熟乘間而起不無放逸於是方悟尙書論語所載止合如此放心之戒果爲要害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欽敬謹戒常妙常一治亂之機在此古道在此典常在此順此爲勤反此爲怠順此爲恤反此爲虐孝弟忠信乃此心之異名力行學文乃此心之妙用一貫之誨已詳矣不可更言無隱之誨已詳矣不

慈湖遺書 卷八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可復說萬務錯綜無非大道不安厥止禍亂攸基見訓語

舜戒禹曰敬修其可願此可願卽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人之所願欲雖紛紛無窮大概不出二端善與不善而已矣其善者可願其不善者不可願善卽道心也卽中也卽精一者也願人未之察耳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徐行後長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卽堯已此外豈復有深

隱不可測識之妙哉卽此可願之善自是至中至正至精至一不可識也不可測也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隱深微不可測識之妙乃非堯舜之道

皋陶曰慎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後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以謂後世難治與古不同治道必不可止於此烏虜此後世所以終不及古也慎厥身則治道得矣禹謨所謂克艱政乃又正謂此其有所脩當思久永久永則爲道不永則非道道卽恆性由此恆性悠久不已斯乃誠實非由外假

慈湖遺書

卷八

三三四明

約園刊本

其施行則淳敘九族由親及疏親親有殺無非道者昧者不知以爲惇敘九族而已非道也惟聖人知其爲道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又況庶明皆賢哲勵翼無怠天子惟治邇而已由邇可以及遠此理灼然周公作立政惟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卽庶明之在邇者慎脩思永惇族公已稔言之矣聖人灼見事理由邇而已不必勞神於遠遠不可忘而非所詳也聖人知要後世逐末

見訓語

先生曰書云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如何汲古對云

做戒萬事之幾先生曰此說未是幾微也一二日此
心念慮之微可言萬也堯舜時太平無事如何一二
日有許多事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一二日
斷無萬事

皋陶曰無曠庶官天人其代之蓋有當爲之事而後
設官然則官奚可虛曠禮樂刑政無非左右斯民使
無失恆性故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性克綏厥猷惟后孟子曰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
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周設官分職
以爲民極極者大中至正天地人所同之道故庶官
所職所施無非天地有毫釐不與天地相似則爲逆
天皋陶旣言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
罪所以明其無非天道不可作好不可作惡不可置
毫髮私意於其間後世庶官能若是乎

汲古問書云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呂東萊云敕
者整齊工夫寅恭是典禮之根源典禮皆本於天惟

君與天爲一然後能惇之庸之若不同寅協恭皆是
虛文賞罰皆不可有我此心常勉勉不已不可有一
毫止息纔有止息有我之心便生便非天心此說如
何先生曰五典者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
惠幼順君仁臣忠不知者謂此五典人所爲知者謂
五典皆天敘也敘者有倫理也故親生之膝下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固有者天也敕者謹戒之
謂惇者厚也人生本厚因物有遷始失其厚謹戒之
使不失其厚爾五禮謂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
禮親萬民庸用也在人能用之此五禮皆人心之所
不能自己者天人一道也寅有敬謹之意五典五禮
行則君臣上下皆敬皆恭衷心也其心皆和同天地
之間一而已五服章采不同隨其德之大小而賜之
服惟當乎人心則當乎天心討有罪罪有五等用刑
亦如之必合天下人心則合天心皆不可容一毫之
私懋哉者是勉其無動乎意以行其私也汲古謂聖

人所爲未嘗不天無毫髮人爲五典曰天倫五禮曰
天秩命有德曰天命討有罪曰天討至於功曰亮天
功民曰視天民招損受益以爲天道任官惟賢以代
天工其動靜罔不純於天故無爲而治者卽天心之
無思無爲也先生曰是如此

見誨語

汲古問舜欲觀古人之象命禹作服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是爲十
二章至周則升三辰於旂而衣五章裳四章是爲九
章其取象增損不一而論多不同未明其義先生曰

卷八

玉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象服十二章以舜之聖猶未盡明命禹明之禹所明
又不傳於後後學何敢遽言家語云心服袞職其義
可明人心卽道神明廣大無所不通日月星辰皆光
明無思無爲而無有不照卽此心之虛明光宅天下
山以象靜止不動而發生庶物龍以象變化不測而
需澤博施由是心而發諸禮樂政事煥乎其有文章
則華蟲似矣清明澄澈蕩蕩難名卽水之難於形容
姑繡以藻則水可見矣火之光照象此心之照用宗
廟之彝尊以其行道致孝米以養人而君心常慮乎

不博粉而散之則其惠廣及黼爲斧形鐵黑而刃白
如此心之剛斷柔而無剛亦足召亂半白半黑者卽
天時之秋冬地之西北二者之間乃乾之次合於天
道非出於人爲皴形兩己相背其色半黑半青北黑
東青東北艮位萬物之所成終成始是爲冬春之際
一歲之分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袞職如此豈
可不心服之服事也當從事乎斯道也周雖升三辰
於旂其在旂猶在服也九章卽十二章之道也道一
而已矣

先生觀書謂汲古曰出納五言汝聽何如說汲古對曰
孔安國云出納仁義禮智信之言呂東萊云五言樂
之成言者今之三百篇詩是也詩出於上者爲出出
於下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先生曰此不是東萊之
說五言是五方之言出納卽舜命龍作納言又周官
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五方
者并中國也五方多所傳道者乃其方人士之所習
言之害道者不可不訓而正之也誦其言於朝納也
布而訓五方出也聖人之教民憂國如此後世不復

有出納五言之官矣孔子曰脩廢官

舜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此微覺治之太速故禹有俞哉之言後曰無若丹朱傲亦謂撻之遽微有傲忽庶頑之意意微起則浸而至於慢遊至於敖虐其末流安知其不至於罔水行舟之類甚言之所以懼舜某初疑敗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惟勤勞於事而已殆非至精後省所謂微動乎意者亦不過不急於土功而動念於呱呱若此類而已不動乎意則孰非精一茲未見其粗也

見說

蔡湖遺書卷八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

帝堯光宅天下之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文王之不識不知而德化自足以及廣者此光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光也謂之神者言乎其不可以智知不可以力爲也然此非於聰明文思之外復有所謂光也堯之聰明文思非出於人爲非由於造作耳不蔽於聲而自聰目不蔽於色而自明聰自無所不聞明自無所不見使胸中微有意有

我則外物必得以蔽之惟其無意無我故虛故明故
不得而蔽故無所不通文者自此而發有自然之文
思者以此而思有自然之深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無思無爲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深悟孔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默悟乎此矣

見訓詁

益稷篇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
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
率舞庶尹允諧按明堂位言四代之禮樂而擊玉磬

華湖遺書

卷八

天四明叢書

約圖刑本

郊特牲言諸侯之僭宮縣擊玉磬孔安國謂球玉磬
某謂或夏或擊以鳴球玉或搏或拊以鼓琴瑟以此
而詠歌歌永言而聲依永也以人聲爲先而球琴瑟
從之故曰以詠是時祭禮初行祖考來至虞賓天子
之後在助祭位羣后德讓亦以初就位故讓也讓出
於誠出於德性也然後堂下之樂管鼗鼓與堂上之
樂合作其一成也止以祝敔仲尼燕居言兩君相見
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其次序亦與此
同笙鏞亦堂下之樂驗諸周禮亦然大鍾謂之鏞其

笙鏞之間作也鳥獸踴踴然而來至其九成而鳳凰
來儀夔又曰於予之擊拊石磬也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舜德格於上下感於神人以暨鳥獸而韶樂和聲
又感動之是以其應敏速非分外事也道未始不一
故也孔安國謂戛擊爲柷敵殊未安下言合止柷敵
安國又謂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敵按爾雅所以鼓柷
謂之止則柷所以止樂非合樂安國又謂搏拊者拊
以韋爲之實以糠樂記會守拊鼓周禮小師擊拊大
師登歌令奏擊拊而故書附爲付則付附拊特未定
也明堂位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則搏拊所以擊
之非器也荀子曰縣一鍾尙拊之大戴禮記曰縣一
磬尙拊然則附或付或拊誠有其器器甚古矣而夔
曰搏拊琴瑟則拊非器也乃明堂位拊搏擊之謂其
出指曰搏入指曰拊歟世亦曰拊琴而搏其聲搏然
況下言拊石豈韋糠之謂也大戴禮記縣一磬其玉
磬歟鳴球宜尙附韋糠之制甚古夔偶不言歟抑擊
拊周禮非虞禮歟若此詠歌有附尙於磬則宜居鳴
球之先不宜居後然夔所言乃略舉所作致感應之

效者非備言樂器也人聲玉聲絲聲不及遠故在堂上今鼓琴不在堂下則聲大矣此亦可驗

簫韶九成何爲能使鳳凰來儀擊石拊石何爲能使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帝舜於是乎作歌曰惟是爲幾幾微也動之微也是爲感動之幾也猶機焉其發甚微其應甚遠其道心之微乎其精一之神乎是幾也可言而不可見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言欲知此幾卽元首之起哉是也卽股肱之喜哉是也卽百工之熙哉是也是幾也爲正爲中爲和爲樂爲治爲熙爲敬

慈湖遺書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欽爲善爲一舉陶所謂念哉者此也率作興事謹乃憲欽哉者此也所謂屢省乃成者此也所謂明所謂良所謂康者此也所謂叢脞所謂惰所謂墮者非此也

見訓語

某讀伊訓至官刑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某於是驚念夫今常情庸俗

其恆舞恆歌者亦寡恆政者亦寡至於徇貨色者多矣人往往未必知家必喪徇色而喪家者人亦具知至於恆遊人固以爲非大惡可恕學子習舉業時文而已輕浮縱逸往往戲侮聖言以爲有司不以是去取若夫逆忠直遠耆德則所至如是遠耆德則自然比頑童矣其於忠告者率不悅甚者繼以怒其於老成則曰昔之人無聞知縱不誚毀則亦不親狎矣望望然去之矣乃不知所以喪家者在是不可不懼哉可不戒哉可不深念哉可不讀遂己不書己之所犯於

蔡湖遺書

卷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坐右而日日觀省哉

見訓語

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後世學者率求道於心外不悟吾心之卽道也故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子思亦曰率性之謂道殆不必言率也性卽心心卽道道卽聖聖卽睿言其本謂之性言其精神思慮謂之心言其天下莫不共由於是謂之道皆是物也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非聖乎人惟不自知故昏故愚孟子有存心養性之說致學者多疑

惑心與性之爲二此亦孟子之疵

洪範九五福不曰貴者何也皇極之道人所共有欲使庶民咸於此極則貴有限故不言唐虞之際比屋可封文王之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能使人人貴哉故六極亦不言賤若夫富則有儉德者皆可致不貧之謂富周官序言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三代而上其於民無貴賤無不教

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

慈湖遺書 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某觀書至是又觀首篇言文王明德慎罰又憶念舜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而曰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不得已而用刑皆所以左右斯民使歸於正今大罪之眚災者固上奏而不殺至於小罪非眚終自作不典式則斷斷乎不殺豈周公之嚴不如後世之寬哉而舉一世賢士大夫之論咸以爲不可行何也然則賢士大夫當深思周公大舜之旨夫刑者所

以治民之不善使復于善爾彼怙終不善則殺之也
宜殺一人而眾人畏憚不敢長惡善心興起者不知
其幾也否則屏之遠方如疑則赦或罰可也雖然文
王先敬忌明德家既齊大小之臣無不一於正而後
可以治民不然則亦未可故康誥曰不能厥家人越
厥小臣外正而惟威惟虐乃非德用乂

先儒謂王城與成周爲二地某竊疑其不然紛紛於今
蓋本乎孔安國一人之說夫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
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洛誥序言召公既相宅周公

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則所謂成周卽洛邑王城明矣
而安國乃析爲二者蓋以周公曰我卜澗水東瀼水
西惟洛食我又卜瀼水東亦惟洛食安國疑此卜二
地遂謂瀼水之東爲下都爲成周與洛邑王城異自
此說一立而後世諸儒不復審考遂祖述不已而某
所以疑其不然者其情狀大體已著於前矣若夫卜
瀼水東亦惟洛食者見龜所食墨亦依洛邑之吉爾
亦之一言明非二事王於是拜手稽首以謝周公曰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未嘗及別

爲下都以遷殷頑民之意多士序曰成周旣成遷殷
頑民多士亦言于新邑洛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畢命亦曰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則洛邑卽成周
豈不益明合召誥洛誥多士君陳畢命五篇之序讀
之情狀昭昭又春秋左氏傳言王子朝入於王城用成
周之寶珪於河益驗王城卽成周昭二十六年冬十
一月王子朝奔楚敬王入於成周甲戌盟於襄宮十
二月王入於莊宮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
秋七月鄆羅納諸莊宮則莊宮在王城中則成周卽
王城又明矣宗廟宜在王城事理益著又況敬王微
弱旣告於晉合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又豈能營宗
廟宮室郊社百司庶府賓館耶則益驗成周卽王城
非獨指灋水之東益明左氏率好更辭旣曰王城又
曰成周乃其屬辭常法又孔穎達正義於王城言今
基址可驗而灋水之東不言有基址可驗節節可審
知成周與王城非異也

周公旣復政厥辟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首
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忽良久而後歎

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休者歎美之辭謂夫茲乃致治之至要而後王知以此爲憂恤而深慮之者亦鮮矣嗚呼茲誠立政之機要雖四海之廣夷狄之遠其治亂其叛服盡由於此王者誠能竭心盡情精擇左右大臣與夫親信近臣皆得其人如滌水之源其流派不足慮矣如培木之本其枝葉無所患矣用力少而取效多其機甚近而其應甚遠豈不要且妙哉所謂休者以此雖然使自古世主皆知此爲要皆知此爲急皆能恐懼深憂詳察則必得其人必致治安不

復有亂亡之禍夏可以長有天下商不得而代之可以長有天下周不得而代之惟其知以爲憂者寡也故周公首以戒成王恐王心之忽乎此也伯長也王左右伯長之官大臣也任信任也居王左右王所信任之官近臣也既爲長伯既所信任必得大賢始居其職既爲大賢不可輒易當常居其位故曰常伯常任至於準人典司法則亦可以次賢爲之亦貴久任而其體稍降其人易得不必以常爲名綴衣掌帑幕小臣虎賁持戟屏衛之士言至此則凡在朝列與

夫侍御僕從蓋盡舉之矣然亦不過王左右之所親
近此誠可謂灼知立政之要領矣豈有大臣近臣皆
大賢而其保任遠臣有不可信者乎豈有朝廷既治
而外治有不舉者乎豈有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而王
心有不善者乎王心既善大臣近臣又皆善而遠臣
有不善乎世主豈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擇而周
公深有慮於成王者蓋略知所擇則所擇不精深憂
深慮則所擇必精苟非明哲之主往往忽於其近勞
神於遠且一意於擇近臣猶慮其或差而况勞思於
耳目所不及之地難哉好詳而不好要必至於兩失
好要而不好詳必可以兩得是故惟明王好要以擇
近臣爲憂知天下安危治亂盡在此則不敢以其遠
己而惡之不敢以其從己而樂之眾好必察眾惡必
察虛中靜觀既視所以又觀所由又察所安安者其
久也惟深慮久察則雖有深姦隱情久而自露歷觀
自古亂亡之君大率以人違己而疏從己而親故賢
者常遠不肖者常近而亂亡隨之雖中材之主苟知
安危治亂惟在近臣深憂精察自然不敢輕易以從

違爲用舍周公大聖人灼見治亂之機在於知恤而已矣故深致其意特異其辭以啟成王難者曰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方萬里之情要使盡達於上亦當察遠臣之賢否而茲止以左右爲言殆亦不可偏也曰遠情誠不可以不通此謂通遠情非謂擇遠臣選擇遠臣責之於近臣而已遠臣之罪近臣之罪明主之所深慮者在左右而已周公致戒誠爲切的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

慈湖遺書 卷八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成王繼統周公攝政故致敬而告之曰嗣王代天作子非可輕也羣臣因公之言咸進戒於王則謂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周公遂歎曰當此太平休美之時而知憂此者鮮汲古因又問如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與嗚呼休茲說者多不同敬求其誨先生曰伯長也謂六官之長及三公當常久其任故曰常伯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常任其在左右司法度

準則之人曰準人庶職之繁言之不盡遽言綴衣虎
賁之微則其間在左右之職盡舉之矣綴衣掌帷幄
下士顧命出綴衣于庭虎賁謂虎士八百人掌先後
王周公發歎而曰休者以前言之甚美也蓋治道不
遠近在王之左右左右苟得其人則君德烏得而不
正曰茲者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今人言亦有此類
休絕句茲亦絕句謂治要在此然知以此爲憂恤者
鮮使人君能憂慮乎左右之臣則不肯無自而入有
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聖人之言非不切至後世君

慈湖遺書 卷八

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如醉如夢故胎禍於無窮

見誨語

世儒之言果斷惟曰處事當決無疑滯蓋誤解周官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之語周官蓋言功崇惟志業廣惟
勤繼曰惟克果斷所以贊言志勤戒毋悠悠當如舜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謂夫知之已審見之已
明而又悠悠不勇進則不可非謂見未明知未審冒
然勇往也後儒所謂果斷乃此類耳異哉觀古書不
達其旨惟就已說既誤己又誤人謬以千里夫知已
審見已明尙當詢謀況於未明未審而遽果斷哉某

深慮世說久固遺禍無窮敬指周官上文以證見
訓語

書首言堯典舜典典常也舜曰惟精惟一亦常也仲
虺之稱湯曰率厥典又曰謹厥終惟其始所以勉之
常也咸有一德一篇伊尹所以丁寧訓諭大甲曰常
厥德曰一德惟常故一惟一故常又曰終始惟一時
乃日新又曰協于克一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
學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彝常也夫以皇極
之道箕子爲武王諄諄言之者乃在於彝之一言則

慈湖遺書

卷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道之爲道大矣成王命微子亦曰率由典常誥康
叔又曰勿替敬典命蔡仲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周
官曰其爾典常作之師嗚呼古聖賢所以立德所以
出治無他奇巧所以每相誨告率不過典常之道自
後學觀古聖人之道德事業當有高深奇異之論而
書之所載惟曰常道豈古聖賢未肯盡剖胸中之祕
而政事之外復有精微之旨哉是不然孔安國不知
道裂而殊之故以三墳爲大道五典爲常道不常何
以爲道不一何以爲道道心惟微本精本一人心卽

道心心本常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事則其政可以常立其事可以常行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爲政爲事則其政不可以常立其事不可以常行箕子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平平之道卽常道也無深無奇不怪不異平夷簡易而天下之道無越乎此由古到今有失此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濟者未之前聞也

漢孔安國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欲廣其居於壁中得

慈湖遺書 卷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劉歆謂孔壁中得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有又也及期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之有也時世已有魯淹中所出之禮世謂之禮古經者七十篇文與孔壁之禮相似而又多三十九篇故曰有世所未見故曰逸亦猶世已有伏生之書與孔壁之書文相似而又多此逸篇之書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數也自大小戴已集此儀禮劉向別錄亦見之向歆父子之校書祕府備見古文漢藝文志亦謂孔壁中得古文尙書禮記禮記者

有禮又有記也卽孔安國所謂傳藝文志又謂之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後又謂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二十九篇蓋世尊尙之故曰經實古傳

論詩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觀此往往竊疑三百篇當復有深義恐不止此不然則聖言所謂無邪必非常情所謂無邪是不然聖言坦夷無勞穿鑿無邪者無邪而已矣正而已矣無越乎常情所云

慈湖遺書卷六

四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知此信此則易直子諒之心由然而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正而無邪有善而無惡有誠慤而無詐僞有純而無雜有一而無二三讀周南召南必不面牆以興以觀以羣以怨無非正用不勞勉強不假操持怡然自然所至皆妙人能知徐行後長之心卽堯舜之心則知之矣知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卽仁者之心則知之矣此心人所自有故三百篇或出於賤夫婦人所爲聖人取焉取其

良心之所發也至於今千載之下取而誦之猶足以興起也故曰興於詩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興於詩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思無邪卽興與則不面牆一旨也自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日至月至者相繼淪沒孰有知此旨者此旨非子夏所能知也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獨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曾子則知無邪之旨矣

慈湖遺書 卷八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夏使西河之民疑其於夫子其與無邪之旨乖矣思無邪一語孔門諸賢盡聞之後世學者亦盡聞之而某謂曾子則知之餘難其人何也斯事至易至簡如輿薪置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鐘鼓震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詩三百篇多小夫賤婦所爲忽然有感於中發於聲有所諷有所美雖今之愚夫愚婦亦有忽諷忽美之言苟成章句苟非邪僻亦古之詩夫豈難知惟此無邪之思人皆有之而不自知其所起不

知其所自用不知其所終不知其所歸此思與天地同變化此思與日月同運行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旨也今夫所謂毛詩序者是奚知此旨求諸詩而無說無說而必求其說故委曲遷就意度穿鑿殊可歎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關雎之音也非言關雎之詩也爲序者不得其說而謂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今取關雎之詩讀之殊無哀窈窕無傷善之心之意樛木之逮下意指君子故曰樂只君子而序言后妃桃夭言昏姻夫婦之正序者無得乎正之旨必推本諸后妃之不妬忌鵲巢之詩初無國君積行累功之意而序言國君積行累功甚者至於何彼穠矣之詩初無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之情而序推而詳言之蓋爲序者不知孔子所刪之旨不知無邪之道見詩辭平

常無說意聖人取此必有深義故穿鑿遷就委曲增益雖傍依禮義粲然典雅之文而孔子之本旨亡矣毛氏之學自言子夏所傳而史氏又謂衛宏作序自子夏不得其門而入而況毛萇衛宏之徒歟子夏之失未必至如此甚蓋毛衛從而益之序本曰義先儒謂眾篇之義合編者謂今之所謂序者也猶未冠諸各詩之首後儒離而冠之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詩之有序如日月之有雲如鑑之有塵學者愈面牆矣今序文亦不必盡廢削其太贅者與其害於道者置諸其末毋冠諸首或可也觀詩者既釋訓詁卽詠歌之自足以興起良心雖不省其爲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牆矣其通達也孰禦昔者舜命禹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夫都美辭也旣自以所言爲美而又曰子何言予思日孜孜爾故皋陶吁歎而問曰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自或者觀禹斯言

無說也無義之可索也而皋陶曰俞師女昌言嗚呼
至哉惟禹能言惟舜皋陶能聽能知學者知此則知
思無邪之旨則知易書禮樂春秋之旨則知天地四
時鬼神萬物之旨則知萬世千聖之旨

見訓語

孔子刪詩三百篇未嘗作序惟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某取詩詠歌之不勝和樂融暢如造化發育醇然粹
然不知天地之在彼萬物之不齊也不知其所始不知
其所終也嗚呼至矣及考序文大失本旨如雲翳日
如沙混金詩中無邪之妙自足自全雖不知何世何
人所作無損於斯妙也況序亦不能盡知其世與其
人其間乖謬良多

蔡湖遺書

卷八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先生問汲古既醉詩云昭明有融曉此說否汲古對曰
昭即明也融和也既明且和其德備矣未知是否先
生曰融一也昭明有融是澄然融一

見誨語

汲古問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中庸云嘉樂君子憲
憲令德詩假音暇卻與中庸嘉字不同先生曰假者
嘉音之訛曉此詩否汲古曰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此言王有令德則民從而天與之是否先生

曰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無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又和樂德性之光輝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此惟有德者自知而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道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謂君子卽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顯顯者令德之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亦在是故受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自天實自君子之德性汲古又問

千祿百福是成王求祿於天否先生曰千祿非千求也千字似千傳之微訛也闕疑則可謂千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也願王子孫蕃衍至于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容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輝光非有心於爲靜默爲精明尊大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同也汲古又問威儀

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如何先生曰威儀每每有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匹類也率由羣類眾欲而行無己私也是皆德性之所發如此先生曰道無先後小大覺焉者有先後小大汲古曰夫子告子貢曾子皆一以貫之子貢徒聞而不復問曾子能唯而不加辨此見聖賢之道無異而覺者有異焉如曾子與子貢弔季孫之母閹人以君在弗內俱入廡修容焉子貢先入閹人曰已告矣及曾子入閹人辟之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此非容之謂也其覺與未覺自見於動容出處如此惟聖人一貫之妙不可言先生曰聖人循循善誘姑曰一曰貫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曾子未覺始言貫以啟之及既唯既覺知此心日用無非此道故與人忠信恕人如己皆此道也子貢則不然億中方人豈知忠恕夫子屢啟之而終未覺

先生曰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何說汲古謂此只是天人一理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天

卽文王也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卽天也其
進退升降之間一而已矣先生曰是汲古因問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如何先生曰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
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微細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
熙者進退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
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思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
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謂緝熙者緝熙此也惟
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緝熙融釋猶雪之融於水

慈湖遺書 卷八

吳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猶雲之散於太空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
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是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
惟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
爲穆穆也 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八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家記三

論春秋

春秋於魯桓書至至者以禮至於廟也春秋之時典禮大壞時君能以禮至於廟者無幾史書之聖人無敢削焉是之也說者謂危之鑿矣左氏近之矣而亦未有以明其爲道魯桓天下之大惡也何道之有蓋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聖人如天焉無私好無私惡魯滅大惡聖人已著其罪所以明其非道非私惡也至於

慈湖遺書 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廟一節猶知遵禮之善猶知有祖廟也雖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於誠而其事則禮也聖人知所是也是者是道非者非道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終不以威公彌天之惡掩其毫毛之善以善者道之所在聖人不得不明之也春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非爲春秋之君臣設也爲萬世設也春秋爲明道而作所以使天下後世知是者是道非者非道而諸儒作傳不勝異說或以爲尊王賤霸或以爲謹華夷之辨或以爲正名分或以爲誅心凡此固

春秋所有然皆指其一端大旨終不明白子曰吾志
在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擾擾顛倒錯亂中而或因
或作是是非非靡不曲當所是是道所非非道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皆所以明彰大道古諸侯
無私史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費誓載周書漢汝江沱
之詩編諸二南自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三史
作而諸侯有私史矣孔子因之道之變也

春秋左氏傳襄四年穆叔如晉一章與國語大同小異
義不甚同大戴記與家語王言等篇亦大同小

慈湖遺書 卷九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異義亦大殊以是知盡信書不如無書書難盡信於
是甚明

春秋人物多賢而吳季子晉成鱄其言某尤心敬焉季
子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至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
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
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季子非有道安能爲此
言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某甚有
味乎應和之莫照臨之明經緯天地之文也

秦穆公欲立重耳穆公之心本善也公子繫以利說之
而移晉夷吾欲從兄於翟夷吾之心本善也冀芮以
利說之而移茲利也乃害也韓原之戰穆公幾爲韓
簡所止徇繫之說以至於此也夷吾雖以不正得國
身陷於惡子不免戮害孰甚焉

慈湖遺書

卷九

二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汲古問春秋經有書王正月有不書王正月此是略闕
文否先生曰十一公之元年皆書王正月惟桓公三
年而後不書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而書王三月汲
古云未達其義先生曰不書者非脫闕也孔子削之
也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卽
此類也蓋春秋法甚嚴而亦甚寬魯桓弑君周王當
誅之至三年而王不能誅始不書王魯昭公之見逐
於三家襄於乾侯逐雖輕於弑既七年矣故定公元

年不書王正月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討之汲古
見莊子云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
也子之愛親命也臣之事君義也事其親者不擇地
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
也汲古謂忠孝名雖異而實無異如以有二言之恐
非聖人語孔子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以
孝事君則忠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莊
子以一命一義而分忠孝以爲聖人語誠難取信先
生曰忠孝一心無惑於異論如周曰以無爲首又曰
物不勝天久矣是皆自紛紛於意慮之間豈知乎孔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
諄諄言無物之妙而又曰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汲古問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以進藥致禍何春秋書弑其君左氏曰許悼公飲太
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公羊曰曷爲加
弑譏子之道不盡也穀梁曰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
弑也何三傳皆言止不弑君先生曰禮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如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

嘗之許止不慎不敬輕果進藥致此大禍雖奔而棄位未踰年而卒足明其心而春秋猶加之以弑名者所以明道也夫人心自善自清明謹重必不輕進其藥於君親惟其意動而昏不敬不謹故輕進藥於君親而不免此禍許止雖未踰年而死亦不足以贖弑君之罪者孔子不削欲使後世深思力索求免此罪必至於復吾本有之道心則靜重敬謹自備萬善自絕萬過自信其可以免矣

見誨語

論禮樂

慈湖遺書

卷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人心卽道不假外求放逸慢易則失之故曰毋不敬毋不敬則常清常明儼然若有所思而非思也無思非冥然而昏如日月無所不照而非思也孔子不知老之將至皜皜乎不可尙已純然渾然卽此妙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卽此妙也月至者終月如此日至者終日如此老子曰我獨泊兮其未兆未兆者念慮之未形也學者求斯須思慮暫止不能而老子能久持之曾子戰戰兢兢亦入此妙也儼若思未言之時也至發於言辭亦安

亦定則動靜純一其德全矣故可以安民

見訓語

小戴曲禮篇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施報非德乎又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戴不思孔子之言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乎行爲先文爲後天下之常理聖賢之常言而戴先文而後行蓋戴以文爲本務其心不主於善行是謂本以文行雜之正猶漢宣帝曰本以霸王道雜之大抵自漢以來天下風俗本以利而雜以義歷千載而不變皆戴之徒助成其俗也此無他人欲盛於中度實行非己所長姑從其所長於博聞強識而尚之人之常情多言己所長爾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孔子之言亦非德行諸賢之言也至於戴記之博聞強識益陋益鄙矣論語所謂文者詎如是乎夫聖孔子不居而戴以聖自名其矜大昏闇之狀備見於此禮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死於兵壓死於巖牆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不可弔乎而先儒有謂直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

之所不安也禮在人心故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者義生於人心之所同然也戶闔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禮也豈生於人心之外乎智者卽心而言禮愚者自外而言禮曰禮自外作者非聖人之言也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謂是也

見訓詁

伯高死於衛訃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之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猗與聖哉惟得道乃能爾變化萬狀皆道心之爲而不知其所自來也竊笑夫好古不通之士錙銖比方分寸量度其何以應方來無窮之變哉

孔子適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於是窺見聖人日用變化之妙卽天地四時不無愆陽伏陰之妙是謂大德則無踰也小德則出入可也子貢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殆聞夫子之誨而微失其辭德本無小大小大之言因學者而隨施初無實意也天地變化何大何小子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蓋孔門誠有是論然小大之論因人而異施謂其果有小大不可也謂其果無小大亦不可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此誠有不可以言語解釋之妙不可以心思測識之旨孔子自謂莫我知也夫比世好古學禮之士觀說驂於舊館之事使不知其爲孔子必以爲輕重失倫己所不爲今雖知其爲孔子亦莫論孔子

之心往往以爲流傳之失實夫流傳之訛妄者有之矣如謂子鼓琴見貓取鼠欲其得之遂有幽沈貪得之音此則訛妄矣如謂堯瞽瞍北面朝舜孔子曰殆哉此則訛妄矣說驂之事非訛也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孔子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利欲之過內訟可也說驂之過陰陽寒暑之爲偏也聖人日用不識不知純純皜皜不知老至過於一哀而說驂天道之變也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而後學以輕重多寡觀之陋矣

檀弓下篇云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又子游曰始死脯醢之奠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嗚乎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矣以形觀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人之精形者人之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神無方無體範圍天地發育萬物無所不通無所不在故孔子之祭知鬼神之實在而羣弟子觀孔子之祭時精神以爲如在也今子游以爲未見其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死生一致人神一貫此孔子之自知非子游之所知而況於戴聖乎

見訓語

檀弓下篇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非聖人之言夫君臨臣喪親愛之心也人不能皆聖人聖人則無畏常人安能皆無所畏桃茢執戈所以安夫人君之心也聖人不敢盡去此禮慮夫畏心之勝并與夫臨喪之禮而不行也巫祝所以接夫鬼神者桃鬼之所畏茢菹者蓋曰掃不祥鬼亦惡鐵戈益足以

抗之矣聖人安以此爲禮因人情而爲故有此謂畏之猶可也而曰惡之豈君臨臣喪之本心哉記者誤釋賊其君所以親愛其臣之心夫聖人不得已而存是禮記者又從而增益其不善之心奚可

見訓語

魯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記者記此蓋有是敬子之意是啟人臣無君之心也不可以爲訓學者斷斷乎不可讀非聖之書孔子破邪說又作先儒莫能辯其非致國家行其書列於六經殊爲巨害

慈湖遺書

卷九

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奠娶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

將行道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
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嗚乎非聖之言殊爲害道直
情徑行戎狄之道也放肆無禮固不可而子游言禮
於心外惟曰微情曰故與物不言此心本有之正謂
人死斯惡之矣此謂他人則可謂其子則不可孔子
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人雖至不肖其喪
親也哀痛略同而子游曰斯惡之矣誣矣夫人皆有
至孝之情而子游誣之以爲死而惡之是奚可是奚

可設羹饗所以飾也爲使他人之勿惡猶之可也若
夫絞衾所以愛之非爲他人而設行人子哀痛切至
之心而已矣聖人因人本有哀痛切至之心而爲之
節文故禮非自外至人心之所自有也至於又曰無
能也斯倍之矣其誣污人子之孝心滋甚始死之奠
朝奠夕奠殷奠啟奠祖奠遣奠虞祭接祭卒哭祭祔
祭練祥祭禫祭皆人子篤愛之誠見諸禮文者如此
亦非自外至也亦聖人因人心而爲之節文也至於又
曰未見其有饗之者也噫其甚矣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生死一人鬼一孔子未嘗
言無鬼神而子游敢於言無鬼神是奚可人惟不知
生故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寢不離牀而夢
登天夢之千里之外豈七尺之軀所能固哉人執氣
血以爲己執七尺以爲己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
而不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孔子曰
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
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達於喪祭射
御冠昏朝聘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孔子祭如在知鬼
神之實在記者無以著孔子誠恪之心故再言之而
子游以爲未有見其饗之者也是奚可是奚可

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再
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與之邑
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子孫毋變也檀
弓下篇具載如右無譏焉斯足以著衛獻公好賢報
忠之心矣某初亦爲之起敬而無疑他日讀之乃覺
其非道似是而非不可以無辨洪範曰無有作好遵

王之道獻公深感柳莊之弭禍念之不忘故至於此而非大公之道也非禮也似善矣而私也作好也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臣也當祭而廢者惟天子崩后之喪爾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孔子曰后之喪爾不聞以公卿之喪而廢也公大賢盛德猶不以其喪廢禮而況於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遂以禭之與之邑亦可怪不可少緩

慈湖遺書

卷九

十三國明報書

符國刊本

乎知孔子不以車爲伯魚顏子之椁則大道清明人欲消釋非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

襄公朝於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荆與魯皆非禮檀弓篇不必記可也記者蓋有不平荆人之強魯以非禮亦快魯以巫祓殯足以挫荆人之心也嗚呼衰世臣子所以事其君治其國者多此類不能輔君以道興其國家而使朝楚徒求勝於末節亦可羞矣亦危矣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

孟氏不以是罪乎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且既無葬可犯人禾之禮而不庚之是子臯之過也記者旣不明言其非而卒記難繼之說是殆許之也檀弓記者衰世之士禮樂寢廢之論也載哀公妻我之言載容居不敢忘其祖之言皆不明言其非可以勿記而備記徒啟後世廢禮之端又記軍有憂赴車不載橐鞬意示將報也嗚呼此豈先王典禮舜命禹征有苗苗逆命班師振旅其載橐鞬也必矣衰世所爲遂著爲禮此甚不可

慈湖遺書

卷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莊公之喪旣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旣卒哭麻不入此亂國之爲也檀弓記焉而不言其非禮則後世將有倣而爲之者矣今削之慶父弑子般閔公與士大夫不敢申其哀懼慶父之不悅也申哀盡禮則不悅慶父矣閔公畏禍而不經亦卒不免經麻於庫門之外者畏魯人之公論也不敢以經麻入畏慶父也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所重民食喪祭之意重喪祭禮其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斯人天性之發於文爲而先聖王因爲之節制者也

見誨語

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
秋令則其民大疫焱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竝興行
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月令此類衰
世之父也衰世君昏政亂不知唐虞三代盛世初無
是事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河不滿
溢川澤不竭古者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今月令云云
是使衰世君臣安於衰亂不復反身修省謂月令所
著乃古之常非政之疵也豈不大誤後世耶凡月令
此類宜削

見訓語

蔡湖遺書 卷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月令眞秦人之書盡斂君臣之職而總之天子天子之
職當中心無爲以守至正羣臣各盡其職事之大者
則請於上而行之何至事無小火一命於天子秦尊
君卑臣罷侯置守斂天下之權而盡總之其弊至是
爲天子者亦勞矣安能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三代有
司馬無太尉太尉秦官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
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此啟人盜心載季
秋爲來年受朔日眞秦書也文見呂不韋春秋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

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魯之有司亦曰古之禮慈母無服而小記言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是爲慈母有服子夏之傳喪服也亦曰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子夏所傳又與孔子不同蓋未聞孔子之言故爲俗禮作傳孔子之射於罍相之圃也使子路執弓矢延射者曰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然則爲人後者

得罪於先聖如此而子夏傳委曲而爲之說何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事慈母如母非道也父命爲子母非正命也從父母之命焉得爲孝乎子夏隨俗爲說孔子固嘗鄙之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子夏非知道之士後世不宗本孔子之訓而雜用俗習之說不知子夏之說而尊信之蓋非聖人則多溺私情多違公道故世傳喪慈母如母之禮今又載之國法嗚呼道之不明也久矣孝道不明人心滋亂幸有先聖之言在鄭康成必欲合孔子子夏之言爲一故

謂孔子之言指國君之子康成好牽合眾說不知孔子初未嘗言大夫士之慈母異禮姑舉君家餘可類通況父母亦稱嚴君子夏委曲謂父命爲母子之說乃愛妾之私情非天下之公道子夏所爲喪服傳害道者良多不可不削以釋人心之惑復人心之正小記亦有可削者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鄭康成云吉凶不可以同處正義云待事畢然後歸哭二說皆

慈湖遺書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安禮必明其義鄭徒曰吉凶不可同處不本諸人心非義之正夫有君喪服於身尙不敢私服以類通之則卿大夫爲尸於公旣受宿不敢廢爲尸之事宜也出舍於公館者悲哀情之亂齋敬也待事者待祭日已爲尸之事也齊衰不可比於君父故雖內喪不廢尸事惟聖人能辨微決疑

文王世子曰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吁聖人之言未嘗有此惟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子一以貫之未嘗裂內外如斯辯截不通也樂者

吾心之和順禮者吾心之等節無二心也所謂交錯者何哉某每見學者多不知道意慮萬狀不知其未始不一也

見訓語

文王世子篇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營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鄭注曰郊人賤技藝殊未安夫所謂三者有德進焉何得以技藝賤之況賢能之書道藝在其中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三代之制未嘗賤藝

慈湖遺書 卷九

十八四明叢書

約問再本

鄭強加技一字符容藝之賤蓋不明遠之之意遠之之意謂未及語姑誓而教之故曰郊人明未登於賢能之書爾非賤其藝也且其爲言亦未當聖人之於人無所不敬愛惟有罪乃遠之郊人方教而進之不當言遠之六卿在郊野卿大夫攷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吁斯言似是而非雖正而不通父子君臣固其大倫而道無不通斯言使人

雜而不一曰示之則意在於事不啟人之心又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皆似是而非與周禮師氏保氏曰德曰道同而其旨異是皆求道於外不知人心卽道孟子於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魯哀公曰是非吾道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曰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聖賢皆啟人本心之善故人心易明記者之說無益於人徒爾惑人惟道後學同入於迷而不知其非此禮記之言有是有非而後世一尊之今以爲經以此取士違爾者黜故學士大夫干載一律意說紛然道心滋蔽吁可痛矣知其蔽者有幾又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三公坐而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當尊而禮之而曰使能亦不敬矣

文王世子篇首敘文王所以事王季武王之所以事文王者善矣餘言禮事亦多善惟以意說廟其間則有不善前已辯數端後又曰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

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又曰古之君子舉
大事必慎其終始吁仁道之難明也久矣學者無輕
言之孔子言仁豈曰惠而已哉今論語一書具在學
者能通之者有幾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雖
謙辭亦足明仁道之大矣此止以養老幼言仁亦不
知仁矣仁如桃有仁杏有仁梅有仁寂然無思爲而
能發生如此之謂智常明而不昏謂之仁由是而日
用萬變無不中禮謂之聖此可謂大矣豈思慮之所
及始終一道大小一道此曰大事則謹其終始徒亂

後學

慈湖遺書 卷九

二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文王世子篇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既夕
禮記養者皆齊夫玄冠玄端固齊服而親疾必玄者
忌素也非齊也親有疾子憂懼方興何暇齊耶因玄
而曰齊乃禮家不知道者溺心於文爲之曲失其本
心者也此當削齊字庶不壞人心不損孝德聖人復
起當不易斯言士喪禮雖本於孔子而既夕禮乃爲
別篇此又其記斷非孔子之言

汲古問記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未曉政何以藏身

先生曰聖人言此政卽禮也故曰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也夫天生烝民有欲無禮則亂而君據其崇高富貴豈容廢禮以危其身周以禮廢故衰魯以禮廢故亂惟禮行義明而人心安於禮義乃有尊君敬上之心無犯分干正之意故謂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見誨語

古列聖之於禮器有不說之至教焉而諸儒莫之知也犧尊有沙牛之象焉嘗官楚東知彼俗以牛之大者爲沙牛牛之爲獸重遲而順者也人之所以去道遠

慈湖遺書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刻刊本

者以其輕肆放逸故多違也觀犧之象必不作乎輕肆放逸之心心不輕肆放逸則道固未嘗不在我而陸德明輒更之曰娒尊蓋因毛詩傳犧尊有沙飾孔疏不知牛之爲沙誤謂羽飾改讀沙爲娒陸承其誤又并改犧爲娒差之又差妄謂本之毛鄭毛鄭受誣甚矣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罍有犧尊爲牛形厥驗明著禮經曰犧尊者不勝其多何得每更曰娒殊滋後人之惑周禮司尊彝云朝踐兩獻尊鄭司農又讀獻爲犧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爲

一代之所尙獻必首之故亦曰獻尊何以改讀爲犧象尊爲象形象之爲獸其重厚爲至其入水毅然悠然險莫能陷人之道心似之自道心已明者觀之足以默證聖心之精微矣太尊有虞氏之尊也太之爲言非物也當爲至質無文之形或曰瓦尊也豈不似道歟山尊夏后氏之尊也明堂位曰山罍山寂然未嘗動也發生草木其用無窮人之道心寂然事親從兄事上臨下變化云爲神用無窮豈不似之著尊商人之尊也商人質其輅則木其尊則著於土而無足爵

以罍灌尊亦以罍皆不復寓象是謂無象無所取象聖人之示人也亦明矣兩口殆兩耳而狀類口歟體狀如斗故又從斗歟而先儒外求音類謂爲禾稼之形者殆鑿也字畫無此義焉壺尊以壺爲尊亦無所取象也亦猶著尊之謂歟人之所以不明乎道意說蔽之也觀著尊壺尊之形則意說無從而作庶乎道心之忽明矣此維內明者自知之不可以言語解也可以言語解者皆意說也非道也犧尊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蜚彝黃目之彝皆不可以言說解也以

爲可以言說解者不識犧象山尊與夫雞彝虎彝鳥彝雖彝黃目之彝也雞之知時不以思而得之也不思而自知豈不足以證道心之寂然而無所不知乎鳳鳥之知時也亦然又有鳴聲至和宛然道心之默契故樂音取之有道者必有德威其靜重剛毅之威似虎而其文也發於自然亦似虎雖之爲獸健捷而有智鼻叩尾修末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木以尾岐塞鼻或以兩指雖有智有健捷自道心而發智者似之道心之智如水鑑如日月光明洞照何思慮凝滯之

有故曰不學而能不慮而知黃中也中無體質無作好無作惡則自無所倚無所偏畔矣目清明也禮家之說曰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者陋矣此豈足以知黃目之旨哉道心無思無爲無偏無倚自然清明奚分內外萬物畢照不可以意度也而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皆窒者之意說非道心之實說也方道心發用豈曰吾今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使果有此意則倚於此意不可以言中矣此意窒之何清明之有黃目之象誠可以默會不可以言盡也尊之爲言言是

道之可尊也彝常也惟道爲常書言典常惟常故一
老氏之言駁矣亦曰知常人之道心未始不一未始
不常未始不清明未始有偏倚惟其微動於意焉故
失之實未嘗失也昏也如日月而雲氣蔽之雖足以
塞其明而明未嘗息也自不知爾明堂位曰灌尊夏
后氏以雞彝殷以罍周以黃目罍之爲象雷也古雷
三田字雷猶雲也禮物多爲雲象皆古聖列辟啟誨
後人之至震動變化如雷如雲皆足以爲道心變化
之默證非訓詁所能殫孔子曰風雨霜露神氣風霆

慈湖遺書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利國刊本

無非教也

見訓語

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
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此非聖人之言禮
家之意說也黃中是也目言其清明亦是也而專以
氣言則非也至於曰酌於中而清明於外則幾於可
笑矣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於意象文義之末
而不悟本有之中也是中天地以之位萬物以之育
人以之靈是中人之所自有中無實體虛明發光視
聽言動喜怒哀樂皆其妙用純然渾然何內何外何

思何慮而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惡有是理也哉黃
目之道卽犧尊之道犧之爲物重厚而不浮人心之
未遷於物則皆厚也此厚卽道心也人皆有是道心
而自不省也犧尊猶象尊也象之重厚不浮猶犧也
山尊亦猶是也山寂然而不動而又非無用也草木
生焉水泉出焉人之道心本無體狀無體狀則動靜
不足以言之山其似也禮物多取雲雷之象是又黃
目之道也人與天地名曰三才言其一體也道心虛
明云爲變化卽雲雷之用也卽天地之道也古聖人

慈湖遺書 卷九

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卽禮象以垂教其啟後人至矣而先儒未有默識其
旨者孔子識之故曰仁者樂山又曰知者樂水皆此
妙也

玉藻凡祭不諱廟中不諱何也事死如事生歟古者卒
哭乃諱則生事之時未嘗諱也康成爲說穿鑿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至矣哉大矣哉可謂幹旋
天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千古者也鄭康成
謂謙不比德坐井觀天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
不玉古之制也行則闈佩玉之音君子之禮也吾聖

人獨異於是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
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
而莫之聞也清明而健行者是也博厚而靜止者是
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皆此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
皆此也山以是峙川是以流草木以是華以是實禽
以是飛獸以是走蟲魚以是動躍天地間變化萬狀
皆象環之文理也混固而無端也五寸五行也五常
也錯綜成章綦組綬也天地萬物萬化非彼孔子非
此也玉非有聲象非無聲也一以貫之也一非寡萬
非眾也是故天數五地數五一也十百千萬億以至
於無窮一也所以事親是也所以事君是也所以尊
卑所以長幼所以夫婦所以朋友是也無庸加思焉
而未嘗離也愈思而愈莫之及也及不及一也思不
思一也至矣哉大矣哉孔子之象環乎可謂斡旋天
地運動四時發育萬物而照映于古者也不可贊也
不可論也而愚不肖之所同有也不自知其有爾顏
氏之子其知之乎月至日至者其知之乎知不知一
也知不知一者孔子之象環也

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且書曰周公相成王不曰踐天子位明堂位之書非君子之言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今明堂位曰七百里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闕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記之若方七百里則爲方百里者四十九爲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小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其衰世之禮乎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其情宜無此

慈湖遺書 卷九

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傳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此爲大傳者之意說非武王之心也孝子順孫敬其祖考尊而大之之道也武王至是始得以申其尊而大之之心也

大傳又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夫所謂民不與焉異乎孔子所重民食喪祭矣大傳意雖在民而言則不中又異乎中庸之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大傳以治親先於舉賢猶云可也至於以舉賢列報功之後不知命何人酌所以報之也矧存問愛人者事亦褊小若此類多矣何止於五

大傳又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夫欲齊一天下之心則改正朔易服色考文章亦足矣考諸古志未聞更立權度量異器械既易服色又別衣服紛更如此三代器服誠有不同蓋積世之久風俗寢變器服寢異非創業之聖人遽紛然盡革朝野之器服也

慈澤遺書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傳又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賢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某竊謂其五者皆當惟名未安鄭康成謂世母叔母之屬夫名固有之而亦豈無尊尊親親之心乎不然則謂君之母妻之屬而亦豈無尊尊之心乎古者后夫人亦與其臣爲禮亦豈略無親義子夏謂士爲庶母總以名服也豈無尊尊之心乎親親之心乎從母昆弟總子夏又曰以名服也豈無親親之心乎大抵不知道者多好爲分裂殊

異之說其末流至此豈不壞亂人心

學記亦非知道者作泛泛外務謂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反辭氣非真通達果通達豈九年所可限又曰君子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游息孰非脩習之
地善脩者無動靜之殊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
嚴然後道尊是皆人爲之故非道也尊師道也詔於
天子無北面禮也何必加嚴何難之有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康成
求術之說不獲乃曰術當爲遂聲之誤也此說殊未

燕湖遺書 卷九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按周禮六鄉設官掌書德行道藝書有學者六遂
設官脩稼政趨稼事蓋士居六鄉農居六遂遂非建
學之所說文術邑中道也夫鄉學自五百家之黨有
庠之外不問別有講學之地則道路之旁設序可以
講學爲宜爲便則術序爲鄉學明矣何必改讀改讀
又礙

汲古問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人惟意固情放而有此失 失而不
救則何止於四先生曰人心圓融廣大虛明應感無

所不違安得有失人於其間加以私意則本心始失矣失之多則繁而無統失之寡則知一不知其二失之易則大輕易而不詳審失之止則無志而怠惰惟溺於靜止而惡動作此四者足以盡學者之失先生又謂記云學者四失教者必知之故孔門問答率隨人之失而答之各救其失而已子游事親有徒養而未敬之失孔子教之以敬而使之盡教其失則子游之孝心未始不全也仲弓未敬未恕之失孔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以救其失使其失盡去則仲弓之心未始不仁也人無過失則道心融明先生曰常情多責人而不責己君子則反省諸身懼己德之未善上不敢怨天下不敢尤人自責而已汲古謂聖賢誨人皆以反身脩行爲要夫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先儒亦曰道學之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先生曰此言是患學者但能言而不行

樂記亦非知道者作其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此語固然庸眾者不知其非而知道者不肯爲是言蓋知道則信百姓日用斯道而自不知百姓日用無非妙者惟不自知故昏亂也故曰物使之然則全以爲非裂物我析動靜害道多矣禮樂無二道吾心發於恭敬品節應酬文爲者人名之曰禮其恭敬文爲之間有和順樂易之情人名之曰樂庸眾生而執形動意形不勝其多意亦不勝其多不知夫不執不動則大道清明廣博天地位其中萬物育其中萬事萬理交

錯其中形殊而體同名殊而實同而樂記諄諄言禮樂之異分裂太甚由乎其本心之未明故其言似通而實塞似大而實小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己自疑阻安能使人不疑阻其引孔子之言善矣其曰禮樂之情同亦庶幾焉要其本旨不爲大道故曰似通實塞其情狀尤著者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蟠之爲言乃記禮者之意態而禮樂之道非動靜之可言而況於蟠乎又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皆意說又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尤其

可笑孔子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嗚呼聖言至矣聖人雖因人心以天地爲二故曰分以陰陽爲流轉故曰轉今人心本無禮樂蟠乎地之意何爲又增益之以起其意乎辭意甚明與聖言霄壤矣

樂記又曰鐘以立號號以立橫橫非正音也又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亦偏矣失中和之道矣又曰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死節雖正而專言於此亦偏矣失和矣又曰絲聲哀哀非

蔡湖遺書

卷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正之聲也竹聲濫濫亦非正音又曰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音聚之臣吁異哉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作樂記者反思之乎

樂記曰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吁亦末矣夫樂之道無本末無始終如欲啟誘庸眾姑言其本則人心之未感於物者其本也易曰乾元萬物資始樂者樂也未感於物而生乎知此則知樂矣則知宮商角徵羽上下抑揚之妙矣則知動靜一矣感與未感一矣今也專指感於物者爲本則蔽惑人心害其本然之妙矣

卽實而言樂卽禮禮卽樂名殊而實一姑循學者進德
次序而言則由禮節以入於和樂之妙故曰修禮以
耕之播樂以安之而樂記曰知樂則幾於禮矣尤其
失言樂記又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率神而從天
禮居鬼而從地於大道一貫之中而妄立町畦至此
重復又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
外作故文又曰樂章德禮報情反始又曰樂統同禮
辨異分裂堅定如此害道爲甚曄慢邪也簡節正也
猛厲邪也剛毅正也樂記乃一之何也

樂有所謂九夏夏大也大哉樂乎樂音生於人心播於
歌詩鐘鼓筦絃笙磬通於天地感於鬼神節於四時
明於日月動散於雷霆風雨發育於萬物大矣哉王
出入奏王夏王之一出一入至大也出入之時大矣
哉孔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不特王之出入至大也尸之出入
亦大也故尸出入奏肆夏不特尸之出入至大也特
之出入亦大也故牲出入奏昭夏牲之爲物微也疑
不可以言大也烏乎大哉天地之間何一物之不大

也何一物之可以明目而視可以傾耳而聽也是故
賓來則奏納夏者明乎賓之來主之納皆大也皆孔
子之所謂不可見不可聞也臣有功奏章夏明乎臣
之有功君之章之至大也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夫人
祭奏齊夏齊敬之心又何其至大也族人侍奏族夏
又何其至大也至於客醉而出或者以爲醉而已出
而已何足以爲大也而奏祓夏焉聖人於是特明其
至大而無以加也是故有牘焉有應焉有雅焉雖在
乎陶陶之中而步步應四時之節公之出入也奏鸞

夏又以明公之一出一入其大與天地同與四時同
與鬼神同與古列聖同天下無二道也是故天下無
二大也人皆有是大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
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人不能者賊夫人者也聖
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一日覺之何所不通何所
不同是故九夏一夏也於以明天下之無二大也聖
人於禮樂一名一物而致其深旨焉其啟佑萬世至

矣
見訓語

汲古謂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是否先生曰樂記非聖

人之言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又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夫道一而已矣樂記之書似高深而實不知道徒惑亂後學又曰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曰蟠曰測意狀益露

汲古謂樂者聖人所以善民心移風俗何周之旄人掌舞夷樂而祭祀賓客亦舞之先生曰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聖人爲天地兩間之主雖四夷之民皆吾赤子也人心皆天地之心也四夷之樂以中正之音一之皆可以同天地之和感人心之善

互見誨語

慈湖遺書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孔子家語子羔問廟制於孔子孔子曰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王制亦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鄭康成據禮緯謂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康成豈未見商書之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殷七廟甚明謂

周七廟大槩是矣而亦有始末禮器曰夏立尸而卒祭殿坐尸周旅酬六尸六尸六廟也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而康成之注曰后稷發爵不受旅饗說也禮器方言尸豈有發爵之尸而獨不及乎康成不思武王欲祖文王之心而執七廟之常說也又忘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歟康成禮學詳審然不無差失其甚病者不善屬文而好穿鑿牽合此注周旅酬六尸謂后稷發爵之尸不言亦不善屬文之驗也康成改醴賓爲禮賓改醴婦爲禮婦以唯舒武爲唯舒

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強注作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其不善屬文之狀若此者眾孔子家語雖曰孔子觀周遂入太廟后稷之廟然此乃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言况家語所記多誤是時其以文王未正太祖之名位而周人或以稱后稷之廟耶祭法及孔子家語皆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文王爲太祖甚明家語及祭法皆曰遠廟爲祧而康成以有功德者爲二祧夫遠廟不以功德言也孔子謂以功德見祖宗者其廟不毀則殷之太宗中宗高宗皆

當不毀康成又將何以處之天子之廟七而周旅酬六尸六廟者武王將以祖文王虛其位以待之也太祖不可遷也是故周之始享嘗之廟六而已后稷雖以始祖亦有廟而不與六廟同其禘郊則及焉大祭則及焉有禱則及焉惟四時享嘗禘不及旅酬六尸享嘗禘祭也周家推本姜嫄大司樂首言享先妣謂姜嫄也闕宮有佺謂姜嫄之廟也姜嫄有廟則后稷宜亦有廟姜嫄之生后稷也神后稷始封則后稷始祖也周禮守祧奄八人每廟一人則當有八廟武王

周公之時廟惟姜嫄后稷三昭三穆是爲八歟家語又曰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者謂鯀之類爾無功德不祖不宗以親故郊故其後去祧而壇是爲毀歟周至其王時文王始正太祖之位而三昭三穆至懿王時始復三昭三穆至孝王時武王之廟不遷不毀太祖及三昭三穆及武王及后稷其廟九矣而曾子問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之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言五廟

者謂諸侯也言七廟者因彼失禮而生文爾不可遂
執此以爲周止七廟

祭義曰致愛則存致愆則著未知鬼神之無所不在也
人自知德之無所不在則信鬼神之無所不在矣

祭義曰殷人貴富而尙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
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聖言之
傳記訛謬者亦多矣

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
皇尸孝敬之誠發於中達於外者自爾也而曰此與

慈湖遺書 卷九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境內樂之之義也非也禮家之說也失其誠敬支離
而爲是說也又曰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
此又祭統之意說也求道於心外而溺沒於故智者
也

孔子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
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人心之禮
本周流無不徧三子未明今啟之教之故曰使夫言
以啟人因言而後生名而人以名而致惑天下之名
眾矣不可不思其故也曰道曰德曰仁曰義曰禮曰

樂悉而數之奚有窮盡所謂道者聖人特將以言夫人所其由無所不通之妙故假借道路之名以明之非有其體之可執也所謂德者特以言夫直心而行者卽道之在我者也非道之外復有德也所謂直心而行亦非有實體之可執也仁者知覺之稱疾者以四體不覺爲不仁所謂仁者何思何慮此心虛明如日月之照爾亦非有實體也禮者特理而不亂之名樂者特和樂而不淫之名以是觀上數名者則不爲名所惑不爲名所惑則上數名者乃所以發明本無

名言之妙而非有數者之異也是故道卽禮禮卽樂樂卽詩書易春秋孔子又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不爲名言所惑洞見貫通至一之妙故確然曰禮周流無不徧也

見訓語

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

而聞也孔子斯言見小戴記學者厭觀熟誦聖誨切的如是而未聞有表而明之者此無他無意之可解無說之可求如空之不可升如金石之不可鑽或者強爲之說則曰其相生有義焉噫嘻異哉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又何耶至卽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卽不可見可聞卽不可聞故棄麤而求精棄一而求二哀樂必有物人以爲必可見哭笑必有聲人以爲必可聞而孔子則曰不可見不可聞非棄形而言義也形卽無形

無形卽形聲卽無聲無聲卽聲正不必作意以離之也據實而論不見其爲二也意作而始離始二也自孔門諸賢猶率病乎意故孔子諄諄止絕之曰毋意而況於後世乎意積見牢故雖聞正實之言反駭怪以爲不可解今學者誠盡屏胸中之意說則自明自信矣

見訓語

孔子閒居子張子貢言游侍論及於禮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是亦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

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家語作夏籥序與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

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家語作齊客

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

樂相示而已孔子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

興而金作鏜然而鳴卽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

升歌清廟示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

暢卽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

然則堂下管籥武舞次序而興又卽吾之事也

樂府遺書卷九

聖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

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薦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

孰知其所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

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也而卽吾之中采齊也客

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始始

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

而卽兩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樂也無管象夏籥

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於其前而昧者

不見不聞也耒耜之器耕藝之勤良禾之欣榮耘耔

之仁兩目散日月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爲
之節聲諧韶護之音此豈說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
之當自知自信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學道者率以
言而離默而近孔子引三子歸之一默之中庶乎默
而成之矣

見訓語

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
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
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
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

慈湖遺書卷九

聖三因明證書

約圖刊本

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
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
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孔子曰子欲
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
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曰人者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孔子曰夫禮必
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
而爲鬼神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人皆
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膚肉能

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以射者
心與手而已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
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
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
何以射烏乎至哉射者卽聽者聽者卽視者視者卽
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末何本何始何終無所
不通是之謂大同其間高者曰天厚者曰地明者曰
日月暄涼寒暑曰四時震動者曰風靈潤澤者曰雨
露凝結者曰霜雪恍惚變化者曰鬼神其事親曰孝

慈湖遺書

卷九

學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事君曰忠其事長曰順其撫下曰慈其節曰禮其
和曰樂言之則無窮思之則無說其謂之事物也非
龐其謂之道德性命也非精粒我烝民莫匪爾極設
官分職莫匪爾極哀樂相生孔子以爲不可見不可
聞則精麤之名何所置之知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之
無非教則知之矣知神氣風靈庶物露生之無非教
則知之矣知孔子之一貫則知之矣知則不知不知
則知知卽不知不知卽知

見訓語

深衣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

見膚長無被土此言其縱也又曰續衽鉤邊此言其
衡也自旁而數之衽居其端也古之衽今之襟亦曰
袂也深衣屬裳則當續衣之衽使之長與裳齊也上
袂下廣其邊如鉤言其旁曲也於體爲宜玉藻曰衽
當旁此之謂也衽亦脩廣矣矧當衣前故首言之喪
服言喪衣裳負適袂祛廣博尺寸靡不備載獨不見
所謂襟焉而有曰衽二尺而有五寸是衽卽襟也喪
服言衣二尺有二寸襟與衣齊而衽二尺有五寸何
也言衣帶下尺則衣之長略可知袂幅屬衣之處曰

二尺二寸此言袂之度而衣之長大略三尺二寸內
闕中八寸偏前以安項衽綴於前領平衡之下則衽
長二尺五寸正其度也通乎喪服之衽則深衣之衽
與衣齊是爲襟昭昭矣郭璞注方言亦謂衽爲襟鄭
康成旣誤釋之孔穎達復誤疏之謂深衣十二幅幅
卽衽也且援魯哀公以衽受齊餽爲證而深衣之篇
未嘗以幅爲衽又與玉藻衽當旁之文不符蓋孔思
不及此故不知此下廣之衽正足以受餽不爲不寬
古志四夷左衽喪記斂衣左衽咸謂襟也左傳結衽

若訟者結此衽也古棺有衽是謂小要以鈎邊如衽也古曰衽度度左斂右斂如衽也詳攷衽制無所不通深衣曰要縫半下玉藻曰深衣三祛縫齊倍要祛尺二寸祛袂口也袂今之袖也三祛言其大略謂深衣之長也非恰言必三尺六寸古尺短蓋侈乎衰衣矣康成之注曲矣齊下也其縫倍要卽要縫半下也深衣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言乎當掖之度也又曰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一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袷交領也夫衰衣上古之制也領正方其前平衡故可綴六寸之衰後儒不究古者制衣之始自然之體若是而曰如今中衣邪領之交亦近於方也使古表衣之領果邪則六寸之衰於何所制之也邪綴於前領則非宜也非正也古初制衣惟取闕中之方以安項爾某嘗爲方領深衣久則前墜近於今之圓領則後世變而爲圓領亦其勢之自然又變而爲邪領其當暑之爲歟以是爲中衣不敢以爲表衣人心之靈不敢尙巧而下朴也不敢貴末而忘本

也深衣曰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
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
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
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
爲武可以攢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深哉衣乎奚止次而已矣十有二幅卽十有二月也
袂圓天也袷方地也負繩及踝直也下齊如權衡平
也奚止於應之而已也人性自善自直自平自廣大
自神明自無所不通自與天地同有毫釐不平者不
可以服是衣也有毫釐不直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有
毫釐與天地有間者不可以服是衣也深衣惟曰抱
方時已圓其所負之方歟中古之制歟抑闕中偏前
故爲抱方歟循頸而勢同故獨言抱方歟深衣曰具
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續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
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玉藻曰朝玄端夕深
衣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謂長衣中
衣則繼袂之長掩手不露復一尺而已反詘不及肘

也微短於深衣之袂也

家語小戴記並載儒行一篇其間可疑者良多最其甚者曰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殆非孔子之言

舜命伯夷典禮而告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謂也寅敬者禮之道禮曲折萬狀而由道心行之實未嘗曲折故曰直實未嘗萬狀故曰清曰直曰清曰寅以三言明禮之一道後世道不明此等語多莫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自道心中流出人皆有道心苟

慈湖遺書

卷九

四

明敬書

約園刊本

不明而徒執迹必至失道玉藻戎容暨暨言容詬詬色容厲肅與皇矣臨衝闕闕攸猷安安之容異矣天下之事不可執定論也久矣於是益信惟聖人之言禮貫通無阻

大戴禮小辨篇哀公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惟社

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
非吾子問之而焉知也子三辭公曰強避子曰彊侍
丘聞大道不隱丘言之丘聞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
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
知政必知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
若動而無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某
讀孔子之書至此不勝敬歎大哉聖人之善於明道
如此夫忠信人所忽以爲至平至近不可以爲大道
而孔子大而言之三辭而後言且曰大道不隱是明

慈湖遺書 卷九

皇天四明叢書
約刊本

忠信之爲大道也嗚呼知忠信之爲大道則日用庸
平無他之心皆大道也喜怒哀樂皆大道也是謂中
庸無所不通用之不窮剛健中正虛明瑩融何思何
慮如鏡如空

見訓語

大戴記公與孔子言而善孔子曰君之言善就國之節
也公曰是非吾之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
曰噫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大哉聖言發明
道心坦夷明白至於此也惜乎不載之論語使萬世
人人知之庶其有覺者道心人所自有無俟乎求惟

私意蔽之始昏始惑今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私意盡無純誠著見卽道也而公不自知其爲道故孔子吁焉其色發歎而告曰君行道矣惟孔子知之公乃不自知故驚曰道耶孔子安得不正言曰道也此豈惟啟明魯公之道心亦足以啟明萬世之道心

某常讀大戴所載孔子之言謂忠信爲大道某不勝喜樂其深切著明某自總角承先大夫訓迪已知天下無他事惟有道而已矣窮高究深年三十有二於富

慈湖遺書

卷九

學九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陽簿舍雙明閣下侍象山陸先生坐問答之間忽覺某心清明澄然無滓又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用此心乃我所自有未始有間斷於是知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孟子曰仁人心也其旨同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某謂人人本心知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得聖賢之言爲證以告學子謂吾心卽道不可更求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程伯淳求之太過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某謂忠者與人忠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吾庸常之

心卽道孔子曰主忠信謂忠信卽主本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卽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卽道丈人當日之言未必果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波流吾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亦如是而出世以如是而往實直無他之心謂之忠信故二三子識之或傳錄失真而微差歟後讀大戴記孔子忠信大道之言如獲至寶蓋深喜得聖言爲證正平常實直之心卽道孟子亦

以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箕子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心至靈至神虛明無體如日如鑑萬物畢照故日用平常不假思爲靡不中節是爲大道微動意焉爲非爲僻始失其性意消則本清本明神用變化之妙固自若也無體無際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之妙固自若也卽視聽言動卽事親事君兄弟夫婦朋友慈愛恭敬喜怒哀懼惡欲未始不妙固自若也而實不離乎庸常聖人曰中庸所以昭示萬世深

切著明矣而學者猶曰我未有道吁

大戴所記誥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堯舜禹之時歷年多無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歷家雖謂日月薄蝕可以術推者衰世之術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僧一行歸之君德頗與孔子之言合一行之術精矣而有此論則誠不可盡委之數胡康侯於春秋誤解日食殆未讀大戴記孔子斯言世罕誦習故表而出之

見訓語

小戴記孔子云禮必本於大一陸德明音泰學者咸讀

慈湖遺書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爲太一某一日忽省其非自孔子歿學者罕知道奚止千無一萬無一故靡然作太一自鄭康成謂本於太一與天而況於陸乎以太一與天爲二則必讀大爲太太之爲義始也言始而不該終非大全也非大道也不當音太當如字一明無二大明無外有外焉不足以言大曰大曰一所以明道亦猶曰中曰庸所以明道大一道之異名異用於筮百姓所日用故權以諭俗曰乾元曰資始人道惟始庶其易覺覺始無始則無始無終渾然大通繫辭間有聖言大統多非聖

正言乾知大始是讀作太始又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辭意亦音太自作繫辭者已失孔子大旨而況於後世乎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裂易與聖人爲二豈孔子一以貫之之旨某嘗曰幽明本無故何必仰觀而俯察也死生本無說何必原始而反終也皆指繫辭之蔽易天地一也何必言易與天地準準平也言二者平齊其辭意謂實二物而強齊之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裂道與器謂器在道之外邪自作繫辭者其蔽猶若是尙何望後世之學者乎然人性皆善此性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與亦非二因形與氣與名之異而姑言與因人情而姑言亦猶孔子言何莫由斯道非我自我道自道也亦因人之常情而姑言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是歟

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周官大司寇之職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土均曰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洪範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然則天下事理誠不可以執一論必如此而後可行

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夫六官之長不過卿而已而鄉老則以公焉何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不必常也夫六鄉之治而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者臨之則古之所以治其近者若是其至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鄉八刑糾萬民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之民皆教之以德行道藝而後世尹京都者其說曰輦轂之下先彈壓無惑乎後世之治不如三代人心無古今之異政教有古今之殊

慈湖遺書 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畢命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孔子曰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庸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左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自漢以來士大夫有知此理者絕少不思夫上帝一視同仁有國家者不視夷狄如赤子使無罪之民肝腦塗地大違上帝之心無乃不可乎

見訓語

行人之職掌朝覲宗遇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侯伯七十步立則車前子男五十步立當車衡不曰宗覲遇有別義則知通言朝位其制同夫諸侯立不離車則王不可負斧扆於戶牖間如覲禮所云王當出在應門之內以受諸侯之禮如康王之誥參驗事狀則與今儀禮之中覲禮不合意者周官乃周公所爲有所損益而成王未之行歟遷都洛邑封建益地成王皆不能行以此類知之記曰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由夷王以下諸儒率以周家所行之禮與周公所著之書合而論之故多不通或者又過疑覲禮漢儒所爲則又不然

孔子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阼非王之常位惟覲諸侯爲賓主之禮則王踐阼則王有東序西嚮之位其常朝皆南鄉周公不敢南鄉不得已而踐阼也周禮大行人諸侯朝位主賓之間若干步是踐阼之禮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惟曰王南鄉以是知常朝皆南

鄉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

經服凡喪王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苴服皆弁經不聞爵弁緇衣也而檀弓篇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緇衣此殆衰世之禮而鄭康成又謂經衍字也無乃不可乎康成之學率牽合羣書雜說爲一說故至於此檀弓篇繼曰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不以樂食觀此則檀弓所記衰世之禮亦明使有司哭之益薄矣檀弓所說多衰世之禮

汲古問古之族黨州鄉皆有相保相賓之義今日之州鄉族黨徒有相兩相靡之習豈非古今之制不同而

慈湖遺書卷九

至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俗人情之變所致如此耶先生曰周禮五家爲比爲鄰卽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又如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亦今之小保長大保長保正保副之類古者設官分職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義之法是以比閭族黨之制脩而有長有帥皆儒士故曰帥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使其法復行於今則士民亦何敢爲不善而德行孝悌之俗自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此勢之所必至也

見誨語

汲古曰嘗見周禮夏官多有侍御僕從之職皆以端人

正士爲之大僕掌正王之服位而小臣上士四人御僕掌王之燕令下士十二人隸僕掌埽除糞灑洗乘石而下士二人其職雖卑而以士人爲之者謂王之前後左右關繫尤重不可以非其人故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曰正于羣僕侍御之臣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後世則失其制矣雖漢時宿衛之人猶有光祿勳攷其德行而進退之終不免具文如孔安國掌唾壺揚子雲爲執戟初非古人以德詔爵之意厥後侍御多宦寺衛士皆武夫良可惜哉先生

慈湖遺書 卷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此言是

見謙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九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家記

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說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說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愛人之心也此廣大之心也此不自私之心也有朋自遠方何爲乎來也以好善之心來也則吾樂與共之樂吾之善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樂天樂也非人樂也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爲固無是樂也此則異端之道非天地大

公之道也莊子謂楊朱得道於老聃則亦非碌碌者
矣蓋知有已而已不知他也見天地間未始有一物
而不見天地間未始無萬物也知一而不知十百千
萬也知靜而不知動也溺心於小而不知大也然而
此非碌碌者所能知故天下靡然從之而無君之說
徧天下非孟子不能闢非知夫子朋來而樂之意無
以知孟子所以闢楊墨之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而不愠雖賢者容
或有之此愠不必暴見於外苟動於念慮間卽謂之
愠己子思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易曰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謂之潛龍之德非德之純
而無毫釐外馳者至是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
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
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說則必
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
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

習无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卽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交得有說非智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

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爲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胸中有意有說則失其所以爲眞孝眞弟矣不眞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眞而不僞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

慮紛擾私意橫生則不虛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
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
同心自然謙虛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
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
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爲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
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
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
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
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立無愛利之大
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
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爲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
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
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舜矣
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
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
人不知而不慍非勉強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
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
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

也無時而不中卽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卽時習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使所習有說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也非時習也非時時而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時而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无不利今學者思乎習之不能時者

燕湖遺書 卷十

五 四明叢書

一 約園刊本

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說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卽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說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說樂也或者又曰孔子又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說吁此孔子言弟子之事言豈一端而足然事似異而實非異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

人心也此心卽道故舜曰道心心無形體故變化無方孝之心何狀弟之心又何狀謹之心又何狀信者不詐欺而已不詐欺之心又何狀汎愛之心又何狀親仁之心又何狀學文雖不可勝紀夫學文之心精神變化又何狀孔子謂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謂禮斷然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然則百姓日用之妙果有不可得而思不可得而言者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故自古學者率求於無思無爲之說而不悟無思無爲之實乃人心之精神妙用易曰變化云爲日月之光無所不照而無思也無爲也溺於沈寂而不達日用之妙故子曰知者動知道之謂智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謂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人皆有此大道之常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靜止之弊矣然而又慮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慍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慍

非勉強抑止清明之性自然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時中無時而不中也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有說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中無時而不習卽無時而不中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雍也仁而不佞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於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眾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爲詐妄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蓋曾子有此三過故日以自省此三語者乃問心之辭人若不自問心其不覺又陷乎此也嘗讀檀弓見曾子出祖之禮以告從者裊裘之譏遽以示人而實未嘗學習觀此則知曾子有傳而不習之過特無所考見君子不以過爲謹而以不能改過爲恥人心卽道自靈自明過失蔽之始昏始亂觀過則知仁矣無過則此心清明廣大如故矣雲氣散釋而太空澄碧矣

汲古問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此亦是聖人治天下之道而孔子止言千乘之
國者其義何也先生曰千乘謂侯國其時王室微諸
侯浸彊盛而多故此言其多者古之治天下者必聖
人諸侯難遽責以聖度其能行者言之事不敬必失
必害不信無以出令民無信不立而況於君乎敬生
信治國之道敬信爲大其次節用節用則可以推有
餘以補助斯民不節用則厚斂於民矣民爲邦本厚
斂於民是自伐其邦本民離國亡君隨以亡愛民而

慈湖遺書卷十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能使民以時國君愛民乃所以自愛其國自愛其
身見誨語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
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
然人望而畏之子思亦曰齋明盛服非禮勿動所以
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
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卽吾之心吾心日用平
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卽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
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

主本故孔子明以告之使勿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
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如己者若不如己者來
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
己者疏與不如己者親畏人之壓己樂人之奉己此
學者大患又有雖親能勝己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
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
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
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

見訓語誨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

蘇州府志

卷十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亦非
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學者則
然至於適道則不然矣而況於聖人乎人心自神人
心自靈人心自備眾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自溫自
良自恭自儉自溫而厲自威而不猛自恭而安人不
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
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
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

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之所
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
禮孟武伯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
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
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其所無
能去人之蔽而已

子曰爲政以德爲政之道無出於德吾夫子以一語盡
之甚明白甚簡易更無餘論而自兩漢以來至於五
代無一人信得及者豈夫子欺罔天下後世哉蓋後

慈湖遺書

卷十

十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世不識所謂德者習聞其號未燭厥理故輒疑德之
外更有事在如法令如禮樂如任選如賞罰如兵財
科條殆紛紛未易一二數嗚呼有是哉有是言也是
豈德之散殊哉謂德之外自有無窮之事不惟不知
德亦不知事政事不出於德非德政也政非德政苟
非安卽危亂矣法令不出於德則將以遇民之不善
反以長民之不善民有良心不可賊也不可擾也衰
世之法惟便利之從增之削之惟己意所欲非有皋
陶之胸中何足定天下之刑一失其中則賊民之良

性多矣禮樂不出於德則禮文不足以導民心之正而反以起民心之僞樂音不足以導民心之和而反以感民心之淫任選不出於德則我既無德亦不知何者爲德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後世法度壞禮樂崩風俗浮蕩雖有賢才亦難於不隨其間無文王而自興者幾人故賢才多不成就不缺則瑕然賢者雖有瑕缺大槩誠懇不肯習詐故過失亦不隱小人終日爲不善見人則揜然去其不善而著其善又善於佞媚使人君無德其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也

則宜賞罰不出於德則賞以行一人之私喜罰以行一人之私怒兵財不出於德則將不肖而兵惰兵雖多而蠹財兵多財匱雖周公不能爲也善爲財者如劉晏王者之佐乎晏之術三代之法乎苟道耳人君無德而欲爲政無一可者然漢唐治績亦有可稱者亦其君不至於全無德也是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惟君天下者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所同然者謂之德同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

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
目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
慮其無枝葉凡後世君臣之所憂不足憂也不知後
世何爲不及此而爲是紛紛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大哉德
乎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百
物以此生君以此尊臣以此卑父以此慈子以此孝
家以此齊國以此治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何以能至此也天下同此一德故也孟子曰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皆有此德性患上之人無以
感之則民之應也如響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以德施教其妙如神故曰神道禹謨謂后克
艱臣克艱而政卽父民卽敏德亦神速矣孔子又曰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曰德曰孝弟曰神明曰克艱
曰正其名不同其實一也秦漢以來不復知有此矣
權謀縱橫惟利是務張良發八難謂漢高必不能行

仁義曩敬謂漢不當比隆成周君臣相與規圖乃如此故高帝斷棄詩書慢罵陸賈及賈說曰使秦行仁義法先聖漢安得而有之於是心勤始聽賈言賴有此耳故漢家規模本以霸王道雜之使賈果能開明正德帝明達易曉導而入王道不難也賈亦惟義利爲言耳故僅足小補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之學異乎他人之學他人之學冥行而妄學孔子

之學明行而實學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孔子於此深省天下何思何慮實無可思慮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中之物無俟乎復思無俟乎復慮至於發憤忘食雖憤而非起意也好謀而成雖謀而非動心也終日變化云爲而至靜也終身應酬交錯而如一日也是謂適道之學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孔子如是者久之至於三十而後有立所謂立非於學之外復有立也學久而固如木之生久則堅立非有

二木也成就之敘也困苦患難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富貴聲名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自刃鼎鑊之足以動其心非立也此非勉強而爲立也立非強力之所能致也以強力而立立於暫不至於久不以強力而立者吾心之所自有也吾心未始不剛健也戕而賊之始弱始不立立非孔子之所獨能而他人無之也人皆有之而未明也未學也是以未立也明乎己故立通乎物故不惑物己一貫而進德有序知己而不知物者有矣天下古今物情事理利害本末虛實

眾寡曲折萬狀不可勝窮自古明智之士至此一無惑者有幾孔子旣明乎己又明乎物物己一貫利害一貫本末一貫虛實一貫眾寡一貫夫是以惑無從而生也一則虛實則明明則無所不照故凡物之情理昭然自明凡事之利害曉然自辨雖詢謀不廢而明德內徹學道而至於不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而舊習之氣或未能盡泯感物而動日用百爲猶有謂吾之所爲不知其爲天也非不知也習氣間興而偶昏則雖謂之不知天命可也孔子至五十則舊習

之氣消盡無有或昏者矣必至是而後可以言知天命嗚呼至矣日用百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永無塵矣天而不人矣物之拂違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順適乎我者不知其幾也進德之純至於六十則凡物之順乎我不復微動其意凡物之逆乎我阻乎我亦不微動其意順逆一物物我一體明之非難常明爲難常純純然而無間則耳順矣目之所見猶寡耳之所接爲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目所不及

而言辭之所傳事物情狀不勝其多舉不足以動其意又自此而上極於遠古簡冊之所載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無不融然而一怡然而順純然而和是謂耳順耳順則無不順矣無不純一矣而亦非一無所辨如鑑焉妍醜萬狀纖微畢見而鑑無動也自志學而已默造斯妙矣至是而純乎純也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聞蘧伯玉使者寡過之言而歎美之寡過之難如此微動乎意卽謂之過微有不一卽謂之過故六十而始耳順至七十雖從

心之所欲未嘗踰矩焉純乎純不足以言之矣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非謂未七十而猶踰矩因言從心而及乎此釋學者之疑也然聖人至此初無以異於志學之道道無先後精麤之間而進德則有先後精麤之序如謂道果有先後精麤之不同則何以謂一以貫之

汲古問人既知覺則無不通達何孔子謂五十而知天命先生曰此聖人之學也自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學力進進有次第志學之初雖已知

慈湖遺書 卷十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性之本然而習氣間起未純乎天日用應酬人爲未盡釋至五十始知皆天命無俟乎人爲六十而耳順無所不順有順無逆純乎天矣汲古又問耳目同體何以言耳順而不及目先生曰目之所見者寡耳之所接者多暮夜無月與燭目力所不及而耳接其聲又自近而遠四方萬里事物情狀目力所不及而耳皆聞之又自此而上極於遠古方策之所傳言辭之所及亦屬乎聞

見誨語

先生曰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溫故則善有進

而無退知新則善愈益而愈通道不在他善而已矣
人性自善又能盡集天下之善則道在我矣學者自
少至壯由壯至老所知不勝其多惟其旋得旋失是
以終於無成誠能已知者不失其善未知者又知之
則此心無非善日用無非善學者如無頓覺之明當
自此入雖覺而未能無過亦不可無學汲古云嘗見
周子通書云易爲天下善曰師故先覺覺後覺聞者
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
廷正而天下治矣先生曰是如此汲古問曰道者所
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
明此夫子答曾子之問其分道與德而爲尊與明之
義如何先生曰道德非二道者言其無所不通謂如
道路之四通人心之善謂之德此德卽道也苟不通
達則己雖有德而不自知故曰道所以明德非德外
復有道道外復有德也然人亦有雖明乎道而已德
猶有不善則人心終未服故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行斯可樂德義可尊是以

其民畏而愛之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其德不脩則人咸賤之聖人以學者於道未洞明或微明而未全則德行多虧故循循善誘

見誨語

子曰君子不器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見訓語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之心無私好無私惡如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者也小人之心奪於物倚於物又從而爲

語

卷十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血氣所使有順我者喜之反我者惡之喜則比惡則否比左則遺其右比此則失乎彼安得周天下哉此無他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吾固知其然也君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日月之光然日月之光容光則及何所取舍知此則可以知君子之心矣故親親而仁民仁固殺於親而君子非私也仁民而愛物愛固殺於仁而亦非私也惟其義爾故君子之愛銖分鏹別而天下不以爲私固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汝愛昵相濡以沫胡越可

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血氣之能奪本真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多矣以不知爲知非曰飾其辭之謂飾辭以欺人者不足道固有胸中自以爲有見自以爲知道如斯而已不復求知若此者多矣然非真知詰之則窮用之必不繼似是而非似明而昏似真而僞以此知爲知殆不若不知之愈也然能自知其不知不認僞爲真不執昏爲明此亦明者也此雖不知乃所以爲知也其進

於真知也有日矣以不知爲知是無時而知也子張亦有此病故夫子誨之曰多聞闕疑蓋子張以疑爲不疑而言者有矣此子張所以難與並爲仁而由知德者鮮

子謂子路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大或聖言夫不知而曰是知何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又謂忠信爲大道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知爲不知誠實無他無思無爲非道而何聖言善

於明道如此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聖訓至矣惜乎子路之不領也不知爲不知何以曰
知孔子謂忠信大道見於大戴記中庸曰誠者天之
道也子又曰主忠信又誨子張見其參前倚衡者指
忠信也學者於此所以多疑者以於平常實直心之
外復求之也孔子曰中庸庸常也平常也箕子曰王
道平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卽
平常實直之心空洞無形體無際畔變化云爲不可

慈湖遺書

卷十

二十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度思矧可敦思誠實之妙如此復何求卽此卽知

見訓

語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直與服同一機織枉與不服
同一源流天下之道二善與不善而已矣善者天下
之公道不善者非天下之公道直者善道爲公爲民
心之所服枉者不善道爲不公爲民心之所不服一
開其端其類咸應於戲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
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

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此之謂要道

見訓語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萬殊而道心常一此一人人所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

見訓語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實爲信實則不僞不僞則直無

慈湖遺書 卷十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矯揉無支曲蕩蕩坦坦可與天地同鬼神合人生天地間所以相處羣而不亂者以其有此心也無是則相誣相罔相詐相奪亦安能一日而處今人平居暇日所與人交苟未覩利害往往皆誠實語有物奪之則僞耳人惟不知自有良知昏蔽既久姦詐日熾至以機變爲巧不復知恥見僞詐之巧者則喜見信實之人則竊笑又從而譏侮甚至父子兄弟之間無所不用其詐此與禽獸鬼魅等耳尙何可齒以爲人哉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儉則不放逸奢則放逸戚則不放逸易則放逸不放逸之心至矣哉爲孝爲弟爲謹爲信爲忠爲恕爲敬爲恭爲剛健爲中正爲萬善順而無失應而無窮不識不知何思何慮儉與戚人皆有之而不自信其爲大本孔子又曰禮本與天所謂天道在此又曰禮本於大所謂大一者在此不放逸之心至矣哉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堯曰欽哉禹曰克艱臯陶曰兢兢周公曰無逸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一也

汲古問聖門言禮者非一子張問禮之損益曾子問昏祭之禮言偃問禮之急也惟林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乃答云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因其問禮之本而有奢易儉戚之分非禮有本末歟先生曰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各去其蔽爾或有非切要者唯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以禮之本難言禮卽人心之妙用奢易放逸則非道使放卽儉戚而忽覺焉虛明澄一卽大一卽天地卽四時卽鬼神卽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本無末匪異匪同匪

有匪無不可度思矧可敬思

見傳疏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絢文也巧笑美目之文不俟外飾以質素爲文也孔子於是明質素之爲本而曰繪事後素子夏稔聞夫子貫之教故曰禮後乎疑不可以禮爲後也文質一致也本末一貫也他日以子游本末之論爲非卽此意也子夏蔽在溺於文故孔子示之以質素子夏之論又高焉夫子安得不是之曰起予者商也非子夏

經傳遺書卷十

垂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能發夫子之所未知謂能發夫子之所未言也子夏不爲詩所拘則庶乎善觀詩矣他日子夏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則子夏猶不無蔽

汲古問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因觀衛人閔莊姜之詩止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無素以爲絢兮一句恐此詩之闕文何聖人又據以子夏之對而爲起予耶先生曰碩人

詩四章章七句若益素以爲絢兮一句則八句矣他章皆七句又此章文勢不應繼此一句此疑當闕孔子答以繪事後素者謂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質素爲本也其旨欲潛消子夏尙文無實之蔽子夏不領孔子之旨而爲大言如此則禮後乎言文與質一也無本末先後孔子於是因而善之曰起予者商也聖心虛明廣大一無意必

見誨語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宋二國

慈湖遺書

卷十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獻旣皆不足無所徵驗則孔子何所攷而能知夏商之禮旣無所攷又何所據而能言大哉禮言本於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生而爲萬物行而爲萬務爲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是謂天則是謂帝則是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近在人心本非外物賢獻知之愚眾惑之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策可證無賢獻能證則庸眾必疑必不信也然則禮豈禮家之所能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弟子紀錄之辭若夫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明死即生人即鬼神鬼神者無形之人人者有形之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聖人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舉天下萬古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神心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師摯之始亂洋洋盈耳之音也師摯能知其音不達其道孔子能知其音又達其道此樂而不淫即人之樂而不淫此哀而不傷即人之哀而不傷此不淫不傷之妙至矣哉至坦明至簡易從心所知自樂自不淫自哀自不傷自怒自不遷自懼自不憚人之本心自如此不昏不放則

常如此微昏微放則不如此意起則昏意起則放

子曰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此惟指人心放逸之病至於子張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思敬思哀雖異乎不知恥者然亦僞已導學者爲僞不可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此亦意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夫子發明人之道心如此端的亦異乎子游矣人之本心臨喪自哀臨祭自敬敬與哀乃道心之變化遷於物動乎意則昏矣肆矣

子曰知者利仁深知仁之爲美爲利故好之好德不如好色未知仁之爲美爲利故也何思何慮之妙靜虛純明如天地日月融融和樂無始無終如春風和氣此唯知者知之仁者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者欲惡與眾人同至於不以其道得之則不處不去則與眾人異志於仁用力於仁則必不

處不去自古知道者大不易得比一二十年覺者浸多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勉學者用力於仁也蓋知者雖覺而舊習久固未精未一唯純明無間輟始能盡仁知者所覺造次顛沛已無非妙用矣然蒙養未精一與已精一者不同此曰必於是者明精一也聖言一字不苟學者感聖訓明切罔極之恩何以報也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嗚呼聖言至矣造次顛沛始信不可置意必固我於

慈湖遺書卷十

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其中始信忠信卽我之道心始信涉河丈人出入風波之中不過忠信無他奇巧孔子使弟子志其事者此也子曰知者動惟得天下之至動斯可以言知及之惟吾心之喜怒哀樂造次顛沛如天地之變化四時之錯行而未始不寂然而後知知者之動而後知丈人出入於風波之中卽仁卽忠信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卻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施筴仁也咀嚼厭飮仁也別味知美惡仁

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仁
人心也人心清明澄然如鑑萬象畢照而不動焉

互見

訓語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
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
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內外微
起意象輒昏輒迷意實非意象實非象直心直意實
無內外變化萬狀實無作止智者知之故得動中之
妙無所似之託言樂水仁者不惟知之又能好之斯

慈湖遺書 卷十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非意斯好非爲常靜常明山或似之好仁固鮮知
不仁而惡之者亦鮮何以明之仁旣難知則不仁亦
未易知不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象微
起卽爲不仁意象微止亦爲不仁此類無窮不可備
述孔子絕四止絕學者四病意必固我無越四者病
本不去禍流無窮眾蔽百惡皆自此出盡知不仁之
病則不仁漸除仁道漸著矣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
彌堅蓋嘗自以爲道如是矣又知以爲如是者意也
非道也旣知以爲如是者非道矣又知以爲如是非

道者亦意也非道也窮之而益遠測之而益深夫是以有彌高彌堅之歎以爲如是者皆未離乎意知其尤爲不仁而惡之也又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夫欲從未離乎意夫子之所絕而惡之者惡其不仁也惟顏子知夫不仁之病如此其微故他日獲至三月不違之妙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

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雖已聞道而未精未一奚不可用其力是力非思非爲故孔子未見力不足蓋有之矣謂他人他人不知道用思爲之力故有不足孔子得道道心無思無爲而如日月之光無所不照故其力未見不足君子道心初明舊習未釋斷不可用力未精未熟豈能遽絕思爲久而精純泯然無際孔子曰用力其旨甚明特其初不免於思爲然亦至平至易過失之混如雪入水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無擬議無漸次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自然無力不足之

患彼小人之中庸蕩然無忌憚者則以爲無所用其力此學者之大患孔子教學者惟言仁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仁則常覺常明如日月如水鑑如天地中庸曰力行近乎仁仁非徒知不行之謂果實核中之所藏曰仁此仁無思無爲而能發生仁道亦然聖人正名百物而寓教焉其旨微矣曾點詠歸之妙夫子所與而遠大杖撻曾子氣絕幾死則亦不用力之故也孔子曰我學不厭孔子猶用力而況於他人乎至於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所用

慈湖遺書 卷十

三十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其力 見訓語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說者曰黨偏也某年六十四始省偏與黨相近而微不同黨者意好所向人心本清明動於意欲使有過知意欲之爲過則知意欲之不作爲仁矣仁者復其本心之清明如鑑如日月萬物畢照而未嘗思爲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偏也動乎意則有所倚故曰黨倚則有過觀動意有倚有過則知不動乎意庸常平直虛明日用非思非爲斯仁矣

中庸矣大過易知小過難知知過不盡以過爲仁見訓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精神虛明無體未嘗生未嘗死人患不自覺耳一日洞覺則知死生之非二矣則爲不虛生矣見訓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

孫子遺書

卷十

三十四明歲昔

約園刊本

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

明粹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
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
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
爲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
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尙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
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
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不知
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
無莫非學而至者也君子之心本如此也豈獨君子
之心如此舉天下人心皆本如此也本如此而或者
破之故有偏倚有適莫若曰我欲如此我不欲如此
我方寸中窒矣礙矣安能惟義之從君子之心如太
虛安得有適與莫也人心皆然識我之心則識君子
之心

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先儒謂君子安安而能遷小人則懷居矣君子以刑

爲體小人則惟利之從而又謂樂善惡不善所以爲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爲小人其說是否先生曰上之德政則一而懷之者不同君子懷其德又懷其刑以其不及無辜小人則懷其土得安土不擾故得其惠見誨語

曾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意正不必推大之深求之若曰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皆未得曾子之意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

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於此此非君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卽吾孝友之心卽吾事親之心也一而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謾舉一事言之卽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

通處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
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
而已矣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曰灑掃應
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
不可只讀紙上語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曰忠恕
違道不遠此語害道忠恕卽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
違道則何由一貫

或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卽

仁否程正叔曰然此一字當子細體認一還在忠
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
是一恕卽忠之用此論殊爲蔽窒旣已謂之一矣何
多何少體認兩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未嘗教
人體認惟曰一以貫之別無注腳曾子曰忠恕發明
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其病
甚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
而求諸吾之心夫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

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
妄慮紛紜惡習深固織織藩籬複複限闕一旦語夫
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慄慄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
曾子之言曰忠恕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
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是
不可不推而大之曰忠猶流而不息恕猶萬物散殊
又曰忠則無我恕則無物嗚呼此夫子之道所以愈
昏昏於天下乾坤易簡之理所以戛戛乎始返而爲
難善乎孟子之言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

諸難又曰仁人心也可謂大明白而無隱情知堯舜
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
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
眾人之日用眾人日用此心苟與人而誠孰非此忠
苟待人以寬孰非此恕忠則忠直恕則平恕夫子之
道坦然甚明無有餘蘊謂之一貫信乎其爲一貫何
往而非此心何往而非此忠恕天得此忠恕而高明
地得此忠恕而博厚日月得此而明四時得此而行
鬼神得此而靈萬物得此而散殊於天地之間人得

此忠恕而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人惟裂於其私面於所見奪於其形執於其名斷斷然謂天地必不與我相似萬物必不與我一本四體之間其喜其怒其哀其樂與夫語默意慮少壯衰老尙不得而一而況自身之外如天地萬物之紛錯又烏得而一略不思天地之所以施生運化者不可得而知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行亦不可得而知鬼神之吉凶萬物之生生不窮飛鳴蠢動走伏潛躍者亦不可得而知人之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能慮能喜怒能哀樂能愛敬恤睦者亦不可得而知可以知則可以異不可以知則不可以異可以異則二不可以異固一也自夫不可以異者而觀之則天之氣地之形與萬殊之不可勝窮與人之位乎兩間皆同體而異形同機而異用如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而一身也如木之根幹枝葉華實而一木也順是而達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曾子之謂忠恕又謂之孝子思之謂中庸又謂之誠逆是而行之則爲不仁不義不禮不智爲愚爲小人亦曰不忠恕然而此私也非公也妄也非

誠也曾子指其誠者而告人故曰忠恕孟子指其全體而告之故曰仁人心也人雖甚不肯忠恕之心蓋每發見是心之發不由矯激不由要譽悠然出於其天而不由乎人此固夫子之大全天地之大用堯舜之大德而非曾子一人之論也人皆有此心皆聞曾子之言往往直信而不疑者千百無一二若信而思以爲未必然者皆是也此非曾子之言猶有隱乎爾也指金而告人曰此金也識者固信不識者固疑然則奈何曰夜半爨火息滅飢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飢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慈湖遺書 卷十

三十四明發書
物類刊本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天地內外人物有無變化萬狀未始不一不必言貫以曾子未覺姑言貫以啟之曾子既唯既覺悟此心日用無非此道與人忠信恕人如己此道也日用見於忠恕者多故曰忠恕孝此道也弟此道也禮此道也樂此道也不必貫而本一也中庸篇曰忠恕違道不遠者子思記

言之詘敷

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曰忠恕二字曉得否汲古對曰忠以盡己
恕以及人此合體用而言只是一道汲古又問曰曾
子指忠恕爲夫子一貫之道則忠恕卽道矣至中庸
卻謂忠恕違道不遠如何先生曰曾子言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此語甚善子思言忠恕違道不遠此言
未安忠恕卽道豈可外之以忠恕爲違道則何由一
貫一貫是一片無間斷

汲古謂易云德不孤者以其敝義之五也論語曰德不孤
者以必有鄰未曉此所謂德不孤者如何先生曰人

總湖述書 卷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之善謂之德此心天下之所同同然之機翕然而
應眾所共服苟動乎意則邪枉而民不服子曰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又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曰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直心感動之妙如此 互見誨語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生於放心心
苟不放逸日用常在不識不知中安得有繁數之事
事君與朋友而數雖出於忠未離私慾 見訓語

汲古問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未達聖人何以取其器質之美先生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器也子貢達於事理而未達其道故不及君子之不器汲古又問子曰君子不器此言君子之廣大無方非拘於一用是否先生曰器則可名生於有意無意必固我則不器

先生曰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汝曉此否汲古對曰漆雕開自以爲其學未能見信於人未可以仕故夫子喜其知己而篤學先生曰漆雕開

漆湖遊書

卷十

三九

四明校書

約園刊本

可以仕而不仕故子使之仕夫聖人以爲可以仕則仕異乎子張之干祿仲弓子路之爲季氏宰矣乃曰吾斯之未能信惟曰斯者以所覺不可信而言也曰道曰德則可得而言而非漆雕開之所覺孔子以覺爲知反之又必仁能守之漆雕開雖已覺此不可容言之妙可曰知及而用力於仁蒙養之功未至純明雖顏子三月不違而三月之外亦或違雖不遠復終未純明漆雕開未自信其純明歟惟曰未信不復詳言蒙養之妙非思非爲略言卽泯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是宜子說 互見誨語

夫子之文章也性也天道也其名言不同而一物也而子貢以爲三又以文章爲可聞以性天道爲不可聞是安知可聞之卽不可聞不可聞之卽可聞也哉故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羣弟子率求夫子之道於日用之外率以不一之見見夫子夫是以得其門者寡矣天地間何物不一人自不一起思起意絕然殊異不知一貫無二

慈湖遺書

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張橫渠以爲聖人深美之辭若曰再斯可矣況能三耶所以明夫思之可貴所以明夫思之不可不深曰思曰睿睿作聖曰思無邪曰思之弗得弗措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止於三而已乎又曰思之一門其大矣哉橫渠之論甚有味乎其言但聖賢立言不必以一定論執言語以求聖人之道非但聖人所望於學者橫渠發揮思之一義盡美盡妙而不可以此論再斯可矣之旨聖賢之言有時如此論有時不如此論要當

會聖賢之意不可執聖賢之言況季文子之思乃每
事必三思而後行思曰睿終身思可也思之弗得弗
措終年思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
思之可也至於日用之事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則
過矣滯矣不通矣隨遇輒應而不思固不可思之思
之又思之每事如此亦不可隨遇輒應謂之太簡每
事三思謂之太詳太簡謂之不及太詳謂之過太簡
未是太詳亦未是太簡則有簡之意太詳則有詳之
意皆非無意無必大中至正之道也是道也初非絕
思慮之謂得此中雖終日思慮終年思慮不可謂動
心也失此中雖終日不思慮終年不思慮不可謂不
動心也周公日夜以思乃聖人之道原壤登木之歌
乃反而用之智者知其動心也聖人叩之以爲老賊
此非得聖人大中之道未易辨此

見訓語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其知有才智者或能之其愚非有道者
不能有一點動心處便不能愚也故甯武子之不可
及至於愚乃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狂是過簡是不
及狂是爲簡是不爲狂是動簡是靜狂是進簡是止
過非此道不及亦非此道爲非此道不爲亦非此道
動非此道靜亦非此道進非此道止亦非此道此道
甚坦夷惟人動其心斯失之矣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聖人何爲深恥乎此人
皆有此良心有此質直心此質直心卽道心而合也
昏迷顛倒馳放不返爲詐爲變爲巧爲機爲鬼爲魅

慈湖遺書

卷十

學三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故聖人深惡深羞之或者曰此聖人深誅小人變詐
之心耳未可遽謂發明道心道心恐不止於質直而
已是不然獨不聞聖人曰主忠信忠信之心乃大本
使聖人於此姑言其淺者則其深者爲如何聖人之
言無淺深無本末吾聖人之道所以至於今不明於
天下正以學者不知孝弟忠信卽天下大道夫是以
聖人之道往往以平易見卑於高明之士而異端空
虛寂滅之論滿天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
者其天乎言人不我知也

見訓語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觀聖人此語益信聖人之道不爲難也夫子亦嘗曰
主忠信是忠信聖人之主本今十室之邑卽有忠信
如聖人則苟誠實無詐僞卽已得聖人之主本但以
不好學不能通達耳然則聖人之道朴實無詐僞而
已豈不甚易觀此則忠信之士不可不自信然此自
信亦復難常以語人人終未信非直不信終不無疑
者亦多矣固有天資純朴確誠無僞宛然有聖人之
質而自不知良可惜哉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
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
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由道心而發其居自敬
其行自簡居不敬則慢行不簡則擾居敬行簡乃道
心之常意念微作卽有微偏君子不器以其無意無
必無固無我故人不得名之以器子桑伯子則爲孔
子所名故孔子亦以此微貶之使不可以簡名則善
矣敬簡不偏本於無意好惡微偏人卽得以名之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知道者有之好學者難得如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與夫曾子諸賢不可謂無日至月至至於三月不違非顏子不能顏子縱有怒過怒不遷而旋止過不貳而旋釋意念微動便自寢息他人豈無志於學者往往不能旋止旋釋怒過以暴露而不可掩乃徐救之或自以爲小過無傷於義姑縱而遲之此皆怠惰之故雖已至於道者猶有此病則聖人謂獨顏子一人好學他人不與信乎他人不可得而與也此病惟曾閔諸公知之未至於道者亦不知

怒已動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遷過已作於心矣顏子何爲而能不貳以顏子之心本無怒動乃有怒顏子之心本無過動乃有過今顏子既知其動而改矣則復不動如故不動則尙不知心之爲心孰爲怒孰爲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無際蕩蕩無涯融融無止是中安得有怒與過也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顏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爲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眾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

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
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木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
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顏子之勤爾孔子學不
厭亦此勤也

子華使於齊孔子不與之粟者君子周急不繼富也冉
子不知此道乃爲其母請粟孔子亦不以其不當與
而固執不可之義蓋冉子來請又生變通之義焉與
之釜釜六斗四升亦兼示不當與之義冉子又不悟
而請益孔子亦不執不與之義又益之以庾庾十六

聖湖遺書

卷十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斗既不深絕冉子之請又兼明不當與之義此與堯
試鯨同道雖明知鯨方命圮族不可用以僉岳竝薦
諭之不從而姑從眾於戲此堯之所以如天孔子所
以亦如天也冉子擅與粟五秉孔子亦不怒惟曰君
子周急不繼富亦略明大旨而已於戲孔子真如天
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
然不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

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爲人自起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爲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足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惟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

見訓語

學道安得有力足不足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冉有乃自畫

汲古問學者用力果有不足處否先生曰學道安得有力不足足與不足是人心自爲之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故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汲古問用力於仁又如何先生曰用力於仁無思無爲精明純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

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信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

慈湖遺書 卷十

聖七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見訓詁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此直非剛直不溫和中之謂乃直正之直子又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又曰苟違此道民叛如歸人惟覩不直而生者滿天下

故翫忽以未必然而妄言妄行者多略不思聖人曰
此乃幸免爾其不免者皆不直也聖言無不驗天下
後世當深思幸免警告切至之旨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
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
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
子謂知及之好如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
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
言其怠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

慈湖遺書 卷十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

互見訓語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而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何也蓋孔子之言非謂中
人以下不可以爲堯舜但其氣質昏甚難以語上不
可云者難之之辭也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亦非
謂其斷不可移也特甚言下愚之不可告語不肯爲
善亦猶上知之不肯爲不善故曰不移然又曰性相
近習相遠孟子亦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耳孔子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然則

所謂中人以下者自昏自迷耳一日內明忽開方悟
吾性本與聖賢同殊不相遠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
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
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之所不可者則記論
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見誨語

慈湖遺書

卷十

聖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一

家記五

論論語下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聖人於此無以形容其妙惟曰知者所樂者水託象以示學者惟覺者自覺夫水流行汨汨不息至虛而無實體至動而非思慮如此解釋亦未足以盡水之妙亦莫能言知者之樂又繼之以動之一辭雖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之者得動中之妙真不可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一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度思學者求道率求之於靜徒觀聖人之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往往離動而求靜愈求愈遠而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性能動者乃得之必也酬應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知者之動矣動卽水水者動中之妙也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汨汨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常不動故惟仁

者可以言靜靜卽山知者之動卽仁者之靜動靜離
不足以言仁知知者得動中之妙豈不堪樂仁者念
慮常靜則氣常和平心火不炎火常濟水故多壽考
腐儒不知道意其必有深義不可作壽考訓釋而妄
引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若老子無此言又當引何
言爲證耶樂五孝反者非爲此音者不知道默而識
之學而不厭乃可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

謂知及之此曰知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
姑指水以明之覲學者觀水而忽覺循循善誘慮其
或未覺又釋之曰動聖人每見學道者率求諸寂靜
止定不悟變化云爲喜怒哀樂之妙故曰動以別知
者所覺之妙又曰知者樂者初言樂水指在於水慮
學者未得其樂茲專言樂明知者常樂知者虛明澄
然死生憂患不足以動或曰用常樂仁者樂山又何
也仁覺也醫家謂肌體無所知覺曰不仁知者亦覺
而不同其仁何也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仁幾

於聖矣知者雖覺虛明而舊習未盡消意念微動卽
差未能全所覺之虛明必至於純明不已而後可以
言仁知者雖得動中之妙雖動而未嘗動雖擾擾而
未嘗擾擾而舊習之氣忽乘隙而至終未得靜中之
妙或有遷動故聖人又取山爲象山之妙不可言卽
水之妙不可言答子張仁者何樂乎山之問曰山者
歸然高至哉聖言妙不容言子張又不領又問高則
何樂爾子不得已而言曰夫山草木植焉禽獸蕃焉
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

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
所以樂乎山也亦猶觀水而曰以其不息徧與諸生
而不爲也卽山雖靜而未嘗無發生之妙用特以仁
則純明知未純明雖大體虛明而未純舜曰惟精惟
一用力於仁也孔子發憤忘食用力於仁也用非思
非爲之力故未見力不足知者樂則仁者之樂不言
可知仁者壽以無思無爲之妙純一無間故至和保
育多壽考焉顏子之天命也天下事皆不可以一概
論然壽與天亦一也

先生曰子曰知者樂水汝以爲何如汲古對云知之運動猶水之周流先生曰孔子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取水以喻惟學者自覺夫水雖流行汨汨不息而所謂水者本至虛而無思慮汲古問如此則何謂知者動先生曰孔子能言其動亦不能言其所以動使可訓釋則不足以爲動矣知者得動中之妙眞不可度思學者求道千人萬人率求之虛靜多溺於沈寂不知日用應酬萬變無非妙用必能極天下之至動而實未嘗動者始可言知汲古又問以至動而未嘗動言知則必靜矣未曉仁者靜又何如先生曰離動而求靜則愈求愈遠不知聖人未嘗溺於靜惟動者乃得之必也應酬萬務擾擾膠膠而未始不寂然不可以心知意度者庶幾乎可以言仁之靜必能動而後能靜必樂水而後可以進於樂山山亦非專於靜而已草木生焉水泉發焉寶藏興焉未嘗無用而常靜焉知者雖得動中之妙而未能常明常覺事物汨之間有轉移未能如仁者之常覺常明不動故惟仁者可以言靜靜卽山知者之動卽仁者之靜

動靜離不足以言仁知汲古又問古註讀作知者樂

五孝 水今先生讀作樂音落水何義先生曰樂五孝是

有意樂音落是自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聖賢氣象大略相類宰我之問孔子之答在今時風俗必且大笑以爲愚人不通曉之甚也特以孔子宰我爲是言故不起謂使言不出於孔子必付一笑置之不足復道之域吁無惑乎今人之不如古也木訥

蘇湖遺書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近仁巧言鮮仁豈今時風俗所知哉互見誨語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讀書爲學者文也三百三千者禮也或者以禮爲理非的也禮固理之不可易者而必易以理爲禮則不可也蓋因小戴記有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故近世學者多以理釋禮舍禮而言理以三百三千之眾多疑其不可以爲約也故必歸之於理不知夫三百三千條目雖多爲禮則一三百三千非自外至皆由人心以生者也尊尊卑卑升降揖遜周旋禘襲皆循

吾心之所安加一毫不可也損一毫不可也一而已矣不必舍三百三千而言也卽禮而未嘗不約也卽其至繁而未嘗不至簡也小戴記有曰禮自外作者非知禮之言也博學之初多識前言往行不勝其多故曰博猶未得返約之本至於禮則一貫矣約矣惟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胸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則豁焉無所依憑故必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此曰博文約禮正謂三百三千之禮豈不易簡豈不中庸豈非天下之至理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六十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若必舍禮而言理乃不知理

見訓語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中庸之德本無可言至矣之名生於民鮮使聖人不因民鮮之久則亦無至矣之歎然則何以爲之中庸之德曰聖人極力形容惟有至矣一語雖欲言之又惡得而言之然聖人名之曰中庸者中言其不必求之過庸言其不必離乎日用之常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至哉斯言儼然有道者之情狀也有道者無思無慮一無所以爲

故其居世不得已而後動故多述而不作古人有道
我與之同故深信深好之不知道者不足以與此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舜告禹曰無
稽之言勿聽稽者稽於古也傳說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康誥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
民又曰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召誥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周官曰唐虞稽古唯大聖大賢信古好古述而
不作古典古則經幾聖人皆述而不敢作故老彭如
此孔子亦如此其作聰明亂舊章者皆昏愚自取凶

禍之徒也

見訓語

卷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默而
識之覺也不可思不可言也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易繫上傳曰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學而不
厭即默而成之孔子亦謂用力於仁又曰時習舜曰
惟精惟一學也以此誨人而在我實無所有默識知
及之也學不厭仁能守之也文王不識不知即帝則
即學也有毫髮焉即爲放逸爲意爲我

見訓語

孔子言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言無所有也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而已何有於我哉言我何所有也羣弟子皆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他日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謂至明白矣而學者不悟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則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人有德而不脩則偏則虧學未能時時而習或時習而未說其間氣質不同所見不同孔子答門人之問每每不同學之不可不講如此子與顏子言終日退而省之知其已發發覺也講之足以啟覺又如此至於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孔子之告語所不及惟憂焉憂其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旅泰山又實佐季氏伐顓臾而僞曰不欲千載之下此辱不可洗滌

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吾不復夢見周公或謂聖人歎道不行故託夢爲辭非果夢也此說是否先生曰孔子方強

壯可行道之時屢夢見周公必有神交之祥孔子不言爾一日忽曰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以衰老道不可行故不復夢見孔子之心澄明如太虛既與天通又與古聖神通故夢隨時而見

見誨語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孔子當日啟誨門弟子之時其詳必不如此記錄者欲嚴其辭而浸失聖人之旨也然而聖言之大旨終在孔子之本旨非並列而爲四條也敘事先後淺深云爾通三才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道而高明地以此道而博厚日月

卷十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此道而照臨四時以此道而變通人物以此道而散殊於天地之間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學者舍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謂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奚俟他求既昏既妄則不可不志於此故曰

志於道學者孰不知志於道求者紛紛得者千萬無
一二求道於外心不內覺道非在我心非我有德者
得道之名道非有物初無實體之可得謂之得者姑
以別夫昏不知者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
曰仁人心也所謂入則孝出則弟者此心也所謂忠
恕者此心也所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此心也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孟子謂之良
知良能誠非作爲之所到意態微起卽入智故孟子
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孟子非不諄諄而天
下學者終不領會求性於意慮而自不省也用心於
心外而放逸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不習卽孔子之
無知也卽文王之不識不知也直而不思直而不習
是爲實得非疑似意度恍惚不實之謂也故曰據故
直心而行謂之德字從直心微起意焉則支離則曲
矣有德者雖實有道而或不能常覺常明或轉移於
事物雖能旋覺其未覺也猶爲不仁仁覺也覺非思
爲故易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草木之實曰仁无以明无思无爲感而遂通之

妙此古聖之寓教也草木無思爲而自發生孔子曰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德卽知知與仁
一也皆覺也惟常覺而後可以言仁仁非思爲之謂
一而非二依猶據也非仁在彼而我依之也一也亦
猶何莫由斯道也非謂我與道爲二也達其旨可也
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亦非道外之物雖非學者所當
急而非學者所當棄高明之士儻以爲末務而棄之
亦非道之全故卒曰游於藝是謂彝倫攸敘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蓋本旨次第大

略記者誤條列而爲四士志於道而罕覺惟覺始知
道在我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道心爲惑舜曰
道心明心卽道忽覺心明無所不通確信無疑實有
所據非疑似恍惚故曰據非謂德在彼而我據之也
雖已得道而未精純或不能不動於舊習或因事物
意微動卽謂不仁故依於仁亦非仁在彼而我依之
也亦猶德曰據云爾不然亦豈記錄之差耶

見訓詁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
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之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

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爾天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天下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前輩以爲用之則彌滿六合斂之則不盈方寸正不必如此穿鑿如前輩所云乃賢不肖所共有夫子何得

卷十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我與顏子獨有此此只合作平常解釋卻是聖人之事大凡意在於行必不能藏如子路冉有不能正季氏之妄僭而不知止意在於藏者必不能行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知止而不知動至如柳下惠三黜而不已與閔子騫汶上之辭之類皆未能至於意必消盡固我都忘此心和平毫髮不動者也然則聖人謂惟我與回也有是夫信乎非諸子之所及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謂絃歌音樂之爲道也子曰成於
樂記曰禮樂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又曰樂者天地
之和也常情莫曉樂之爲道也尤其莫曉聞韶而三
月不知肉味也司馬遷莫曉故於三月上加學之二
字遷於道無覺尙何望其純明後學皆遷之徒故或
從其說或疑三月爲音字之訛某初亦疑之後知孔
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初勇進敏
修至於不知老之將至則和樂融融何思何慮無始
無終太虛不足以擬天地自然默同言之不可推之
莫窮加以韶音之至和妙合感通三月不知肉味聖
心變化豈比於橫目之遇蒙縱於道或覺終日虛明
澄然無始無終之日至尙不逮彌月虛明澄然無始
無終之月至亦不逮三月虛明澄然無始無終如顏
子之不違仁仁非思非爲孔子雖曰若聖與仁則吾
豈敢謙恭則然而其不知老之將至況耳順從心所
欲不踰矩之妙愈不可思不可稱贊而或妄議其無
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之事坐井觀天多見其不知量

也見訓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虛明變化動靜一窮達一死生一其樂不可言不可思

見訓語

聖人五十以學易而後始可無大過是猶未免小過也而學者小有得遽曰吾無過聖如伯夷伊尹柳下惠而猶過於清過於任過於和而況未至三子者乎仕止久速無毫髮差可否唯諾無一語失俯仰屈信無錙銖弗當而後可以謂之無過易之爲書正所以開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物成務惟變所適委曲周盡者也此聖人晚年所到如其本則自十五志學時已洞白於胸中至三十時已堅固不可搖動矣蓋未得道者以得道爲難而已得道者又以盡道爲難也

汲古問易卽己也孔子何以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必待五十而學易其義如何先生曰易者千變萬化無一不中節聖人學而時習日就月將蒙以養正至於五十則漸入耳順純一無間故聖人謂可以無大過至七十而不踰矩此是五十

學易之效 見海語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者文雅之謂雅言謂非俗語鄉音乃雅正之音也聖人於平居無事不必修敬故只常言至談詩書與執禮之時則乃爲雅正之音非聖人之改其常也聖人之心卽天道自天道中流出自有如此變態非不知道者所能知也

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

卷十一

五十四

約圖刊本

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使可得而知則離於思慮不離於思慮則有起必有止思慮起則知之止則不得而知也此知尙不能爲一日之久而況於終身之久耶當知夫發憤忘食非用人力樂以忘憂乃有天樂人心可知道心不可知人樂有盡天樂無盡可知者有久暫不可知者前無端緒後無終止喜如

此怒亦如此哀如此樂亦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千歲亦如此無思慮亦無不思慮融融悠悠是豈爲生而存死而亡生與死尙不能入而況於老幼耶不知老之將至夫子尙自不知後人豈得而知夫子所得而知者以吾一心存焉耳吾心所得而知者以吾之心卽夫子之心也以古今無二心也文王之不識不知顏子之如愚子思之無聲無臭孟子之聖不可知一轍也以古今不容有二心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十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言雖不矜而實天下皆無及子曰有顏子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誰能發憤至於忘食發憤忘食己未知覺又誰能樂以忘憂孔門之日月至者三月不違仁者舞雩詠歸者能樂以忘憂矣而曾皙擁曾子幾於死無發憤忘食之學顏子短折餘無好學日月至者虛明澄然而精一純明至於不知老之至惟夫子而已矣比一二十年以來開明者何其多也日月至者相與切磨以發憤忘

食惟精惟一以無負先聖所以垂教所望於後學之
旨 見訓語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惟言憤不言所憤而爲之者何事惟言樂不言所樂者何意惟繼曰不知老之將至嗚呼至矣使憤而爲之者其事可言則無以爲孔子使所樂者其意可言則無以爲孔子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門弟子往往多以孔子爲有知故孔子語之曰吾無知人心卽道

是謂道心無體無方清明靜一其變化云爲雖有萬不同如水鏡之畢照萬物而非動也如日月之溥照萬物而非爲也世名之曰心而非實有可執可指之物也言其無所不通而託喻於道謂如道路之四通人所共由而非有可執可指之物也憤者憤己德之未純而憤融融純非思非爲也故忘食此惟親履者自知之此無思無爲之妙固無始終無今古則固不知老之至也嗚呼至矣子又曰我學不厭者此也又曰用力於仁者此也仁者道心常覺常明之稱常

覺常明者常不昏而已非思也

見訓語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孔子雖如此言亦不能言其無隱之狀不能言其無行不與之物予幼讀論語常病聖人不明以告人自予微省始悟古聖賢亦止可如此告人如此告人已詳矣若復加諸言則反失之矣聖人言止於此他日猶曰予欲無言而況欲詳說其所以然乎君子胸中空洞誠無所以然之故味者出入乎意必固我之中不能暫離故疑聖賢言之不詳

卷十一

卷十一

十八四明叢書

絢園刊本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汝以爲如何汲古對曰道在聖人何隱之有視聽言動無非教也如子曰予欲無言于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謂天雖不言初無所隱又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先生曰是

見誨語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爲當達其旨此爲卽聖人之學卽無

時不習之爲卽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卽哀樂相生正
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卽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卽
一以貫之 見訓語

動容貌何爲便能遠暴慢正顏色何爲便能使人信出
辭氣何爲便能遠鄙倍此固有精神之妙行乎其間
我亦不知他亦不知一動容貌而人自敬一正顏色
而人自信一出辭氣而自無不服此上帝所以降衷
於我天以是覆地以是載人以是生者在人謂之心

是心有慈有愛有恭有敬有忠有信有剛大有高明
有博厚有神聖有武文窮天下萬世之思慮集天下
萬世之名稱不足以盡此心之形容而是心人皆有
之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則有如此妙用遠暴慢近
信遠鄙倍豈止於此而已可以通於神明光于四海
無所不通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嗚呼至哉
非曾子安知此百聖所傳惟此一心曾子傳之子思
子思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心我心也爲則
成外物也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可謂直

而無隱而學者不省也又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又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非心而何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卽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紛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曾子旣明知此矣何不明告人曰此心而已蓋道雖不離此心而徑告之則往往未必自悟未必自信不如發其端形容其似而使人自得也然亦有純實之士與夫明智之士亦可以徑告彼亦徑領不復疑貳故孟子憫思祕之未剖一舉而告人曰仁人心也信孟子者不可謂無其人而復有疑者往往而是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惟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卽是道卽是吾心雖眾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

略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尙乎豪與孔門氣象冰炭
矣孔子溫良恭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

汲古問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或以此爲學者治
身之序又以爲成人材之道其言孰是先生曰詩者
正心之所發正心卽道心三百篇皆思無邪誦之則
善心興起由此心而行自有倫理卽禮然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惟聖人一一中節學者道心方興其言其
行未能一一中禮或語默動止未知所據依學禮則
有所據依而立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樂者和也至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於全成則和樂融暢何思何爲夫子之武城聞弦歌
之聲有牛刀之笑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
言是也前言戲之爾成於樂之旨於是益明於樂爲
道也

見誨語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
有才智者往往有驕病自視以爲一世不如我故有
驕意自尊自大自珍其所懷有吝惜不予之意故曰
吝然驕吝皆私意非君子之道聖人所以成就後學

如此其周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
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好禮者往往過於執從眾者往
往過於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聖人則都無
一從一違皆天道當如此非聖人如此也聖人之心
卽天道其體本如此非勉而進此也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爲甚
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叩之以
一二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尙無以爲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答羣弟子之問益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
耳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
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爲有
知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
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
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智識耳不過事物耳而
聖人之道乃非智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
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

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卻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卽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卽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知羣弟子以我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胸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

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

見訓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卽不言不言卽言知卽不知不知卽知

見誨語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

慈湖遺書卷十一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胸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酬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烏虜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時運而往自生至

死流逝如川之急常情戀景著物多不悟時運如此
之迹故不勇於道學聖人斯言所以警誨學者深矣
鄉黨一篇皆夫子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
明人惟覩其變色屏氣勃如躩如禮節紛然而不知
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互見訓語

汲古問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以自德行而上爲孔子言也德行而下
則門人之所記也如何先生曰晦翁集註弟子因孔

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某因其書字不書
名此非孔子之言然分爲四科又害道孔子曰心之
精神是爲聖孟子亦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書德行
則善而謂宰我子貢止於言語冉有季路止於政事
子游子夏止於文學則害道子夏雖爲小人儒使西
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以言不稱師而曾子責之然
孔子於子夏未嘗棄絕忠告無隱況餘子雖不及顏
閔而精神之聖蓋人之所同奚可止科之以言語或
政事或文學乎大不可吁以孔門而知道者如此之

寡無惑乎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彊曾子而曾子不可也一貫之妙知之者有幾

汲古問夫子答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及宰我問鬼神之名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此聖人之言也而先儒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也又云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又以心無死生幾於釋氏輪迴之說如何先生曰人鬼生死實一非強一蓋人道之大通三才貫萬古分而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之有氣有魄合而言之也魂氣輕清其死也復於天體魄則降而復於土天地之分也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中庸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天者吾之清明非特吾之魂氣歸於天而已地者吾之博厚非特吾之體魄復於地而已人心廣大虛明變化萬狀不出於中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豈特聖人如此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爾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

生焉知死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弊于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地皆有此天天地之精妙名之曰鬼神如曰祖曰考者聖人使民知祖考之精神終不泯滅遂制爲祭祀之禮築宮室以爲廟設宗祧以序遠邇親疏順人心親愛等殺所以教民復古復始追思祖考不忘其所由生也皆由乎人之本心之孝而又使

之報以二禮早朝祭事有燔燎羶蕭光見焉此以報氣氣神也此教民反始所以通祖考之神也至於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挾甒齊酒加以鬱鬯臭陰所達此以報魄魄鬼也又教民相愛以通祖考之魄也上下用情孝事其親鬼神台一生死無二豈不甚明人自以爲二爾故曰復古復始追思祖考而不忘其所由生是以致敬發情竭力從事不惟行吾道心之孝而亦以教民也學者當以聖言自信毋以異說惑惑汲古承先生之誨乃知人心與天地鬼神之心

通一無二雖云賢愚有異而此心初無少異惟知者由之則清明在躬愚者失之則昏蔽不反如釋氏自云能覺於禮教則不知矣先生曰釋徒多昏蔽誤讀梵網戒經不禮拜君王父母大悖逆大壞人心大敗

風俗

互見誨語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眾人皆謂過愈於不及聖人獨謂過猶不及開明天道於是爲切人心卽道是謂道心特以或加之意而過之或畏情退縮而不及之

卷十一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使子夏無畏懼之心則子夏之道心無恙也使子張不於心外而加意焉則子張之道心無恙也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亦過猶不及之意道心人所自有本不必更求或於其中生進意或於其中生退意進者去其進意退者去其退意則道心無恙矣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觀聖人此問誰則無他日欲有所爲之志曾皙獨無子路率爾而對有華再承師問而對及皙再承師問

方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亦無所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嗇於是不可自己乃徐而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數語者乃適然暫語非中懷本說悠然澹然無所止倚卽文王之不識不知卽夫子之不知老至故夫子曰吾與點也

互見訓語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哉克己復禮之訓乎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罕有知其解者

經湖遺書

卷十一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其解者大道在我矣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孔子克己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克爲勝而未必孔子本旨果爾也以顏子粹然之質加以履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俟於克而勝之也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且一己字無二義也大哉已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已本無過本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

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
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即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
鑽仰欲從末由尙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
易至簡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
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
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復何所爲是己尙足以範圍天
地則天下安有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明仁道之
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
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蓋曰不過禮而已矣無他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云云孔子所與顏子終
日之言惜乎其不記顏子聰睿靜止聞卽領會無疑
可問故如愚孔子省察其私見其有啟發之狀與未
與言之前不同此顏子之始覺也是謂知及之至是
又問仁守之道夫子告以能克己復禮則仁禮者道
心之發見於文爲之名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吾心
所自有以動乎意而放逸始失之今復我本有之禮
無一點私意則孔子所謂心之精神是謂聖虛明無

際萬善具足謂之天下歸仁不爲過儻如諸儒謂克去已私則爲仁由己又非己私況已敗發洞覺虛明無我本無己私可克仁守之道蒙養而已非禮勿視聽言動初不必求諸外孔子發憤忘食蓋用非思非爲不識不知之力此惟覺者自知顏子自知此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旨卽精神謂聖之心左氏謂楚靈王不能自克繼以克已復禮之言爲證是訓克爲勝恐非孔子本旨 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克已復禮爲仁曉得否汲古對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克謂克盡己私天理渾全所以爲仁所曉者止如此先生曰克有二訓能也勝也左氏謂楚靈王不自克繼以孔子克已復禮之言爲證是謂屢空之學雖未能至於無過過亦微矣何待於克而勝之詩書所載多以克爲能況此孔子又繼曰爲仁由己殊無克勝其己之意大哉已乎由孔子而來至於今千餘歲知其解者鮮矣已本無過與天地爲一亦能範圍天地亦能發育萬物不獨聖人有此夫人皆然堯舜與人同爾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

也道在我矣何假他求我卽道矣何必復求顏子勞於鑽仰欲從末由尙疑道之在彼孔子於是教之以至易至約之道曰能己復禮則爲仁矣禮亦非己外之物禮者我之所自有凡禮之所有皆我心之所安復我本有之禮斯已矣夫何所復爲自是己尙足以範圍天地則天下安得不歸吾仁再言由己所以再明仁道之在我顏子於是雖領會猶疑其復有條目之事孔子又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曰不過禮而已無他事也先生又曰顏

子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此時猶未覺及問仁與請問其目此時方覺故曰請事斯語

見誨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明卽遠遠卽明孔子知子張未必喻明之道故又曰遠夫道本無近遠惟人苟徇淺近日用逐逐不知廣大故曰遠然而學者求道於遠不悟其不出乎此心故又曰不遠誠內省此心之無體無方無限量則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何思何慮澄

然而靜自無所不照矣故曰遠即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不可而猶不止亦忠愛矣而失於過是謂私欲故聖人止之

見訓語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至哉聖言此三條豈樊遲之所獨宜誠萬世學者之要路人心即道不必雕琢特有以害之故聖人之訓惟治其害人心者居處不恭則放逸而此心失矣執事不敬則放逸而此心失矣日用萬變無非執事常敬則雖動而常靜與人不忠則變而為詐為不直而此心失矣放逸之門無出此三者窒此三門則道心自無恙矣

見訓語

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人道大矣與天地並名之曰三才非得道者不能而孔子止云爾者正以明夫道者道路物皆由之無所不通之義本無實體人性即道惟意起蔽興故智不明故不能無欲故懼而無勇故陷於孤靜而無藝故禮樂不備誠兼此

數者非道而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道誠非眾人之所能知亦非眾賢所能知往往子貢聞聖人莫我知也之歎又疑其不無悼道之不行殆有怨天尤人之微情也故孔子首釋其不然人惟觀孔子好古敏求發憤忘食終夜以思是殆下學耳爰覩所謂上達者又見夫子在鄉黨則恂恂似不能言在朝君在則踧踖如使擯則色勃如足踴如入公門鞠躬

如不容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執圭如不勝盛饌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是安觀所謂何思何慮寂然不動者禁爾之笑前言之戲如常人耳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見南子從佛肸不說驂於門人而說驂於舊館故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子路以爲迂甚者陳子禽疑仲尼不賢於子貢叔孫武叔至於見毀而微生畝以爲栖栖晨門荷蕢荷篠接輿沮溺咸致譏貶是誠有所不可曉者然則所謂孔子者果何如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自孔子猶不

能以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孔子之欲啟告門弟子亦勤矣惟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已也終不能詳言無行不與之實自孔門諸賢猶疑其師爲隱而況於門外之人乎夫可以知則可以言孔子旣不能知則亦安能自言所得而言者特其近似耳子思曰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知四時之錯行則知孔子矣知日月之代明則知孔子矣知天地之猶有愆陽伏陰日月薄食而星隕則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知孔子之過差矣此猶可以類而知者猶不足以見聖人之全其不可以類而知者如孔子告子夏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人皆以哀樂相生爲可見可聞而孔子乃以爲不可見不可聞此固眾人之所莫曉而明者以爲固然初無可疑此非詁訓之所及也或者求其義不可得則又曰是言其相生之妙耳意不在哀樂也吁彼以同異虛實揣度之見見聖人是何異指白曰黑謂青曰丹也孔子又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所教之旨則知孔子矣子
擊磬於衛荷蕢者以爲有心警者固無與乎文章之
觀也子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終不言水之說孔子
豈有隱而不詳言之哉欲致其辭不可得也孟子以
爲取其有本善矣而非聖人之旨也知水則知磬矣
則知孔子矣孔子知則自知矣

見訓語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慈湖遺稿卷十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所見者何物也忠信篤敬
也是物不屬思慮純實混融無始無終曾子謂之皜
皜舜謂之精一子思謂之誠則形形則著皆不過忠
敬而已矣忠信不妄語而已不爲欺而已無他奇也
篤敬亦猶是也不放逸而已矣不慢易而已矣無他
奇也中庸而已矣動乎意而支離則失其忠信失其
篤敬矣失其皜皜精一者矣

見訓語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此言學者之序義以爲質則已私不存洞然無

我全體爲義而行之有重輕進退之節是爲禮至於孫以出之則純熟和順矣至於一出於誠心無有他而自合乎義自中乎禮自孫出而順是謂成孔子又嘗語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者卽忠信也孔子曰主忠信明忠信之爲主本也誠信無說之可言無義之可尋誠信而已矣此之謂道心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非病其無名病其無實也有實則有名其上曰君子病無能焉下曰君子求諸

已

慈湖遺書 卷十一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而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日日月月之代明而天地無思無爲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

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爲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靜言不可以虛實言然則何以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

聖門講學每在於仁聖人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曰力行近乎仁以此知仁非徒知不行之謂吾目視耳聽鼻臭口嘗手執足運無非大道之用而有一私意焉隔之不覺不知謂之不仁可也然則仁者謂已常覺之非徒知而已聖人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徒知而已也又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非徒知而足也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必於好惡間驗之非知者所能也又

曰觀過斯知仁矣必無過而後謂之仁過失未盡去未可謂之仁也答顏子之問以克己復禮答仲弓之問以敬與恕答司馬牛之問以訥其言答子張之問以能行五者答樊遲之問以愛人又答以居處恭執事故與人忠無非卽實履以語學者達之者本末貫通渾然天成卽孝弟忠信卽無聲無臭之妙卽戒謹恐懼卽不識不知之則卽人倫日用卽惟精惟一之極未達者循循慎謹業業恭愿不失爲寡過之士必無異端猖狂妄行爲小人之無忌憚是故儒者不可不以仁爲己任用力於仁聖人深志三月不違亞聖之仁日月至焉諸子之仁惟仁者爲能靜知者雖得乎動之妙終不及也惟仁者乃能壽爲其念慮閒靜氣凝而意平長年之道也此固非徒知者所能到學而不仁非儒者也

自古知道者寡故先儒誤釋孔子知及之一章以爲創業以知守成以仁況乎易繫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秦二世而亡正應夫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之說嗚呼痛哉是無惑乎自秦漢而

下治日少亂日多也下繫之言雖非子曰猶未至於甚悖也曰大寶者謂位可以行道孔子不得位道不可得而行故云而先儒用以證仁守之則大乖矣自秦漢以來號英傑豪雄者率以權譎攘奪土地視殺人如刈菑營坑降不知其幾千萬往往以此爲知及故肆行而無忌烏虜痛哉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知道之謂知不知道何足謂之知而醫家者流謂四體不仁曰無所知覺者蓋知者雖覺而舊習未能頓釋必純明無間所覺無虧而後曰仁顏子三月不

違仁者三月澄然非思非爲照用無方純明無間也三月之外不無微違不遠卽復孔子發憤忘食爲之不厭猶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某之行年二十有八也居大學之循理齋首秋初夜燕坐於牀奉先大夫之訓俾時復反觀某方反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曰天曰地曰山川草木曰彼曰此某皆名爾方信範圍天地非空言發育萬物非空言惟舊習未易釋後因承象山陸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某澄然清明安得有過動乎

意始有過自此雖有改過之效而又起此心與外物
爲二見一日因觀外書有未解而心動又觀而又動
愈觀愈動掩書夜寢心愈寤終不寐度至丁夜忽有
如黑幕自上而下而所謂寤者掃迹絕影流汗霑濡
泰然旦而寤視外物無二見矣亦有小人而覺者但
不改過是爲無忌憚之中庸是謂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爲無

慈湖遺書 卷十一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忌憚之中庸 見訓語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明聽
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聰色患不濫惡得而無思
貌患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
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
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
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
罔不必思而思則贅不可罔亦不可贅初學之思卽
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卽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

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
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
幾死何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
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
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
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
無言即言此非桎束於形體沈溺於文義膠執於意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者所能知也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
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

見訓語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眾
人無知安能自至於道惟遭親喪乃能自致何以明
之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因物有遷始動始放始昏始
亂初遭親喪哀痛由中全體真實全無計度全不顧
利害全無其他念慮純然道心但人自不覺爾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

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爲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於禮也知約於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卽今所居何位何所飲食所衣服其貧富其死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小人以爲亦有以無道爲之而得者非命也不知夫所得者亦命也不以無道爲之亦得徒以無道而致後禍故君子亦無所作爲惟循道而行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語其默其進其退視聽動止無非禮不知禮則茫乎無據無以立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知言不可強明者自知不明者自不知何由而明人心未嘗不明

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謂之聖則聰明睿知不假外求惟以動意而昏始失其明無我則明矣孔子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水鑑水鑑無意無我故無所不照之 見訓語

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論語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夫論語乃有子之徒所集有子尙不爲曾子所可而況其徒乎首篇載有子之言爲多次載曾子之言亦略使顏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記集必專記孔子之言必不失本真今記集者見識乃出有子之下則何以知聖言之本旨所幸大聖之言雖紀錄有差大體猶在孔子每每止絕學者之意每每止絕學者之必止絕學者之固止絕學者之我縱不能盡記或每事記其二三則猶可以明示後世其餘至言當亦備記如今孔子閒居一篇燕居一篇禮運一篇及所與子思言心之精神是謂聖及魯公曰是非吾言也吾一聞於師也孔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耶子曰道也能詳記如此則一

以質之之道豈不大彰明也哉今魯論又有異於古論者四百餘字則不能無差明矣況爲文簡短多失當日語話本真故後學不克遽明眾說紛亂有子子夏之徒之言害道多矣雖有善言惟當存之卷末不可著之前篇有問答乃可因聖言而錄

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首篇首記有子之言又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尙爲曾子所不可而况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雖差亦可默會

見訓語

於首見識又不逮有子矣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

慈湖遺書 卷十一

學古四照叢書

約園四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家記六

論孝經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夫天之不可以俄而度如彼地之不可俄而測又如彼而民何以則之謂民則不惟聖賢凡民皆在其中然則凡民何以則之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則之也是天地之經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是則

慈湖遺書 卷十二

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也是天地之經也自膝下嬉嬉皆知愛其親愛其親之心曰孝是愛其親之心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而無原執之而無體用之而不可既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洞焉通焉廣大而無際天之所以健行而不息者乃吾之健行也地之所以博載而化生者乃吾之化生也日月之所以明者乃吾之明也四時之所以代謝者乃吾之代謝也萬物之所以散殊於天地之間者乃吾之散殊也吾道一以貫之果吾之所自有也人皆有之而自省自信者寡也志曰聖人之道

發育萬物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敬兄卽愛親之
心也壯而事君無不知忠於君忠於君之心卽事親
之心也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及其臨民博施之心又
不期於生而自生卽愛其親之心也此無二心也無
二道也汎焉應酬縱焉交錯愛敬互興哀喜怒樂無
二心也無二道也仁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
之禮樂此謂之樂知此謂之知古人以禮言之故曰
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

列而爲鬼神又以哀樂言之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
又曰無聲之樂曰聞四方此卽天之經也此卽地之
義也謂民之則之非則乎彼也昏昏者滿天下不可
不以漸通也漸以通之庶乎其視聽也明目不可見
傾耳不可聞所以告子夏非以告眾人也孔子曰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
教也孔子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
生無非教也某亦曰無非教也不敢惡於人者此也

不敢慢於人者此也在上不驕者此也制節謹度者此也不敢服非先王之法服者此也不敢道非法之言者此也不敢行非法之行者此也愛於母敬於君而兼敬愛於父者此也因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者此也是三才之所同也人性之所自有也人性之所自有而爲悖爲亂者動於意而昏也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絕其昏亂之萌也意欲不作清明和融爲愛敬爲博愛爲敬讓爲不敢爲不驕不溢爲德義爲禮樂爲不敢遺小國之臣爲不敢侮鰥

寡爲不敢失於臣妾爲不敢從父之令懼其父得罪於鄉黨州閭爲補君之過爲哭不佞禮無容皆此心之變化一以貫之也不可以爲彼籟此精也曰籟曰精者意也非吾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物似十百千萬其實未嘗十百千萬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此心之神無所不通光明如此由此謂之正學失此謂之僞學而章句陋儒取孔子所與曾子之書妄以己意增益之曰開宗明義章曰天子

章曰諸侯章取混然一貫之旨而分裂之又刊落古文闡門一節破碎大道相與妄論於迷惑之中而不自知此惟心通內明乃克決擇

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此道通明無可疑者人堅執其形牢執其名而意始分裂不一矣意雖不一其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無所不通無所限量是故事親之道卽事君事長之道卽慈幼之道卽應事接物之道卽天地生成之道卽日月四時之道卽鬼神之道

慈湖遺書卷十二

四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六合之間一而已矣曰天曰地曰神曰鬼神其名殊其實同惟同故無不通無所不應自私自蔽始隔始離私去蔽開通應如故見訓語

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人咸以身體

髮膚爲己不知受之於父母孔子於是破其私有之窟宅而復其本心之大公人莫切於己莫愛於己因其愛己而啟之以受之父母則愛出於公因其不肯毀傷而轉曰不敢則公而不私因而不拂聖人循循善誘發明人心本有之道德行之以立其身則身爲公器而不私名揚於後以顯父母則名爲公名而不私夫人之所以失其道者私而已矣以此大公至孝之心而事君無二道也言事君所以明此心之通又引大雅念祖自父母而通之於祖亦明此心之通無

慈湖遺書卷十二

五四明教書

約園刊本

念念也聿語助也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此心虛明

變化至和至順爲孝爲弟爲博愛無一點已私置其中如春風如和氣如簫韶九成之音可言而不可盡烏虜至矣某每誦此章每每樂生亦如春風和氣油然而動於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其親安鬼享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灼知其可致聖人非虛言斯道天地同之四時鬼神從之宜四國順之

見訓語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

慈湖遺書 卷十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順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愛敬父母之心卽天地之心天地之變化孔子循循善誘姑以類言父天母地明猶察也謂曉達也明王之事父母孝異乎未明者之孝未明者之孝雖孝而未通故於事天不明其天事地不明其地不特不明其天地亦不明其父母雖知父母之情意不知父母之正性人惟不自明己之正性

故亦不明父母之正性亦不明天地之性人皆曰我
惟知父母不知天地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
母卽天地人生而執己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
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畔誠不見其有天地之
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父母況能事天地孝
子之心卽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天子祀乎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
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

慈湖遺書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卽天地之變化
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實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
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
神明本無間隔如日月之光光于四海而非思非爲
無所不通引詩爲證所以無思不服者以東西南北
之心同此道心故默感而應也有道則應無道則離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以此道至神無

所不通故也

見訓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二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三

家記七

論大學

言有似是而非似深而淺似精而粗足以深入學者之意其流毒淪肌膚浹骨髓未易遽拔者正以其與學者心術之病同故合夫學者心術之中其潔清無滓濁者寡矣孔子誨仲由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以不知爲知者往往如是蓋其用力之久積學之深自以爲窮高極遠蔑以加此惟無詰焉詰則必

窮否則好已勝而已矣其中心亦豈能洞焉而無少留阻自近世二程尊信大學之書而學者靡然從之伊川固出明道下明道入德矣而尤不能無阻惟不能無阻故無以識是書之疵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判身與心而離之病已露矣猶未著白至於又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噫何其支也孔子無此言顏曾亦無此言孟子亦無此言孔子曰忠信曾子曰忠恕孟子亦曰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已他日又曰仁人心也未嘗於心之外起故作意也又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又曰而勿正心豈於心之外必誠其意誠意之外又欲致知致知之外又欲格物哉取人大中至正之心紛然而鑿之豈不爲毒又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孔子臨事而懼作易者其有憂患好賢樂善何所不可而惡之也是安知夫恐懼好惡憂患乃正性之變化而

未始或動也又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孔子謂心莫知其鄉而此必曰在正云者正意象之凝結孔子所以止絕學者之意者謂是類也又曰在止於至善夫所謂至善卽明德之別稱非有二物而又加止於之意禹曰安女止非外加止於之意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渾然圓貫初無心外作意之態也而大學於是又繼之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大禹之安止文王之敬止豈頑然無用之止哉其見於事親曰孝見於

與子曰慈發於博愛曰仁見於恭曰敬而此曰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何其局而不通也又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又意說也致學於性外積意而爲道異乎子思無入而不自得矣胡不觀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乎箕子之言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論極如箕子誠足以發揮人心之極矣蓋人心卽道作好焉始失其道作惡焉始失其道微作意焉輒偏輒黨始爲非道所以明人心之本善所以明起意之爲害而大學之書則不然曰無所不用其極曰止於至善曰必正其心曰必誠其意反以作意爲善反破人心本有之善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又曰道盛德至德可以言至也道不可以言盛也於道言盛是又積意之所加而非本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吁此膏肓之病也道亦曷嘗有淺深有次第哉淺深次第學者入道自爲是不同耳是人也非

道也學者學道奚必一一皆同而欲以律天下萬世無益於明道而反墜之道無淺深無次第而反裂之人心自直自一自無他願作而起之取而鑿之豈特大學之士不可以是告之雖小學亦不可以是亂之也小學雖未壯其良心固未斲喪也作是書者固將以啟佑後學非欲以亂後學而學者讀之愈積其意愈植其山徑之茅愈喪其正也孔子大聖其啟佑學者當有造化之功而三千之徒猶尙勤聖人諄諄絕四之誨有意態者則絕之曰毋意有必如此必不如此者又絕之曰毋必有固執而不通者絕之曰毋固其胸中隱然有我者存則又絕之曰毋我如是者不勝其眾故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則學者難乎脫是四者自古則然而況後世乎然則無訝乎大學之書盛行於今未聞有指其疵者不可不論也

先生曰某少年不知禮記多非聖人語甚喜大學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覺卻於此章知非知道者所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若以威武

恐懼則不可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如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其不如舜或憂慮國家則何不可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滅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毫髮非禮處故大學無子曰者非聖人之言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道性善心未始不正何用正其心又何用誠其意又何須格物

見誨語

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

慈湖遺書

卷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吁作大學者其學亦陋矣小人情狀如此何足發明慎獨之學哉苟不如此則遂可以爲慎獨乎疏略亦甚矣學道者固如此乎某少時不知大學非聖人語甚喜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章後因有覺卻於此章知其非知道者作夫忿懣則斷不可有至於恐懼特不可屈於威武而恐懼爾或君父震怒而恐懼何不可好樂而好色好貨則不可若好善好學何不可憂患

而爲貧而憂患失而憂則不可若憂道憂國何不可
蓋不知道者率求道於寂靜不知日用交錯無非妙
用覺則於日用應酬交錯間自無非禮處故知大學
非聖人之言益可驗者篇端無子曰二字

論中庸

中庸不偏不倚之謂洪範曰無偏無陂無黨無偏子曰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學者往往以中爲實體而致意
焉則有所倚倚卽偏非中也堯舜允執厥中亦不過
不偏不倚耳意微動則偏倚卽謂不中旣曰中矣而

慈湖遺書 卷十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曰庸何也至哉聖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庸常也中
道初不深遠不過庸常而已而智者自過之愚者又
自不及賢者自過之不肖者又自不及切實言之曰
庸常而已矣又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明其初無奇
也所謂視者是也所謂聽者是也所謂言者是也所
謂動者是也所謂心思者是也其有不思之時不言
不動不視不聽之時亦是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
戶何莫由斯道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人自不
知自不信如終日懷玉而素諸人此喻猶未切也正

猶孩提未辨寒暖終日流汗而曰寒也人日用此道而自不知何以異此及其省也其言常言也其行常行也不必加微意焉不必損微意焉而渾渾融融蕩蕩平平皜皜之妙我所自有雖終日思慮而如不思慮也雖終日云爲而如不云爲也似動而未嘗遷也似靜而未嘗止也是妙也惟覺者自知而不可以語人雖強言之終不可以盡也故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見訓語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慈湖遺書 卷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子未嘗如此分裂子思何爲如此分裂此乃學者自起如此意見吾本心未嘗有此意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豈曰此吾之中也謂此爲中則已發之於意矣非未發也及喜怒哀樂之發也豈曰吾今發而中節也發則卽發中則卽中皆不容私大本達道亦皆學者徐立此名吾心本無此名學者放逸馳騫於心外自起藩籬自起限域孔門惟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分裂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吾心渾然無涯畔

無本末其未發也吾不知其未發其既發也吾不知其既發故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知則失帝則矣事親事君非無知也應物從事非無知也周公仰而思之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無知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油然而生忽然而止生不知所生而是非自明利害自辨止不知所止止無其所止無其事如此而知猶無知也如此而爲猶無爲也子思覺焉而未大通者也其卒章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又分裂之意

也孔子之言則不然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明乎孝卽天之經地之義未嘗分本末也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卽哀樂而發明其至未嘗外哀樂而發明其至也眾人自以爲哀樂之可見可聞也孔子則以爲實不可見不可聞也此惟洞達者知之未至於洞達者終疑也

汲古閣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

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卽非道

見誨語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卽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罔然不自知固爲不及賢智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卽失之過故爲之屢言

慈湖遺書卷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智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羣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

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
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
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智難逃四者惟顏子自知其
受病之所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自知欲從之意去道猶遠
至於三月不違仁則脫此患矣默省寂然不動之妙
何思何慮自清自明何高何堅無勞鑽仰何今何曩
無體無意夫如是故三月如一日莫究厥始莫窮厥
終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

融又如萬象畢見于水鑑之中夫是之謂仁又謂之
道此道可以默識而不可深思可以略言而不可詳
議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爲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
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閒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
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
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告語之所及也雖
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復歎曰道其
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
明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

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爲不思卽不爲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告語之所及

見訓語

先生曰孔子謂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汝以爲何如汲古對曰子路問強未明孔子何以如此答先生曰矯者欲明故罔然無知既知而不學不能行其所知則危矣卽入小人之域書云人心惟危起意爲人心又曰不起意非謂都不理事凡作事只要合理若起私意則不可如事親從兄治家接物若于哭顏淵慟與見其過而內自訟此是云爲變化非起意惟覺者自

慈湖遺書卷十三

十四明敬書

初園刊本

知汲古對曰不起意便是君子坦蕩蕩而無一毫之累若起意則是小人長戚戚而無片時寧一先生曰是

見誨語

或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知也程正叔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何言之淺若此眾人皆能知之子思之分精粗裂本末知者獨得議之正叔不必論矣然而程之篤行亦豈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講學不得

不辨明耳

汲古問中庸云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謂天地至大而有所憾者以祁寒暑雨之失中也君子之道中正不倚是以大而無或過故天下莫能破此說是否先生曰天地未離乎形君子足以範圍之也先生曰程明道謂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誠有此也又謂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此言善

見論語

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至哉聖言破萬世學者心術之蔽可謂切中人心卽道學者自以爲遠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其不知故人以道爲遠則求道於心外不免於有所爲道在我而求諸彼道不俟於爲而求諸爲夫是以愈求愈遠愈爲愈遠萬古之學者其蔽一也舜曰道心明心卽道易曰日用奚俟復求棄心而之外棄道而入意慮慮紛然有作有爲而益昏益妄矣至於昏妄是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終日懷玉而告人以貧終日飲食而

自謂其饑渴也至近而自以爲遠自有而自不認其有夫其所以不自知者昏也所以昏者動乎意也如水焉撓之斯濁矣不動乎意則本清本明之性自不昏矣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而自不亂矣心無質體無限量而天地範圍其中萬物發育其中矣此無俟乎辨析而知之本如此也自覺自信匪思匪爲孔子深惜夫中庸平易之道人皆有之因其爲之是以遠之復戒之曰人不可以爲道深知大患在乎爲道而已執柯伐柯近矣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者終於二

物也爲道如伐柯終不近道然而舊習難於遽消有過不可不改則亦不爲而已乎故孔子於是又曰改而止有過則改如有病則加之藥病去則藥可止人欲已盡則用力可止

見訓語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四

家記八

論孟子

孟子言舜傳說膠鬲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此正說孟子之學而非所以言舜精一之學非傳說厥德脩罔覺之旨也

孟子謂伊尹治亦進亂亦進未當伊尹之心徒以就湯就桀之迹言之爾夫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雖湯再使人聘之未爲之起豈治亦進亂亦進意度哉無非惟義之從爾

孟子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夫人廣大與天地同體惟自乳釋桔束於氣血形骸之中失其本體之大孟子旣明固有之心漸復本體之廣大故蔽漸脫體漸明廣大漸著孟子明見廣大漸著之體無以名言之曰是殆吾氣之浩然者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然而非的也性體本大因蔽而小復因蔽去而大其實復我本有之大耳非體有消長也自人物

言之謂之性曰人物萬化莫不由之而言謂之道自其細縵和育發達言之謂之氣自其萬事各有宜謂之義自其惻隱謂之仁自其恭敬謂之禮曰其誠實謂之忠信其實一物特所從言之異非果有紛紛實殊本不可同之體也鑑中之氣水中之形性中之變化有小有大有消有長有動有靜有實有虛有多有寡有異有同變態萬狀不可勝窮而實一性也一貫也凡是皆人性所自有惟眾人蔽之君子明之其蔽也似無其明也似有非眾人本無也

孟子又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卽善不可言與氣卽道亦不可言配孟子謂游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豈亦自覺其言之未能無疵乎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且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喜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昏迷妄肆顛倒

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動搖也不覺其未始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也此不可不明辨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己孟子此論足以開明人心學者之蔽二智與故而己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莊周則云則知孟子之時智故兩言聯稱通義率以爲常故孟子於此始言故忽繼之以智不患乎人莫之曉千載之下時移事改言語寢差學者罕言智故

慈湖遺書

卷十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莫之曉不知孟子之時以爲常談故者事故智者智慮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爲卽故思卽智學者之蔽非思則爲非智則故言其不出於此卽出於彼其蔽同其受病之源同故學者常言智故不以爲異此二者足以盡天下萬古學者之蔽矣此道坦然不假思索不勞作爲人性自善人性自明人性自具仁義禮智自具萬善何必他求何必更思何必更爲故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而能不
慮而知何假思爲不屬智故天下之言性者則異於
是矣其所言者必有砂焉必用智焉或有石心必有
所欲之謂利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
無思也自仁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
何更以智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
惡其鑿也如衢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於外
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不屬智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而不
離也是以曰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遂通而
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用智智有
邪正有小大有是非故孟子於此致其議至於故之
爲言則斷不可以爲性不必致議天雖高星辰雖遠
苟求其故則雖千歲之日南至北至壽曆者可以坐
測而籌之殊不難惟此乃言性也非故也故不可以
故言之舉天下無逃於智故是以舉天下皆不知性

孟子所以每言必稱堯舜者以天下不知人之性善故率以堯舜爲不可及率墮於智故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通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於物而動

志湖蘊書 卷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心於是始放而之他矣故於是貴於求然人心至於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佚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迫急之患則曰始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於外離乎我而逐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此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不可入其門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欲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

知乍見孺子將入井其怵惕惻隱之心卽吾本心也
不知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
之心也旣不知吾良心本若此坦易或求之則又苦
迫而求之他旣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之勢
也

孟子謂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氣配義與道與
存心養性之說同孔子未嘗有此論惟曰忠信篤敬
參前倚衡未嘗分裂本末未嘗循殊名而失一貫之
實也又惟曰吾有知乎哉而已曰何有於我哉而已

慈湖遺書

卷十四

六十四明讀書

約園刊本

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
聽之不可得而聞也而已曰志氣塞乎天地而已蓋
曰志曰氣曰義曰道曰心曰性曰哀曰樂曰忠信曰
篤敬名殊而實一明者觀之渾然寂然本不可以名
言聖人因人言而隨之言大旨未嘗判裂此惟內明
大通者知之雖小明而未大通猶蔽斯旨噫學者生
而習聞人言如是者謂之志如是者謂之氣如是者
謂之義如是者謂之道如是者謂之性謂之忠信謂
之篤敬謂之喜怒哀樂牢不可解一旦告之未始不

一之說其聽必惑惟自明者自知自信

孔子言志氣塞乎天地志氣亦天下之常言未嘗專指言氣也而孟子則專言乎氣矣孔子言塞乎天地不言曩小而今大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則言曩小而今大曩小而今大者意也氣之實未嘗曩小而今大也孔子曰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神氣風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或曰天地或曰神氣或曰氣志或曰人物一物也一物而殊稱也或曰孝弟亦是物也或曰

慈湖遺書 卷十四

七 四明帶書

約圖刊本

道義亦是物也或曰禮樂亦是物也故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又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範圍天地者此也發育萬物者此也安得曩小而今大也孟子據其所親歷而言惟覩曩之桔束誠覺其小今之開豁誠見其大不知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執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小大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無乃不做乎又

曰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
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此亦不敬聞之孝宗亦
不以爲然

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毫而利天下不爲也此非楊
子本心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人不
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楊非
取爲我惟不取不與各安於無事而已矣亦老子使
民至老不相往來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人皆有道
心皆有愛人利物之心如天地之春乃變化之神用
而老子楊子欲絕滅之是猶未免於意必

先生謂汲古曰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說如何汲古對曰此言人心操
則存在此舍則失之所以出入無定處孟子引此說
以明此心之不可失也先生曰孔子此言蓋謂操持
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寂然無所有忽焉而出如
思念外物外事則遠出直至於千萬里之外或窮九
霄之上或深及九地之下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

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旨未嘗貴操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每每有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

見誨語

汲古問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徹者徹也蓋兼貢助而通用也若謂周制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何以致之先生曰鄭康成謂周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此亦意說初無證驗雖云據詩春秋孟子亦不無疑魯宣十五年初稅

慈湖遺書 卷十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畝言稅民夫自開闢零畝之田爾初不見其爲助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由是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亦不過因詩而意之爾今攷周禮未見其有助法然則所謂雨我公田者殆官有閒田之屬役民以耕者作此詩爾周官化洽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詩有此先公後私之誠心役民歲不過三日互役之以治官田如合方氏尙同天下之數器度量而乃行二法乎況無的然無疑之證大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幽王時詩非侯國之詩

不可以此證侯國之助法

見誦語

論諸子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老子之於道殆入焉而未大通者也動即靜靜即動動靜未始不一貫何以致守爲何以復歸爲

見誦語

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語復混而爲一其上不曠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曰混曰復歸疵病

卷十四

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大露混而爲一不知其本一也復歸於無物不知虛實之本一也老子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未悟古今之一也凡此惟大通者知之信之未大通者終不知終疑也此不可以思慮及也不可以言辭盡也曰有曰無曰動曰靜曰古曰今曰萬曰一名言之不同也昏者則云爾也老子又曰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道體寂然何逝何反學道而未通者自作此意度耳道不如是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動者道也靜者道也有者道也無者道也古者道

也今者道也萬者道也一者道也孔子又曰吾道一以貫之未嘗異動靜有無古今萬一而爲殊也

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夫三才之道一而已矣而老子裂而四之其言法天法道法自然尤爲誣言瑕病尤著以他語驗之老子不可謂無得於道而猶有未盡焉爾

莊周寓言陋語良多仁義蘧廬之論惟觀夫二未觀夫一也亦祖父歸無之學而未大通者也周又曰爲是

慈湖遺書 卷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用而寓諸庸意說也曰不用曰寓皆意也又曰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又意說也未悟有無之一也又曰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是又惡動好靜陷溺之巨病也似廣大而實小也似高明而實卑也又妄謂顏子忘仁義忘禮樂坐忘此乃老莊棄動趨靜之偏蔽而謂顏子亦然其言似高妙而未免於不一足以惑亂學者

見訓語

孔子問禮於老聃恐非莊子所謂老聃者何以明之所言絕不類也豈有與孔子議禮如此之詳而又以禮

爲亂之首也莊子所言老聃皆痛絕仁義

莊子曰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莊周何其
意態之多也孔子曰入孝出弟謹信汎愛未嘗有意
度也莊子鑿空爲有又屈曲其蹊又曰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不如是也以
爲不可奈何者非能安者也非眞知命者也天命之
妙不可以人爲參也曰天曰人非知天者也亦非知
人者也天人一道也隨世而曰天曰人可也吾心實
曰天曰人非也

莊子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又曰不忘其所始又曰以
無爲首是皆意慮之未息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未嘗有周之繁說也而萬世自莫得而闕之莊子又
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又思慮之紛紛也是又樂
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
歌曰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眞以生爲
不反眞其桎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
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旣諄諄言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

自矛盾矣

子思子之書載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
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交雖
不敏竊慕下風師先生之行幸願恤之子思曰公子
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
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
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
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嗚呼是殆非子思之言也夫
道一而已矣君以此使臣臣以此事君公子以此爲
公子士以此爲士一也今異而言之無乃不可乎况
乎明否臧立規檢矜持務外非由中而生者是殆非
子思之言也不然則子思之學陋甚矣何以能作中
庸中庸雖不無瑕病不至如此蔽陋之甚也孟子曰
盡信書不如無書

子思年十六而辱宋大夫樂朔幾不免曾子亦謂其有
傲世主之心老萊子亦言其性大剛而傲不肖然則
子思亦未能無我矣惟未能無我故中庸之書亦不
能無意孔子每戒學者曰毋意又曰毋我

子自微覺而已深疑子思之言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以予所
覺心中初無淺深前後精粗之異而子思異之殊覺
其礙此乃子未覺之日所見既覺則無是見也乃悟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若
孔子之言若合符契而子思又曰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亦覺其未安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不當
言不可不可云者乃以意爲之孔子所以每每戒門
弟子曰毋意爲是類也

自孔子歿而大道不明自曾子歿而道滋不明孟子正
矣而猶疏荀卿勤矣而愈遠董仲舒號漢儒宗而曰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又曰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
故受天之祐嗚呼異乎孔子之言道矣自知道者觀
之惟有嗟憫而自漢以來士大夫學識略同孔子曰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由戶爲喻爾何莫由
斯正實無瑕仲舒支離屈曲不知仁義禮樂乃道之

異名而以具言則離之矣不知仁義禮智信皆人心
所自有不假脩飭皋陶謨慎厥身脩思永脩其永永
不變者仲舒所言脩飭能永乎仲舒曰陛下設誠於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禹曰安女止謂人性本
靜止安之不動而已矣何以設爲文王不識不知何
以設爲孟子道性善又仲舒之所未知也以此事君
乃反汨亂其君本有之德性諸儒雜說蕪論所至如
是能知其非者有幾就有知其非者又不得行其道
於天下而欲望復見三代之治難矣

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吁
佛哉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卽此道之健行清明
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舜誅四凶亦救弊矣初不害
於三聖之一道誣言曲說今學者靡然從之道何由
而明人心何由而復於正

王通之學陋甚其言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
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
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

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通之妄至此殆不足辨惟其羣弟子官達尊稱其師書行於世其言亦足以惑亂學者聖人之道卽天地之道奚特聖人三才一貫也故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鬼神之會又曰人者天地之心而通曰遠則冥諸心是誣聖人也又於心外復求理復求天是自誣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乃說卦之文未嘗繫之子曰則知非孔子之言也曰窮理曰盡性使明者言之辭旨承連自無瑕病而通分裂如此良可笑也通又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杜淹問藏之之說通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通之陋至於此今有司每出題於其書以試舉子又時文習尙順題罕有駁議而通之書依倣聖言竊取其近似而實非也學者多爲所欺故靡然從之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而通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孟子曰仁人心也通之病蔽甚著孔子雖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大略明人之不遠耳欲之爲言亦常言初無深用思慮

之意通不會聖人之旨倣而言之自謂無悖矣不知
冰炭之不同也又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繼道
德而興禮樂者也通乃效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遂妄意仁義爲非道妄意禮樂出於仁
義之下不知仁義禮樂乃道德之異名先王順道而
行非能有所作而次第之也繼善之言大傳不繫之
子曰之下則非孔子之言也通又曰不以霍光諸葛
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霍光陰妻邪謀非忠也
劉備受劉璋賓客之禮而反自奪之亮輔之又立同
姓之婦爲后此何心也霍葛誠有他善可愛可敬而
王通概取之則不可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輔太
宗殺建成元吉亂巢妃亦通此等學術議論有以啟
之也李密問王霸之略通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此論正矣惟餘論則駁滋惑後世不得已致辨

道無窮無方學者自有淺深有不盡昔孔子遇程子於
途與語悅之取其善者爾非盡與孔子同也程子名
本號子華子程子固曰仲尼天也本也何足以望夫
子程子曰我之百骸九竅毛髮膏澤臟腑肝腦吹噓

吸引滋液吐納無非道也斯言善矣其曰上氣曰始
中氣曰元下氣曰玄資於元元資於始始資於初
太貞剖割斯則蔽矣夫太貞者道之異名爾何得言
剖割道一以貫孔子猶欲無言而況於本無可言之
中而強裂初始元玄四者之名其曰孰究其所以來
誰使其所以然未見其疵也而繼曰因其然也意狀
可觀已而又曰然不然也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言雖
似深實積意說又曰吾亦不知所以然也此庶幾矣
猶有所倚也其之齊知齊國大危答景公之問一本

諸道深知非道無以已亂也善矣

列子道壺丘子林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
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壺
丘之言似實而非夫天下氣化物理一貫無二而壺
丘裂而二之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孔子之
言實理也明乎此則壺丘之蔽可觀矣陰陽四時生
化皆不可見不可聞也卽不生不化者也皆非有無

所可言也

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列子雖能御風而行乃清虛之功其於道則未也物物皆全心心皆全列子知異而不知同不知一以貫之之妙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善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於事親則謂之孝見於從兄則謂之弟見於事君則謂之忠見於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於夫婦則謂倡隨居鄉而見於長幼則

慈湖遺書 卷十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爲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一也欽明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大賓則又升降揖遜而爲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心也耶嗟乎學者藩以私情鄙以小智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乎清虛無爲之境吁可傷哉

荀卿子言性惡而自背馳聽訟兩詞不同靜聽久之而

真情自露荀卿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其大略論則曰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夫不能去民之好義則人性之本善驗矣見訓語

先生問汲古曾看老莊之書否汲古對云老莊非聖之書多害道特以聲律爲習不容盡廢因問道體至大何所不該老子四大之說似亦支離先生曰三才無二道老子卻裂而四之如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尤爲誣言意說瑕病尤多以他語驗之不可謂無得於道惟其有蔽故猶有未盡

汲古問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是不知其禮矣而家語乃云夫子聞其通禮樂之原而往師之又云問禮於老聃先生曰聖人無常師師其是不師其非也先生曰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也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所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故記曰今之教者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汲古嘗見張

橫渠云不盡材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其材乃不誤人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由誠哉先生曰是

汲古問先儒謂董仲舒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說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飭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飭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

互見誨語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家記九

汎論學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就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難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錄猶或失真而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空湖遺書 卷十五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

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間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棟宇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誠不宜汎觀必遭誤惑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

易曰正辭爲是故也

見訓語

百聖傳授惟曰一中初疑其庸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
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
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卽道故大舜曰道心本
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吾亦意起
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
庸事親從兄怡愉恭敬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
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无不利曾子
謂之皜皜某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

慈湖遺書 卷十五

一一四明叢書

桐園刊本

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
心所同

學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
之訓 見訓語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
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
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虛度歲月終未造精
一之地日用云爲自謂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
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止不動而實流

行子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
年邁而德不加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
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
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某未離意象覺
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
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靜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
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仁知者雖動而得不
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靜故
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靜子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

慈湖遺書 卷十五

三二四冊 讀書

閱刊本

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
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臆斷之說而後世之士恥於
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略於其
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語

見訓

孔子吹律自知殷後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至哉如日
月自無所不照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此心神明有
甚於日月水鑑

孔子稱子路不恥緼袍之善引詩不伐不求何焉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則其誦久矣豈無以告孔子者子路
既沒門人語及始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於以見聖人
廣大虛靜如天地

程伯淳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
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伯淳
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甚善非知道
者豈能道此然未能見易大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非聖人之言隨世俗流傳而遂信此
亦有此未至

慈湖遺書 卷十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淳謂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此
語亦有未安謂二子得聖人之道誠然然不當謂一
人默識一人篤信信者必默識默識者必信自不當
分裂又不詳攷日月至焉者非得道何以言至所謂
至者必如顏子之不違仁所謂不違仁者必無思無
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動靜一貫方可言仁方可言
至然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亦不止二人而已

伯淳言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斯

言甚善

伯淳言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
惟伯淳而後有此言

伯淳謂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回造化者誠有
此也伯淳名顛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伯淳謂窮神
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又差矣何精何纒何妙何不妙
化卽神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
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

慈湖遺書

卷十五

五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
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
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
曲卽造爲卽不正直卽不忠信所謂復禮復我本有
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

正叔又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異
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
籬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聖人坦夷之道

孟子謂徐行後長卽堯舜之道以羊易牛卽王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而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不可以爲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卽是主一也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桎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慈湖遺書

卷十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尙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卽道無所不通善心興起如其真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旣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

哉

濂溪通書亦尚有疵自明乎道者觀之可以一見決不
勞多議今自二程尊師之其書盛行乎天下不得已
姑指眾人之所未曉者言之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於天下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異說穿鑿
爲甚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異哉裂一
道而三之誠未始不精何必更精誠卽神神卽幾或
曰誠或曰神或曰幾皆所以明道心之妙如言玉之
瑩又言其白又言其潤非有三物人之道心未嘗不
誠未嘗不神其動之始曰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

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眾人
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
民不能者賊其民者也孔子明道未嘗有精麤之論
乃起於後學之意說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爲是之
類也周子又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
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吁洪範惟言思未嘗言
無思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是猶未識乎思也思曰
睿明乎思未嘗不睿未嘗不妙未嘗不神此不可以
有無解何復取乎無思哉離思而取無思是猶未悟

百姓日用之卽道也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周子猶未悟思之卽道思之卽無思也況又裂幾於彼裂誠於此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殊爲害道

橫渠牖銘云居則存其心曰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勤矣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振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不無意不省吾心自善吾心自神吾心自寂然不動自無體無體則無始終繼不足以言之云爲變化自不凝滯自不可致詰夫是之謂自化此不可以有無言而況於意乎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顧自覺者寡耳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故孟子曰天下之

不助長者寡矣言心聲也其最著見者芭蕉詩有願
學新心之句此未悟本心之至善而於心外覓新心
也墓議有精魄反原之言夫血氣有聚散精神無死
生孔子心之精神是謂聖神心無體卽本卽原死生
一貫何以反爲原始反終乃作易大傳者之言非孔
子也與呂和叔書曰天德雖能盡其說然後大本可
立天德豈說之所能盡說之所可盡者尙不足以盡
意而況於天德乎大本豈可徐徐而立孔子所謂可
與立不失其所本立也人之本心自寂然不動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
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
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
謂之孔叢子世罕誦習烏虜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
而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某謹
取而爲集語覲與我同志者或未觀孔叢子而偶見
此書庶早悟此心之卽道而不他求也至哉人心之
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
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

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浸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德本
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
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
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
妙也人皆有此靈

見訓語

曾子曰參嘗聞之夫子曰陽之精曰神陰之精曰靈神
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
所與作也云云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

卷十五

卷十五

十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神主爲宗廟主云云天地之間非陽則陰非陰則陽
陰陽之氣雖二而神靈之道則一風雷電霧雨露霜
雪霰雹之所以變化者此也羽毛鱗介倮匈之所以
生成變化者此也萬化萬物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
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自知則明明則通則無
所不通故四靈役於聖人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
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之知如日月之明如水鑑
之明非思非慮自明自照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抑亦先覺者此之謂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者此之

謂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其次第不同而其知則一也其知無次第之差也是知至神至靈至精視聽言動何本何根愛敬和樂智慮應酬何終何始始不可得而知也終不可得而知也中亦不可得而知也順是而行之爲善爲治逆是而爲之爲否爲亂知則順不知則逆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易大傳曰範圍天地之化故聖人之道無所不通聖人之事無所不行守日月之數

察星辰之行序四時之順逆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其道一也其事一也立五祀制五典和五聲合五味正五色成五穀序五牲其事整整其倫敘敘皆神靈之變化精一之散殊可觀而不可測可言而不可詰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夫是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仁義之祖歟

先生曰人心何嘗不正但要改過不必正心一欲正心便是起意汲古對云此卽孔子毋意意一起卽有過要無過但不起意便了意不起則此心安然瑩靜虛

明若子貢言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此心昭明況此心明照愈於日月日月雖容光必照尙不及葢屋之下此心則無所不照無所不通安有隱顯之間先生曰此說卻是

先生曰少年聞先大夫之誨宜時復反觀某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萬事萬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見萬象森羅謂是一理通貫爾疑象與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無象與理之分更無間斷

慈湖遺書 卷十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萬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看喚作甚麼喚作天亦得喚作地亦得喚作人亦得喚作象亦得喚作理亦得喚作萬亦得喚作一二三四皆得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豈學者不兢兢業業汝當庸言之信庸言之謹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爲之不厭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息焉遊焉

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澀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汲古問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先生曰性字解釋有不同如性相近與節性惟日其邁此是隨俗汎言性質如易曰各正性命孟子道性善則言性之本

論文

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

蘇湧遺書 卷十五

十三 四期 峻書

約園刊本

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矣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大羹玄酒乃巧之極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安知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

文章

見訓語

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旣成而不可拔士生其中沈浸深入有不自省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聖人曰眾

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吾非求異於眾也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自三代衰孔子沒義利之辨浸不明漢興君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大略本以利文之以義孝宣亦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豈惟漢規模如此歷三國晉南北隋唐五代大抵一律豈惟人主規模如此士大夫惟上所好其規模皆如此豈無善者其略則同後世之經術異乎孔子之經學矣後世之文章異乎三代之文章矣後世之字畫與鐘鼎篆刻不同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

千餘人時謂祿利之路則然取青紫有拾芥之喻指所蒙以稽古之力公言侈說不以爲恥三代之時無此風俗也無此等議論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書曰辭尚體要而已後世之爲辭者大異冥心苦思鍊意磨字爲麗服靚妝爲孤峰絕岸爲瓊杯玉罍爲大羹玄酒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亦不聞有是說也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此而同之相如何人躋之至此專以文稱也以易爲奇以詩爲葩三極六爻之旨如此乎三百篇無邪

之義如此乎甚至於序送李愿有曰粉白黛綠者列
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此何等法語而
敢肆言無忌如是耶此無宅舉天下之風俗皆然不
以爲異也故學者仰韓如泰山北斗心服其文莫見
其過至於字學尤足鄙笑書者六藝之一古所不廢
然非學者之所急游之則可後世之爲字畫者異哉
皓首習之祕術不露此周孔事業耶嘗觀鐘鼎古文
如精金玉齊莊冕弁使人起敬起愛真三代時風
度也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以放逸爲奇以變怪爲

妙後世之俊傑三代之罪人王逸少獨步一時流芳
千載蘭亭遺墨祕藏昭陵老師宿生無敢擬議雖則
云然有聖言在眾好必察竊所未安如婦人焉清神
麗色雅服妙妝美則美矣而非公庭之所當言非君
子之所好樂施之於晉宋以來則善施之於三五之
上則悖何者無淳古質厚之體也無莊敬中正之容
也書心畫也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則人心風
俗終不反朴終不可以庶幾三代吁可念哉累數百
年來風俗如此習尙如此論議如此牢不可破如此

今也一旦欲排萬眾之所嗜好盡反之於古殆猶回
急注於懸崖止奔馬於峻坂徐而思之亦有可覲良
心人所具有也堯舜與人同耳聖人先覺我心之所
同然耳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
仁聖之性人所同有昏而蔽之始喪其靈如塵積鑑
本明猶在一日啟之光燭天地孟子言必稱堯舜於
戰國之時今之時顧不勝於戰國之時耶豈戰國之
人皆可以爲堯舜而今之人皆不可也必不然也放
情逸意固眾人所不能免而亦不可肆也父肆其欲

子將甚焉上肆其欲下必倣焉倣而不已必甚甚而
不已必亂至於亂則禍及其長上稽之往史可想可
戒然則放逸之習不可縱也莊敬之學不可廢也浮
薄之務不可親也朴古之事不可厭也不惟不可厭
而已又有樂焉人心卽道至樂中存昏者失之明者
得之無謂詩文之放逸非放於惡也無謂字畫之縱
逸非流於不善也商之木輅周之麻冕孔子獨意嚮
之取其質也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莊也敬也朴也
古也善也皆正之類也不莊也不敬也不朴也不古

也不善也皆不正之類也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故相如至於見賢韓愈至於宣淫豈不異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胡可忽也况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草聖之差遠矣宣淫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無怪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明君良臣知治亂之政於是乎分則烏得不戮力剗刻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說而無使啟亂也

見訓語

文士有云惟陳言之務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隨人後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不知幾年於茲矣書曰辭

慈湖遺書 卷十五

十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近世士風好意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它語及世效之者浸多則又易之所務新奇無有窮也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士大夫胡爲不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乃相與推波助瀾

論字義

古者制字一而已矣其有轉音多後世所增益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皆如字耳而後儒讀者多轉爲去去聲非也夫齊宣王昏愚特甚使當日孟子牽作去聲言

之宣王必不聽解況作去聲則不文後儒鄙陋好異音釋奚可盡信曲禮欠伸據方言俗音則如字耳而音釋家作丘斂反至於論語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並五孝反則尤爲害道夫五孝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若夫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則不可以好樂切著爲義也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姑託喻於水託喻於山而已聖人尙不得而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後世陋儒不知道拘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至於害道殊爲不可論語去喪無所不佩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

除喪之本心反有惡其喪之意尤其不可去喪乃記者之言非聖言惟當如書言免喪禮記言除喪亦未安猶愈於去喪口舉反之太甚也就去喪定讀惟可口據反離喪而去猶云可也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言欲信行欲果而子又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堯舜揖遜湯武征伐孔子序書桀受不書王不以征伐爲非也然則天下奚可執一定而以爲義且下字有上去二聲唐韻於上聲爲降也於去聲謂行下也義亦相通耳今方言爲消滅降下亦作

去聲然則音義亦無定論其字平去二聲亦通選字
上去二音亦通唐韻於選字二音無異而論語音唯
從去聲曲禮供給鬼神音恭或作供方音俗語率用
平聲而論語子路其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則同皆偏
拘也通用可也

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是言簡自總角讀書音大爲太
者多也率從陸德明音從舊從眾不復考究今老始
致疑而考焉周禮大宰小宰樂官之大師小師祝官
之大祝小祝史官大史小史若此類皆當如字大小

相對尙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
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
孤貳公弘化禮之太宰少宰若此類皆當音太太與
少對三公所以音太者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得其人乃任之尊之之至故音太宰祀天
神亦尊其稱音太以三少少宰推之則三公太宰音
太可知矣陸德明於太宰初音如字次音泰陸凡百
好異率類此今世所傳尙書凡太史皆音太者鼂錯
漢儒隨俗苟稱而不考諸周禮也古書雖音太者皆

作大今尙書於太師太傅太保皆作太者鼂錯欲記音而加點歟抑後傳書者誤加歟史記太史公皆加點若非傳錄者誤則司馬遷習漢儒之陋爾遷之誤多矣不止是曲禮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陸德明音云除大宗餘皆音泰德明好異又不考古故有此陋自鼂馬猶爾而況於德明乎

詩補音考究精博然亦有過差彙中采麥訖力切采牟也引易林麥與得叶與國叶韋鋌敘志賦麥與則叶柳宗元樂門文麥與惕叶呂溫觀野火詩麥與感叶

慈湖遺書 卷十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不知京師語音麥音默自與得國則惕感叶今改作訖力切則全差矣山有樞隰有栲去九切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慎正讀栲爲糗糗去九切言去九切特不明爾至於日今人言考失其聲也差矣音轉而漫訛今九亦有音苟者栲作苟切則通矣亦與糗同音非失其聲也今禮部韻則失其聲矣閩人又以九音狡斯于居焉切又云居閑切亦可角弓胥遠於圓切亦差引易林遠與言叶韓愈閔已賦遠與漫與言叶

然則從平聲盈元切則不差矣今作於圓切則失其
母大差矣况又曰韓愈此賦用韻難知蓋愈此賦又
用難爲韻亦不甚叶故轉而爲切曰漫彌延切難泥
浚切茲其所謂難知者歟大抵古人亦不拘乎切叶
其大槩叶爾而補音必欲拘切叶故礙而不通其於韻
多曰未詳蓋韻不叶韻節南山人殆養里切又失母
音作廷里切可矣所引楚辭天問與止叶九章與特
叶龜筮傳與起叶易林與齒祉叶亦無相妨廷里切
與今俗呼殆同母至於養里切則大差異母凡服字

皆蒲北切雖引士冠禮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與飭
叶之罘刻石與德叶碣石刻石與息叶詩一十有六
無房六切者然安知非扶北切扶北與房六同母亦
與德飭息叶何必蒲北異母萊菔或名蘿蔔者方言
特異乃作蒲北切今欲一切合異方之音無乃不可
乎凡弓躬皆姑弘切亦失母古詩乃與朋叶楚辭九
歌弓與懲叶引班固東都賦躬與梭叶崔瑗和帝文
躬與懲叶然則經稜切可矣何必姑弘切又凡國字
皆越逼切其所據亦不明白端的蓋意度牽合愛字

許既切亦失母纓既切可矣尙書古愛字集韻許既切亦未可據信或以方言特異歟

詩補音行葦大斗腫庾切十升也溝洫志白渠之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補音所引證止此爾殊不明著何以驗其果腫庾切白渠之歌大略叶爾亦有關雎左右芼之鐘鼓樂之芼與樂大略叶爾而或讀芼如邈亦過矣抑話言與行行亦不甚叶又黃耆果羽切別無證驗徒以欲叶韻而爲此切台背必墨切亦曰叶韻爾無證凡此類皆難用抑孔昭之笑切靡樂魚敎切爲虐宜昭切皆無謂

論曆數

丁丑孟秋朔日食望月食汲古云日月薄食或謂天之定數非與先生曰日食雖因日月交會而曆家亦莫能皆中曆家咸服唐一行之精而一行所中十僅七八諸儒泛聞曆算每中不究其詳遂歸之定數此言害道大戴記孔子之言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世罕誦習不知日月薄食實關君德三才一體元氣混全逮重濁下凝故輕

清上浮重濁靜止而積陰輕清上浮而生陽陰陽交
而人物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人道亂則天地之氣
亦亂君人者其可不反而求諸己乎此心本與天地
爲一意作而昏始亂始悖唐虞三代之時歷年多無
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曆家雖謂日月薄食可以
術推者此衰世之術安能一一皆中汲古又問周官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其救日伐鼓取其有聲以壓
陰氣而充其陽也如月食亦鼓豈充陽乎先生曰此
言皆未達乎陰陽之實人知日之爲陽而離爲日不

楚商遺書 卷十五

王三四明

約開

知離陰卦也知月之爲陰而坎爲月不知坎陽卦也
以此推之陰陽之實則一三才一也人道悖逆其氣
發於上而爲日月之食則人心恐懼而鼓於下其氣
豈不應乎上故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

見誨語

曆家之好爲欺罔也甚哉不知曆者率爲其所欺及知
曆者又復與之爲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爲是紛紛百
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詭辭飾說務使人莫之測解
以自神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曆書良爲簡易特曰
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善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太

初曆何其爲欺之甚也太初立法之流已不足道司馬遷悟其非不敢筆之於書復用古曆九百四十分而固尊稱八十一分之善又從而肆陳其飾說所謂太初曆之本法以一日爲八十一分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爲一月如此言足矣何必祕其說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卽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弦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

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祕乃立爲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年而七閏耳何必詭爲是強合之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統何法之有又何必言以望法乘日法得統法二十七章而爲會三會而爲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祕其本實之說詭飾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言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

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乘朔望之
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
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卽十
九年之中氣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
謂統中卽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卽元月之除閏徒
爲浩繁之數以助神奇之狀蓋不神其術無以言功
於上功無足言則名譽不彰利祿患失此漢以來曆
家胸中默符之利心曆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爲法其
要在乎通法三千四十凡二十九日三千四十分日

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爲一月耳何
必飾而爲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
七十三揲法之數卽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
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爲分三千四十卽得其數何奇
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分其數而定
弦望晦朔則明日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足矣何必
爲是詭飾之辭不務以明告人而專務以滋惑人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十九太
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曰乾

實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爲一百一十一萬三百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如此言歲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策實一百一十一萬三百四十三也所謂減法尤其無謂所謂九萬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爲揲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卽十二月之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其數不可廢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其名曰用差積其虛數至於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若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曆迭興豈能果有所改作哉皆不過易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爲日法以四千四百五十七爲朔餘或以一千三百四十爲日法以七百一十一爲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卽大衍之日法三千四十卽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飾詐以欺不知曆者忠信道喪一至於此歐陽永叔既知其詭又備載其詭

辭相與爲欺何也豈詭辭爲文士之常邪

慈湖遺書

卷十五

三

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六

家記十

論治務

方今治務其最急者五一日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
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
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諸葛武侯之
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日募兵屯田以省養
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之
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權酷而

慈湖遺書 卷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禁羣飲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分掌
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或使各
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
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
修書以削邪說○何謂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周
公作立政之書專言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
賁爲出治之本至於默然良久太息曰甚休而人主
知以是爲憂恤者鮮哉蓋周公深知熟諳治亂之機
在此而不在彼在近而不在遠的然無疑確然無易

故特而言之其情狀切至至於此近治而後遠治近
臣賢而後遠臣賢小臣雖卑賤而人主之德性實薰
染漸漬於左右親近孔子謂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居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治亂
安危之機皆自乎近可不謹乎講筵宜擇有道盛德
之士使得從容問答又使忠信秉正之士得應奉代
內侍之雅事內侍內人有一語一事之善上卽稱善
或有賞宮闈善心興起則小人無隙可投君子可以
安民安宗社安○何謂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今夫官
不擇賢不久任之害人皆知之所患員多闕少今選
人三年爲京官一年爲任吏部猶病其冗而況於久
任則何以處夫至多之員故士大夫一聞久任之說
不寒長思輒以爲不可行不思國家設官分職將以
治民治國非徒欲給養天下逐逐羣羣無德無行之
士也士大夫不念夫下民被害怨及朝廷苟曰久任
之不可行蓋不以國事爲家事視國之利害終不如
己家利害之切故不復深思亦其人自度其德之非
賢其才之無能知其必不在選用之內故決然以久

任爲不可或又曰懼失士大夫之心呼士大夫之賢者能者國家既選而用之其不賢無能者奚足惜賢者甚無幾不肖者滿天下不肖多臨民故多怨嗟郡邑無久遠安固之備其患不可勝言送往迎來徒勞徒費居官不爲長久之計貪墨以爲待闕之資雖間有賢者方諳物情利病又已將代而治歸裝守禦無素備寇至輒潰民知其不久於位不服從其教令奸頑好訟俟新吏訴幸新至未諳情僞姑肆其欺擾害善良無有已時使久任則不敢矣官司數易苟且圖

書散亡本末無考吏弊滋蠹民病滋深怨積於中安保他日無一夫大呼同聲相應禍有不可言者是故當今治務擇賢久任爲急宜升縣爲州大縣爲監司各辟其屬謹簡乃僚先王令典縣稱百里奚止百里久任雖非世繼亦幾於古之侯國事力不可太厚立法當關盛衰故必縣升爲州大縣卽大州凡州皆得專達於朝苟非其人則罷去無古者諸侯難制之患其甚賢有功者有褒焉有賜焉有增秩焉有貼職焉雖終其身可也必不可不升於朝則升○何謂罷科

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自漢以來古道滋喪學徒
陷弱於經說琢壞道心不務實德唐烏獸行君臣相
與其勢競趨於粉飾華藻十八學士以詩詠爲事業
劉考功加進士以雜文幼能就學皆誦當道之詩長
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六經未嘗啟卷三史皆同掛
壁本朝雖不廢經史而虛文陋習尙踵餘風士子所
習惟曰舉業不曰德業高科前列多市井無賴子弟
篤實端士反見黜於有司何以德行爲文華而尊榮
相師成風淪肌浹髓欲使事君而君獲其忠使臨民
而民不被其害可得哉雖間得其人而亦無幾仕宦
大槩惟羣飲惟求舉惟貨惟色惟苟且甚者民思寢
處其皮而食其肉或曰鄉舉里選善矣任選之官牽
於私壓於勢賢者不舉不肖者舉矣能者不選無能
者選矣曰既擇賢則舉選之官賢矣自無私私則罷
黜終其身不得復用敢私乎哉況監司賢察官賢敢
私乎哉況今日罷科舉行鄉舉里選之制天下士心
卽趨於善而況於舉選之官乎或曰詩賦經義論策
亦無害於取士奚必革曰駢儷之文大不典雅惟助

浮華不可不罷經義論策雖不必於廢而襲今時文可笑之式則亦不可爲士而言辭太不成文亦難斷不可糊名棘園月書季考惟考實德實行言辭不拘鄉里自有公論三歲大比與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賢能之書於朝三省奉其書獻於上周禮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今若未能遽行拜禮則聖躬宜興以敬受取書藏於至尊嚴之所○何謂罷設法導淫周書痛禁羣飲至於殺之漢律猶禁羣飲罰金四兩施大恩則弛其禁謂之酺至五代猶有酺知其猶有

禁也今既縱民羣飲又羣官婢盛妝麗服飾花木之房導民爲淫蓋自夫犒設軍將之法嘗用官婢今乃用以導民羣飲官司沿襲不知愧恥殊可怪嘆而進言之臣未敢請革者亦有說行都繁麗淫侈之地恐一日不設法則飲者必頓減課入必大匱大軍乏支禰在朝夕故不敢輕罷循仍到今然某究知情狀利害曲折甚久行都諸庫設法課利反少諸店不設法課利顧多以飲者憚庫設法支費多某爲樂平爲東嘉皆罷設法酒禁亦寬而酒課無損○何謂教習諸

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夫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士君子至願而武備不修空談不詳慮爲宋襄爲成安貽笑百世不可李衛公入對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卽此圖也臣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奇文蓋得其粗也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黃帝始立巳井

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法天四爲法地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項羽所以敗於垓下者以不習觸處爲首之法故爲孔費二將軍夾攻其兩旁韓信反力攻其前三面受敵故敗也武侯之七擒七縱孟獲者此法也今州郡教閱猶有古制其圓陳此法也將敕圓陳成內嚮者諛佞特改舊制曰捉將團非正士之法也有曰弩鬪鎗者此法也顧知者鮮以爲古法不可用者所至如是也今七書首孫子孫子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之書非無善者而率然之喻驗其不達正兵之法正兵者不可敗之法也馬隆用此法以三千餘人而平涼州謂奇兵在陳內唐太宗善用兵猶不知此法某屢問兵將官知此法者殊不易得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孔子曰我戰則克學者不可不講習他日得君行道有文事而無武備不可○何謂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古者兵出於農無坐食之費今國家財計大槩

十九養兵今將理財罷橫斂不屯田何以省費法當因募補籍之兵而新其制曰吾授爾田以爲衣糧之資兵多死亡補以屯田兵則費可漸省得良將善教之可用也況諸州守久任則守禦自備大軍亦可漸減○何謂限民田以漸復井田諸儒言井田詳矣田不井則貧富不均貧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無禮義則亂亂則國危限田井田之漸也初限以寬在限外者可減不可增民析產異戶無時

無之漸析則漸均矣再立限漸減又幾年則又漸析
漸均矣○何謂罷妓籍俾之從良壞亂人心莫此爲
甚盛妝麗色羣目所矚少年血氣未定之時風俗久
壞其能寂然不動者有幾至於名卿才士亦沈浸其
中不知愧恥每每發諸歌詠舉世一律不以爲怪人
心蠹壞邪僻悖亂何所不至前代亂亡之禍皆基於
人心之不善周家德行道藝之俗成而縣祚八百後
世君臣胡得無懼而官僚士夫中懷大欲襲循流俗
重於罷去致國家受末流之禍嗚呼痛哉○何謂漸

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所謂
和買初未嘗不給錢今直取於民又不止於直取而
已又俾約折帛每疋六貫五百其價大過於絹直至
於夏稅折帛則每疋七貫以折爲名實強取多此類
奚可殫舉權酷雖非強取而壞亂人心爲甚酒誥諄
諄禁羣飲至於殺今反導之羣飲世以酒爲狂藥民
爲邦本本固邦寧士大夫當愛護邦本愛護人心使
毋至於壞亂右所條邦賦國家方資以給軍未能省
費未可省賦次第而舉可也故次於省兵費之後禁

羣飲不禁禮飲○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歿學者異說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御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靜者自清靜揚者自揚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修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寔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

失之惟大賢可以司教○何謂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其議而奏行之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不以堯舜三代所以治國者治國敗其國者也由漢而下其規模皆本以霸王道雜之霸以利王以義義利雜施猶不可而況於以利心爲本乎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人主本職如此漢唐諸君安知此漢唐士夫孰深知此周六官分職皆爲民極漢唐君臣所以治其民者皆極乎舜特命納言一官以治讒說

殄行讒說不正之說殄行不中正之行訓方氏布訓
四方以觀新物訓士民如訓子弟皆後世未之識未
之知周公有比閭族黨之教有德行道藝之書漢唐
無此政事也司市之屬不一而足市井小人皆教之
以善道之以正漢唐無此政事也職方氏其任甚重
其屬甚盛周知中國夷狄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
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無有一民不獲其所者矣漢
唐無此政事也略舉數端則三代而上兩漢而下其
規模不同如冠履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而襲漢唐治少亂多可恥之規模願又不逮漢唐
殊可惜也某末學不敢企望三代諸聖賢而中心所
安終不肯爲漢唐規模始亦不敢自必曩宰樂平後
守東嘉略行己志頗有驗效於是益信其可行又信
古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亦非高絕不可企及之事
考諸古書固自有其道也固自有其政也舉而措之
爾人性無古今感之斯應○何謂禁淫樂孔子曰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蓋聲音之感人也易其入人心也
深今之妓唱與夫雙韻鼓板之屬其氣志不爲之浮

動者有幾某初入太學聞太常古樂莊敬中正之心
油然而生移風易俗於是乎切是故淫樂宜禁○何
謂修書以削邪說夫聚賢士而教之固已明聖道之
大體指異說之謬誤而經子史集差失已久其惑亂
人心已深不修成書則邪說不衰熄正道不開明人
心乖亂人心乖亂則禍作國危孔子讚易道以黜八
索述職方而除九丘以其害道壞人心不可得而已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思無邪至
簡至易老師宿儒不知大道平夷反疑惑莫之解孔
子不作序正以思無邪之道自發見於詩章之中無
庸爲贅自能興起人之善心奚必究見何世何人及
衛宏作序冠諸篇端而學者見序而不見詩見其序
說而不見思無邪之大旨害道爲甚使學者皆面牆
芟苜平常無說大道自明宏必欲求其說曲推穿鑿
可笑標有梅男女失時詩章甚明宏不詳觀雖失時
而不敢萌淫奔之意不明此無邪之情而曲取以爲
及時此類不一戴聖漢人其爲曲禮記首言傲不可
長亦可有而不可長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又敘博

聞強識於善行之先皆衰世小人之言此類奚可不
削易大傳多非聖言書道者多左氏公羊穀梁三傳
春秋雖因是有考而失聖人之旨不一諸子史集是
非混殺蠹人心爲多可削者甚多掃雲翳昭日月斯
任至重非得有道盛德之大賢同寅協心難乎有就
已上見遺書

論治道

或曰爲治在轉其機而已矣其機一轉治功自成不必
言三代之制也某謂圖治而不本之三代之制終苟

慈湖遺書

卷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也漢唐之治所以民不得其所者多禍亂多風俗
不善享國不久者職此之由也如欲生民之皆安禍
亂息風俗善國祚久長則三代之制不可不詳考熟
講而圖復之也自漢以來公卿大夫不知王道無王
佐之學雖有周官之書不能隨緩急次第以圖復之
惟定雜霸之規模以周官爲無用之空文就有慕而
行之惟行其末不治其大者急者誠可爲長太息也
擇賢久任誠爲當今大利或者憚於改爲姑循其舊守
宰數易曾無固志豈不思沿邊諸州軍守臣果能固

守以當他日數百里之虞騎乎不能乎甚可畏也而猶憚於改爲豈不誤國家大事乎缺少員多爲今論治者之巨患而賢能之員殊不多也吾猶懼其不足以充數缺少員多非所患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所自治者不過千里餘皆侯國後世人主德不逮禹湯文武而統理四海之內宜其治不及古然封建有春秋戰國之禍宜擇賢久任職方氏雖通理九州四夷而實分國以治

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

慈湖遺書

卷十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後世士大夫觀此雖知其善往往竊疑何以使天下之莫當也嗚呼至哉此道神靈通天地貫古今而況於人心乎卽一驗百知宋之有政政者正也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確信此者可以治天下國家矣子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所敬者寡而說者眾此之謂要道

人性自善人心自仁其於父自能孝其於君自能忠其

於天下事自能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此之謂天下同然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言乎人心之靈與聖人同也深惜夫人皆有至善至仁與聖人同然之性偶爲利欲所昏遂迷遂亂遂惟利是從而不顧夫大義也人性自清明自廣大自中正自無所不善無動焉無作焉直而出之自不肯行不義自不肯殺不辜使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自不肯爲也此非獨孔子伊尹伯夷及古列聖如此舉天下之人心未動利欲之意則皆不肯如此也三代衰孔子歿義

利之辨寢不明利欲之說滋熾秦漢以來人心益昏益亂有君如漢高出秦民於湯火之中大惠也大功也獨惜夫以利心爲之遂陶冶一世之心術盡入於利欲秦之禍止於毒人之身漢之禍乃足以毒人之心嗟乎縱觀秦皇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此何等意念而不自知其可愧史氏又從而侈言之也陽城潁川之民何辜而盡屠之也三川李由爲秦守忠也何罪而斬之也類張耳者何罪而又殺之也啗秦將以利義乎非義也從三老董公仁義之說以利心從之

也其處心積慮率利而爲之約三章除苛禁非一出於義也四海之內塊土耳何足爲義而自潰亂至此也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灼見高祖之心術灼見自漢高以下之規模高祖未嘗口傳面授於其後人也而後人默而承之如出一人何也利心之同習俗之成不以爲異也吾深念夫漢以來諸君其性卽堯舜禹湯文武之性也其本心之不肯爲不義亦與堯舜禹湯文武同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以利欲昏之殊可惜也孔子以喻於義爲

君子喻於利爲小人吾深惜漢諸君之不得爲君子也吾非不樂於成人之美也漢諸君之善政善令出於義者吾所愛也而其出於利者吾不敢妄是以亂惑後世也王通以仁義稱七制之主所以導後世入於利欲之途致禍亂於無窮也房玄齡杜如晦傳其學故玄齡首勸太宗用周公之迹以文其利心而如晦贊之決又使太宗不自以爲恥欲史氏明書之以比於周公烏虜痛哉周公豈詐爲隋帝詔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伐遼以激民

思亂之心者也周公豈亂巢妃而生曹王者也彼君臣之微情相與爲奸利又相與勤施寬利之政以惠百姓以干其譽以欺一世故人咸以太宗爲賢君房杜爲良相一君二臣非無善者而總名之曰賢曰良則未可也以太宗爲賢君是教後世之君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以房杜爲良相是教後世之臣爲悖爲逆爲奸亂而文以飾之也痛哉吾懼君不得爲君臣不得爲臣父不得爲父子不得爲子兄不得爲兄弟不得爲弟夫不得爲夫婦不得爲婦天下

之亂無時而已也此亦非有甚高難行而不可及者也使人心不起而爲意則不入於姦利清明未嘗不在躬天下之所同也萬世之所同也皆不肯行不義殺不辜也雖祿之以天下皆弗顧也謂人之本心無此善者賊夫人者也謂己之本心無此善者自賊者也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勞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熟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

以此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未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

見訓語

世論有唐盛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賢名特著及考本末玄齡乃首發亂謀如晦贊決建成元吉謀害太宗元吉祕計又將并除建成社稷傾危民將塗炭此固可誅也然惟天吏則可以誅之秦王安得而誅之玄齡首謀借周公以文其姦其辭則周公也其情則非周公也以晉陽宮人私侍高祖周公固如是乎行不

義殺不辜其諄諄號於天下則曰義師也天下之人心則未服其爲義也自古君臣大抵同德德不同則不合不合則不能久此三臣者惟其與太宗合故深相得杜則早卒房魏則久於其位其所以合者非他也本以利雜以義正猶孝宣之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豈惟漢之規模如此而兩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之規模皆如此也幸而不遭變故其迹不露不幸而遭亟變履危禍則胥而入於姦利爲悖爲亂爲大惡勢之所必至也人心自靈人

心自明其隱然不安於中者卽天下人心之所不服也其餘眾善誠有可觀論者樂成其美是以多稱其良不知夫義利之不明善惡之相掩啟姦雄自便之門開後世惡逆之路君子懼焉魏輔建成猶房杜之輔太宗也巢妃之穢二臣者熟視莫敢言魏雖言之僅使勿后使言而不聽則何不去至此而猶不去也夫是以太宗不親享太廟而不言也幸九成避暑不念太安之在暑而不諫也與騶子倡人比肩於朝行而不知恥也三臣者殆欲爲鄉原而不及焉者也

而俗儒之論每槩稱其賢吾恐姦亂之禍接迹於來世未已也 見訓語

陸宣公可謂社稷之臣不可謂天民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雖義可以已亦不已所謂天民者可則進否則退德宗昏疑猜忌其不可告語之狀昭昭爲日已久矣宣公爲宰相而進議不行已累累矣而猶強其所不欲犯其所甚怒其得死幸矣使諫官無陽城殆哉蓋其才有餘其學猶有不足誘人名利之論非正也宣公之意則善宣公之號則非執序遷之失說病

久任之確論漢唐人物有如宣公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而猶不滿人意至此所以愈使人遐想三代之世也

見訓語

范氏唐鑑美太宗聽諫而曰雖過庸何傷乎予心深所未安夫惟士大夫不知改過之爲至善也致人主終恥於從諫堯舜舍己從人禹好善言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伊尹稱湯曰從諫弗拂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孟子切戒掘苗取芸苗芸苗改過而

蘇湖遺書卷十六

十九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曰學道之極終於改過無他奇功然則改過者聖賢之所尚進德之極致而范公輕言之默沮人主改過之心殊爲不可道二是與非而曰矣過則爲非改則爲是是則爲賢爲聖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道非則爲愚爲不肖與朱象桀紂盜跖同道是無二是非無兩非范公於一是之中而分爲淺深過矣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及攷范公古文孝經說尤爲蔽室

見訓語

范氏唐鑑論明皇友愛曰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

也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范公誠賢明皇誠有大惡因其不充類而遂謂其爲善皆出於利心則不可春秋不以善掩惡不以惡掩善以明皇友愛之心爲皆出於利心竊意萬世公論未必皆以爲然方其爲長枕大被殿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之時雖非正禮謂之不出於誠心可乎人雖至不肖良心終不磨滅春秋於魯威書至至者至於廟是之也魯威大惡滔天而聖人是之者非是其弑君也是其至於廟也魯威至廟未必不出於利心而春秋猶書之而況明皇之友愛乎明皇不足惜而人良心之所發使不自知其爲是不自知其卽道則道心沮遏而不伸善心愈消不善之心將愈長吾爲此懼故諄諄乎爲是辨

歐陽公作唐紀皆書其君曰大聖夫爲唐臣猶曰不敢不書歐陽公宋臣而書唐君曰大聖是將以爲後世之公言耶是誨天下後世胥爲亂逆胥爲鳥獸行也

可乎正道不明姦邪雜說公行於天下學者不知其非此有國有家者之巨害未有發之者明哲之主一旦覺省痛禍亂之浸淫壞人心危國家則削除邪說若斯類者急於救焚拯溺可矣不知世稱名卿賢大夫者胡爲思不及此也

王明清揮塵錄謂蔡元長父子既敗其門下士楊中立孫仲益之徒攻其姦惡不遺餘力觀此則亦譏謂楊孫太過矣又記蔡元長晚年語其猶子耕道曰吾欲得一佳士以教諸孫汝爲我訪之耕道云有新進士

張巖者遊太學有聲學問正當有立作可備其選元長領之消辰延致入館數日之後忽語蔡諸孫云可且學走其他不必諸生請問其故云君家父子姦憮以敗天下指曰喪禍惟有奔竄或可脫免諸生泣以懇元長元長愀然不樂命置酒謝之且詢救弊之策巖曰事勢到此無可言者目下姑且收斂人才改往修來以備萬一然無及矣元長爲之流涕所以致取元城之官召張才叔楊中立之徒用之蓋由此也世謂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爲鳥獸行也

張未能因蔡悔過之機導之十分誠實改過自暴其罪自求削奪盡反前爲天豈不容人改過人心亦將大服社稷可以復安蔡氏亦保無虞

見訓語

本朝召命官謂之召唐謂之追聖朝可謂君使人以禮

有三代之遺風唐陋矣

見訓語

嘗觀唐人本政之說不勝歎息既久曰比世士大夫議論略相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歿道本平常人自無睹本政之說曰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雖矻

蘇明道書卷十六

二三四明道書

新刊本

矻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啟之者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由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尙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矣乎吁斯言似正其實失之夫政之本固不在於發號施令失其本而事於末實德未孚實德未用而發號施令宜其悱然非矣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古無不示之說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又曰聖人久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本德性而行之無非正道誠而無爲久而無違默感天下同然之性故靡然化服是之謂神而非術也非爲也禹曰克艱政乃乂黎民敏德克艱者不放逸之謂又曰安女止謂性本靜止不動此政本也此孔子曰爲政以德也此伊尹暨湯咸有一德也此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也書又曰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僉志幾者初之心發不失本止則康矣安矣又得正直之臣弼以行之則動而民咸應矣自漢以來罕聞正德之論故論治者惟睹其難德性人所自有士大夫自明其德者寡故無以啟其君

見訓語

漢唐苟就私刑亦明知人心之未深服岌岌乎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反者亦數起士大夫學業鹵莽大智不明不深知三代所以治天下之本末棄安固取岌岌殊可惜也漢唐豈樂於岌岌哉誠不知所爲竭思盡慮所見止此漢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自漢迄唐一律也本以霸者本以利也以利爲本雖雜以王道人心豈服人心不服危亂之道也

誠純於王道則人心畢服四海之內仰之若父母矣
夫誰與之敵

見訓語

董仲舒之告其君曰願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嗚呼誠豈
可設也設則非誠仲舒尙不明己之心何以啟君之
心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恭敬
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指齊王易牛
之心曰是心足以王矣又言必稱堯舜蓋深知人性
之本善故每每言之人心本善當時雖戰國之君而
興起者眾或議武帝不能用仲舒予謂武帝未可罪

慈湖遺書卷十六

三十四明發書

絳園刊本

仲舒有可罪學者所治何事日夜口誦聖人之言心
維聖人之道今也己之心不自知奚以告君漢有君
如文帝罷兵衛不私其子此古帝王之器質也惜乎
其無臣賈誼誠美才其學疏未知道故帝亦窺見其
短

治天下之道本諸君心古聖王以我所自有之本心感
天下所自有之本心書曰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禮樂刑政皆所以維持斯事今周禮一書可觀也士
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

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
若恆性綏厥猷也失上帝所以命君司牧斯民之本
職矣 見訓語

人心皆善皆正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反以壞亂之故
雖有本善之性如金混沙如雲翳月矣必如周禮所
以治其民者治民而後庶幾乎不失上帝所以命我
司牧之職而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而後免冒武夫
皆公侯之腹心而後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而後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烏乎周禮之書至矣 見訓語

禮記

卷十六

五十四明職書

約園刊本

古聖王之所以教其民者每每因其日用而寓教焉書
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謂三事生民之所日用非
利用則厚生聖人於民利用厚生之中而寓正德焉
車不雕器必度斑白者不提挈飲食必後長者童子
不衣裘庶人耆老不徒食三易之占皆有書因致其
教今周易之書具存其所以啟導人心至矣周官因
賓興賢能而致德行道藝之教苟惟民之所不用而
特致其教則難以至於因民之婚姻而致婚姻之禮
以寓其正德因明之祭祀而爲祭祀之禮以寓其正

德後世之爲教也徒恃詔令戒諭之誓聽暫觀其何能致化是無惑乎後世之風俗不如古也無浩歎乎後世之民不可化也終年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及非淫聲則姦色非利欲則邪僞日夜沈浸乎非僻浮蕩之中而欲以數行之詔令拔其久固之習難矣人心易感化以其性本善故也曩宰樂平政事大略如常間有施行而人心率嚮於善由是知人心果易感化若先謂民頑不可化則必無可化之理

見訓語

古者納言之官出納五言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

慈湖遺書卷十六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訓四方以觀新物自比長而上無非師儒教之德行今之五家爲甲甲有長又有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皆古制其道擇保甲之所推重者而長之倣古相教相糾禮敬其長又賓與其賢能則唐虞三代之化復行於今日矣

今之五家結爲一甲則周禮之五家爲比爲鄰也今小保長大保長保正副卽閭胥族師黨正州長之類也縣令得賢久任行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則比閭族黨之制可修矣所謂族師其賢可師者歟二十五

家爲閭百家爲族百家之中必有賢者可師閭胥比
長皆儒士故曰儒以道得民此都邑之法也周禮六
鄉之制如此若六遂農民則所以教之者略其官亦
降一等誠使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法復行於今則
士民亦何敢爲不善此勢之所必至也縣令苟徇私
則廢之終身將不復亦何敢以私比閭族黨之制行
則德行孝弟之俗成三代之治復見於今國祚之長
亦可數百年漢唐之禍可息也

今之通議大夫以上卽古之上大夫周之卿周有卿而

燕湖遺書

卷十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上大夫今之太中大夫中大夫中散中奉卽古之
中大夫今之朝議大夫以下古之下大夫朝請朝散
朝奉卽古之上士今謂之員郎今之升朝承議奉議
通直郎卽古之中士今之京官宣教郎以下卽古之
下士今之選人承直以下卽古之不命之士古簡而
今繁爾非古制泯絕也大治之後徐正之

古者論道經邦三公之職也漢則轉而爲大夫爲議郎
矣漢大夫多至數十人議郎員益多夫以三代盛時
猶難其人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論道者非聰明睿

智深達乎道者不能自秦滅先王之學士失教養故
人才欲求其有如三代者絕無而僅有而況於有如
三代之三公能論道經邦者乎諸大夫諸議郎所論
大抵淺陋是無惑乎自漢而下不復有三代之治也
漢雖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名則半存實則
俱亡

揮塵錄載徐敦立語明清云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
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
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

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
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主之四曰臣寮墓碑行
狀則其家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日錄於
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
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寮所申而又多務省
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紀錄者
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新
唐書載事倍於舊事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士大
夫縱有私家所記多不輕出之某竊謂左右史不可

輪日所立之位不可去楊前遠一史因仍故事失於釐正

先生嘗言治道只在擇賢久任又曰宰相貴知人知人甚難安得人人皆知但一路擇得一賢明監司使監司擇一路郡守使守擇諸邑令則得人久任而無不治矣久任則諸縣皆得上達郡守亦止治附郭縣治國小已下脫簡

論封建

諸儒論封建詳矣而猶有未深當乎人心者今具論之

慈湖遺書

卷十六

五十四明嚴書

初國刊本

以俟明智者擇焉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謂藩維固可禦寇害謂久則有背叛相侵伐屠殺之禍郡縣亦有一利一害利謂無叛背侵伐屠殺之禍害謂藩維不固寇至莫禦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難救郡縣之害輕亦可使之無封建之害難救放之春秋戰國可觀已或謂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策則易制而夏萬國非不眾也至商侯國歸者三千周八百雖有不在其數中無幾矣強陵弱小并大以至於寢寡勢也郡縣之害何以能使之無擇賢久任則亦

可以固藩維亦可以禦寇亦封建之意也或曰封建公也郡縣私也吾今舉天下之賢者而郡縣之久任之其公猶封建也矧封之始公矣一再傳之後安能保其皆如父與祖之賢也亂禮虐民天子之六師未能亟至其國而移之也是乃所以成其私郡縣則審其果亂虐下一紙之令罷之矣不得肆其私也不至於必勞天子之六師也或曰封建則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有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而兵農可以合

今能屯田營田限田漸寓兵於農則古亦可漸復也或曰封建古列聖之遺法置郡秦亂世之法舍三代而從亡秦不可此則不究事實以非亂是以惡揜善自古聖人非謂世襲至善斷不可廢侯國之封其來尚矣湯武豈能盡削而去之周所滅者五十國耳餘無大罪固不得而廢者勢也周之所封藩屏王室亦勢也使武王歷見春秋戰國之禍而又當秦已并天下之後未必以置郡爲非也秦之亡也則有由盡掃先王之道焚書坑儒殺人如刈草菅然游興大役民

不堪命一夫大呼奔潰四出而不可收拾矣非罷侯
置守之故也漢四百年唐三百年郡縣之亦足以綿
長不爲無效也或曰柳宗元匪人其言不足用也吁
以人廢言君子不爾矧馬周亦言之李百藥亦言之
不校是非利害民被禍之輕重而貪慕古之虛文受
執古之實禍智者竊哂矧今又補羣論之闕而爲久
任合封建郡縣之意而通之守令無罪終其身朝選
上佐如古者一卿命於天子餘從辟召而責治效焉
責貢士焉稱職則有賞增秩否則有罰鐫秩甚則罷
縣統於州州統於帥府帥府統於朝廷帥守令皆達
於天子諸路州縣之大者析之可也縣不治并責帥
諸路不治責御史宰相或曰任之莫久自歷代未之
能改缺寡員眾何以處此曰才德之足以父母斯民
寡矣吾猶慮其不足以充數夫何患况當漸舉比閭
族黨之制分職多矣鄰里推服即可任世變風移人
心本善改過移善即可任缺寡非所慮也

論兵

聖人未嘗廢武備而後世之爲將者至於用詐此天淵

之不相及冰炭之不相入也自宋襄公成安君以好
行仁義不達其道致敗而後人懲創之者亦不達其
道遂謂古道不可復行於今是豈真不可行哉夫道
一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於
武事每求諸義每喻於義得義之趣小人於武事每
求諸利每喻於利得利之趣君子之兵豈若宋襄成
安之爲哉且彼二君豈真得仁義之道而用之哉由
道而行何往弗利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未嘗用
詐也自司馬懿莫之能當而況於餘乎馬隆李靖皆

得正兵之法皆規八陣而用之皆根本乎黃帝丘井
之制二子之爲將皆古今名將之所畏仰然則正兵
何畏乎大敵豈正道獨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
豈正道獨可行於平時而不可行於戰陳乎正道之
足以倚辦如此足以致效如此而小人志不在道不
得道義之趣苟於目前之利遂至於詐古志謂言不
必信謂義在於變不可固也小人直狙詐而已矣以
詐而勝既勝之後其禍方長求其如古者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不可得也求其折衝千里之外還師衽席

之上不可得也自周衰道義不明義利雜施以詐術相魚肉可痛可念又自漢以來文武之道益離士大夫往往恥於言兵而狙詐狼暴之徒始得以攘臂於其間益肆其毒權謀益張忠信益泯良心益斲喪幾於磨滅矣相陵相詐相篡賊之風何時而已有志於善世之君子安得不精究乎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陳也

見訓語

漢高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不知猛士安能守四方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韓信彭越黥

慈湖叢書 卷十六

三三 朔明叢書 約圖刊本

布非不猛反以起亂夫武備不可已而非所尚也虎賁虎士所以行吾之德威也禮樂刑政有一不於德則人必有不心服者矣是爲禍基自漢以來諸將多以智勇智如成湯斯善如後世則非道矣豈有不以其道而能安能治者乎諸葛之八陳李靖之正兵略近古矣

見訓語

岳飛用兵有勝而無敗聞其欲有所舉也必盡召諸統制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備謀詳慮竭智其攻而終於無敗也乃

行故飛每戰無敗

見訓語

今之樞密元帥卽古之大司馬必得夫大公無私大智無我大勇無動之人而任之庶乎可以爲吾民之司命用不仁者爲帥僥倖成功其禍方長魏之司馬晉之劉裕其事可攷

見訓語

蓋嘗竊笑世有御將之說說者每難之講其說者輒歸諸術且曰惟英雄之主善御將嗚呼旣曰御將矣安得有善豈不危哉唐虞三代之君不御將將未嘗爲亂後世以術御將術易窮將多亂蓋後世不用賢將

慈湖遺書

卷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用智將更將後世所謂智不本於正率出於術用任術徒勇之將授之以專殺用眾之權是使之爲亂也夫旣以使之爲亂又爲小術以御之彼一日覺之適足激怒凡曰御將者皆可笑也此其患起於儒者不知兵然世亦或有之苟得而禮用之可以措國於泰山之安奚俟於御將

見訓語

古志曰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某初疑焉邈乎其不可以企而及意或謂時移世異古道不可行於後歟厥後忽省

而言曰我愛彼彼如何不我愛我敬彼彼如何不我敬誠心感通四夷可使如一家然而舜誅四凶周公滅國五十其不可告語啟諭再三或於四於五有大義不可宥不得已用師則有法如後

見訓語

擇帥

周官六軍軍將皆命卿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卽今之左右丞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公聖人也伊

蔡湖遺書

卷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尹與湯咸有一德武王師尙父周公然後可以作帥帥奉上帝之命以行上帝視天下生靈如子帥亦視天下生靈如子道全德備有一虧焉必於此乎受敗敵窺吾隙以投之兵如水器虛必入帥不能不動於色則以色誘之帥不能不屈於威武則以威武屈之帥不能不動於富貴則以富貴誘之帥之聰明知睿不能無所不照又不能稽於眾舍己從人則於其知所不及之隙以敗之帥好名則以名取之帥不能不動於玷辱則玷辱以動之此類不可殫紀

始謀

有友爲平寇之策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某曰脅從罔治善矣願亦毋置殲厥渠魁一語於胸中足下置此一語於胸中口雖不言而精神之所發施行之所形見識之所在不可掩彼知足下欲殲之遣一刺客至如之何生靈皆吾赤子今守令不能一一皆得其人守令害虐小民小民困苦無告無所逃命聚而爲盜未可遽取而戮之當諭之平之於再於三可也雖於五於六已上亦可也萬有一義不可不殺則殺如殺吾之子友不用某言取七賊劓之或謂膾其心肝而食之彼雖嘗破縣未嘗攻州至是擁大眾欲取州以友在焉友及其未至用五六百騎摧其前鋒寇乃遁捷則捷矣亦危哉又聞寇果嘗遣刺客至所幸免於難免則免矣危哉何如用守在四夷之道

諭敵

諭敵之詞曰有國有家者必順承上帝之旨迺吉迺福拂逆上帝之旨必凶必禍此天下所共知上帝豈欲兩陳交鋒使無罪之民就死地今茲已令諸軍不得

擅發一矢唯設布幔以待敵矢願同奉帝旨同享吉
福人皆樂生畏死願同奉帝旨俾兩陳生靈均獲生
全不惟兩陳生靈大喜兩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
甥舅親戚朋友鄰里不知其幾千萬人皆喜不惟兩
陳諸軍之父母妻子兄弟甥舅親戚朋友鄰里皆喜
見者聞者不知其幾萬萬幾億億皆喜然則上帝惡
得而不大喜吉福惡得而不大至

軍法

軍法本於伍法五人爲伍四人四隅長居其中長卽四

慈湖遺書卷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人之將也以此推之擊其左則左應擊其右則右應
擊其後則後應以後爲前以前爲後四頭八尾觸處
爲首此不可敗之法也孫子謂紛紛紜紜鬪亂而法
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似矣而又曰擊其首
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非也垓下之陳韓信得此法
故勝項羽失此法故敗五伍爲兩兩有司馬卽此法
也四兩爲卒卒有長亦此法也整於百人易於算也
自上而上皆五五卒爲旅旅有帥五旅爲師師有帥
五師爲軍軍有將皆伍法之推也

賞罰

吳子謂能使眾整者智將也諸葛武侯之師止如丘山
進如風雨整也能使諸軍不畏敵則整矣諸軍之愛
敬主帥如父兄又賞信以誘於前必斬以俟於後則
不畏敵矣必教習熟而後可

生直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謂夫不直者當
死其不死者幸而免也異哉衰世之言兵也曰兵者
詭道也詭而勝者幸勝也適值夫彼之不善也非常

慈湖遺書 卷十六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勝之道也不直鬼神之所惡也上帝之所惡也不卽
死者幸也禍在其後也孔子曰好謀而成非謀爲詭
也正直之道中自有深慮遠計諸葛武侯不用詭而
司馬仲達畏之如虎李靖之取突厥止用正兵善謀
者審諸此 已上見訓語

先生謂汲古曰武備曾講究否汲古曰愚陋未能盡達
惟知戰守之要當以將帥爲要得人爲先雖堅甲利
兵高城深池不足恃焉漢有飛將軍則匈奴避之而
不敢入境唐有王佐才則能提孤軍以取定襄汲古

又嘗聞高宗皇帝聖訓云選用將帥下至偏裨必審知其才能然後用之將兵之官所繫非輕豈可不選擇先生曰建炎間如岳都統欲有所舉必盡召諸士官環坐飲食之而與之謀先謀夫敵之所以敗我者至於六七詳備乃行故有勝無敗又如德安守陳規備禦有方具見於守城錄向者陳待制初鏤版於九江知某喜此書遂取以納東嘉郡庫卽命爲帙分遺士夫以廣國家武備汲古曰有是人則必能成是事但患無若人也先生曰是

見誨語

慈湖遺書

卷十六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紀先訓

吾家子弟當於朋友之間常詢自己過失此說可爲家傳

吾少時初不知己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殆不然乃反觀內索久之乃得一旣而又內觀索又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惡乃如此其多乃大懼乃力改

賢者檢身不暇又豈敢見人之過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吉則百事皆吉

聞過而意不逆百無一二千無一二喜於聞過豈非君子之人

人間以爭爲事吾家當以不爭爲事

所親者君子吾卽君子也所親者小人吾卽小人也小人多佞喜承順君子則恥之所親近未可不察豈可舍其違意而取其順己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果知之誰敢爲不善

人處不善之久復安於不善而不以爲異

人戒節要先於味蓋味乃朝晚之事漸漬奪人之甚於此淡薄則餘過亦輕

君子處心尙恕不恕則與小人一間耳

吾遇事則審而求其理不敢遽以私見定其去取故少過誤

損人卽自損也愛人卽自愛也樂人之凶彼未必凶而已已凶矣

人有不善習於性成其堅如鐵惟學者自覺能破此堅不然則其堅牢日甚

蕙湖遺書 卷十七

二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邇日人精神多在外而不藏蓋奔競利名所致觀之足以自警

不善之心起則一身不及安一家不及安

門首變易之資若己有資則寬與之直不可既欲其物又計較不已彼身卽我身彼得卽我得彼失卽我失奢則財散儉則財聚此理也用度當儉不當奢亦理也學者要無我出幹喜晴喜雨此則庸流之情

過則人皆有未足爲患所患在文飾儻不文飾非過也志士之過布露不隱

貪則有害於子孫而人且以是爲子孫計不勝其誤矣
喜談人短乃下俚氣味吾家不可有此
處世免人怒責已爲幸事安可責他人

凡可怒者以其小人也然怒或動心則與小人相去一
間耳

人爲景所奪則有喜不喜之心其喜在清風明月在畫
堂花燭在玳筵綺席在異香美色飢時飲食寒時衣
裘炎暑風涼凜冽火閣其不喜者天色晦昧人情背
違柴門茅舍惡衣惡食不美人意處更省之此二者
之心無自而生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貪味則多飢貪財則多貧

此身尙非我有外物亦何足道

逐物之久猶如醉夢

人在顛倒中以美爲惡以惡爲善以苦爲樂以樂爲苦
則爲學不勞矣

吾家子弟當急親賢

廣置田園不如教子爲善

三代之治天下欲使民無失其善性而已更無二說

時人心中自謂今且如此度日俟他時如意當取快樂
不知今日無事卽是至樂此樂達之者鮮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己空空絕無所
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

怒人而人不畏以其失理也未怒而人已畏以其得理
也

人關防人心賢者關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謹則善
放則惡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者或未見道且從實改過

自己有道則人自化

顏子簞瓢人知其貧誰知其富此簞瓢中萬事皆足

學有進則知人間言語多失作事多失一言不敢妄發
一事不敢妄爲

爲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學者以平昔所見置之千里之外故能舍己從人舍己
從人未易見以己見根固而不自覺也

人爲舍字等物遮了眼朝晚區區而不自知

吾遇心忙則自行罰今已見作效

人之大患在乎自滿而以己爲賢故終其身學無所成
善學者觀彼賢則知己之不肖彼遠大則知己之褊小
彼有勇則知己之懦弱於此有恥則所學未有不成
學者行己足矣無求於外此學之要說

近來學者多僞至於臨死亦安排

學道不可作兒女態

慈愛恭敬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
安富尊榮由此而出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

吾今爲學自己之善惡與學力之多寡皆自知之此自
知由吾初學深究無我所致蓋無我則虛明不以自
己之惡爲善亦不以學力之寡爲多曩時觀彼學者
自謂無我實未無我觀彼省此深有畏焉故今日有
所濟

不如意事人皆有之然善學者不以爲意吾因片言戲
諱自悔

世間忙學者欲到不忙處

吾深究無我已二十年今日見此患猶如山岳殆有甚焉吾乃自覺多以爲幸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

學道貴專一事未嘗遽然干預一言未嘗遽然出口使胸中閑靜靜極明生其道自見

此心卽道一體二明

吾家子弟或忝科第未可遽入仕必待所學開明從而自試上不誤君上任委之心下不失民人倚賴之意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泉乃祖於此無憾矣

世間如夢時人非不知但見煖熱又且去矣自古煖熱處誤卻多少人

學者當先虛己自古有誤認臆度爲道浪度光陰蹉跎實學不知其幾東坡投老願以養生爲先追想其情使人恐畏微細習氣人不自知學者當審而求之吾爲學至此亦不自知自前歲一病方知之今歲一病又知之吾覺此病非病乃教誨我也

世間多材多藝者不少學者回顧己之愚拙未可以爲

愧材藝之士多爲材藝所惑不能進學未若愚拙有心於道

賢者德重則服人也眾德輕則服人也寡觀服人眾寡知己德之重輕

世間誰不被人瞞不甘被人瞞者亦少矣

外事不可深必凡得失奉天命可也動心則逆天命禍將至矣

先聖爲魯司寇遂能使齊歸侵疆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淫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學者回顧己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寧無愧怍

福莫大於無禍今無事已是享福如不自知將恐禍患生

近世學道者眾然胸中常帶一世間行所以不了達

學道者多求之於言語所謂知道者只是存想

大人君子興言立教皆奉天命豈有己意哉

一墮人欲念慮顛倒舉止輕浮此語可謂甚善

必欲使人從我者豈智者哉周公孔子天下後世皆歸之非使其歸也

正欲說教住卽住得正欲怒教住卽住得如此卽善

孔子拱而尙右載之古書則知夫子常拱今人多忽之

吾家當習熟

君子有所養處富不驕處貧不憂無得失無逆順其心

常一應酬不亂無所不容

眾人中有存天焉可從眾則從眾

學者虛己如無知遇事則謀於人如此者三年大智必

發

近世惟尙詞章而奪其正學是以家國乏人材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小人喜聲譽夫大人者量含太虛天下如家聲譽復

炫耀何人

君子恭敬之心在內人皆知之禽獸亦知之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

意思語默靜動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

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

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觀景無非意思皆由失

己

聖賢垂訓蓋使人求之己也

人貧賤則忽之事微細則不謹若此者人以爲常君子於此戰戰兢兢敬心無二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涼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

處世取法於賢者則不費力一事賢則取法一事積則成功不必問細大

利名卽富貴崇高之事貪則爲利名不貪則爲富貴崇高

邇日知學之不可緩至於寢食不安以此卻得氣習日

蘇湖遺書 卷十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銷

男女婚嫁人之大義也薄俗語及婚嫁意多不正

心無所求則樂生此非親到者有所不知

世間勞役朝而復暮戕賊其心人欲惺惺

問過則喜是乃翻小人爲君子在瞬息之間

學者或與小人較則所學已見其不遠

吾自幼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復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

必得其理因讀論語有若言盍徹乎每每在懷一日

忽有所得夫盍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日見消釋而

動止輕清蓋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復何憂哉

古人以奢爲恥今人以不奢爲恥

古人急於求友近世於此頗緩

吾嘗誨骨肉家中雖窘束其使人以禮其待人以實

天地之間鈞陶萬物而變化無窮者以其正也正之爲

義大矣無所施而不可

學者常帶我行所以見道之難

吾置物酬價不過往往心不安蓋以於理不安理卽己也

爲學之門固不一苟逐迹則泥矣惟敬一門無迹可逐不容有所泥學者往往多忽之誠能養之以敬則日仁矣

人之趨向爲熟所奪苟或有學則熟者不熟生者不生是以自己於庶物之中作得主宰無貪戀則自然見道雖夫子不易吾言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己

曾子謂堂堂張也難與並爲仁矣顏子無此等言語蓋有所未暇也顏子志大惟好學耳是以寡言非特地

也顏子亦自不知

好學者處世但欲了事耳與人交每懷寬恕靡爭靡競以其好學之篤心不逐物自然如此

處高堂則氣寬居茅屋則氣隘對風月則氣清當晦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

耐之語起於心已失道矣

人有過尙有改一路有過得改猶晦昧之得風大旱之得霖雨當天地陰陽不和之時而爲之一新亦若此或者不達過作則惟恐人知安有不知之理設或不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潛伏於中此過必毒害己益甚過既不去使己終身爲小人學者試思卽以此斷其是非去留庶使改過之心自勇既改之則便可無愧

或無公論必任私意順之則喜不順之則不喜是使人皆無公論也在家無公論則一家無公論在國無公論則一國無公論家國欲治其可得乎

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人愛兒女太過其後翻成怨惡者蓋愛極則怨生乃自然之勢善養兒女則以理不以私意

或謂兒女奴婢由我所治此乃無識之人所見治之不
當自己既已失言豈能治人吾處世不敢輒嗔人亦
不憎惡人常愛人常敬人

造器用不必徇時俗求巧麗而勞心巧麗則器俗勞心
則人俗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
難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三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文詞爲學道之盡

立家不在求富求富則家貧立國不在求富求富則國
貧至於學道或務高求大則道愈遠

財物太多反害子孫人罕知之

爲己之學有所不顧有所不恤如目前無人是以求
名有過不隱雖名位高敢北面再拜師於人以其實
而有勇

娶妻生子學周公孔子衣服飲食學周公孔子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

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塵埃亦去矣

以實待人非惟益人益己尤大

至誠則百行并生

以實待人人必感動猶愛妻子雖無言妻子必知之

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卻自己安靜之人

飽多飢少由靜以養氣

人之舉心神物卽知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爲盡善

人心不明互有得失賢者所以尙恕

矜伐有害於己而今人以爲先

世之才能儘爭惟有道之人無能勝者

自己不得黨蔽他人

不貪則百祥來集貪則眾禍生

胸中無貪染目則明耳則聰

吾見人好問則喜

人惟顛倒故多憂不顛倒則常樂

人有過旁人覺知者眾人不敢言者慮其意逆也學者能使人無以意逆憚吾則庶乎善矣

好學之味言之不盡惡去善興佳况寢生

吾飲饌不敢嘗時新衣服喜補綻於器用亦然無求新棄舊之意吾得此意敢保老景不爲人所厭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也

人以善歸己以惡歸人蓋欲己之勝也然卒於不勝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人之大患

財物是末事爵位是末事知此幾事是末則知本矣

爲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人心至靈惜乎錯用卻

卽事卽學也卽此下筆處卽學也

吾之本心澄然不動密無罅隙時人自己尙不識更向

何處施爲

人知逐物之樂不知不逐之樂

大中至正之道近在日用見於動靜語默不必它求

吾往者儘恃思量與夫言語今日頓覺前非蓋以馳求於外而不反本也

君子無所欲亦無所不欲第由理而行耳

人之處世何如此之難茲蓋獨任己智倚於一隅不得自然而與天理相違之所致也學者當如何未若以自己私見屏於千里之外使胸中了無所有則所謂天理者見矣天理卽吾心也

人方飢思三盃殺饌莫被他謔盛暑炎燠風亭水榭薦盃以沈李浮瓜偃息以紗廚湘簟莫被他謔朔雪飄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零入紅鑪畫閣笑語之餘淺斟低唱莫被他謔皆爲物所轉故不能逃有無難易

人以目逐物爲見以耳逐物爲聞謂之分明不知乃大
大不分明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深復不自覺顏子屢空
還有此否

畏天命則無所求而享安逸矣苟未及安逸則知貪求
心未盡貪求心未盡則知未識天命也君子胸襟常
無事常悅樂

事卽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

人切忌被人順了切忌被人不說

吾往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臥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卽非不知

近世多貪逐利名彼此營營遂成風俗故不長人才

凡有家者或棟宇可以居穀粟可以食更有園蔬足用若此則已屬於富矣惜乎人有所不知也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

不奪於味飲食自然甘美不從事於味則已作主從事

於味則物作主

處世采取眾人之善而用之則不勞矣

君子以國爲先祖宗次之居官以民爲先子孫次之

食不語爲學到日自然如此

萬事由理耳人言由我故失

立家有法度人不敢慢易

交易之道我之心如彼之心則平矣貨一物者其價增

置一物者其價減物初無補徒置身於小人之域

外國使命乃賓客也賓客之義有愛敬焉至於論國事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自有理以理從事則優遊不迫或有忌心或有勝

心則與理相違故勞神故招禍興戎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爲聰明所累

知人而善用其人固可嘉矣然知道自己而善用其己則

學尤高非無我則不能也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地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金作頑鐵用

耳

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而如無事處世遵承法度不失大人君子之體夫有變更者莫不慮其有失然遵承法度縱失所失亦輕或出於私見而有失則所失重大人君子於法度有變更者蓋不得已

不逐物而得理此時如丸珠在盤無所凝滯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下

善治國者必以德教德教行則治道成彼愛財用與畏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夷狄者不足語此時論有以夷狄爲畏財用爲憂先
公曰宰相優劣但以此考驗

實心無所往而不可蓋實心一也可以應天下之萬變
大舜之心卽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卽大舜之
心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吾往者質甚不美每以小人自目所幸者有志復不自
執己私有公論雖氣習如山岳如膠漆而常自覺一
日氣習分離如巖崖崩倒如是者三日自後身寢輕

矣

天下之事惟一理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若有若對以盍徹夫盍徹正而已矣四時正則萬物生人倫正則天下治事無巨細凡有所成皆成於正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苟不以財用養民焉能臻此後人之常患財用之不足故不以有若子路求之乎君子不以財用未足爲憂而以此理爲慮達之則超出物表而足以宰天下事物治道不足患

淵源通義 卷十七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

中國伐夷狄當出於不得已如使長子殺季子也爲安
天下之民天使我伐之則伐之鋒刃之下有所殺傷
如割己體

常情喜一人未必可喜但與吾合則喜也怒一人未必
可怒但逆吾意則怒之耳

家事處置了則休不必留滯在心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閒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

立家有道則鄰里悅而歸之以是爲驗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

女子不可多言笑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鑿復一鑿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微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

古人每事廉謹無求於人誰得此真味

雖小兒不可令觀戲玩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二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惡心未萌時與學成就時一般

惟無憎惡人之心者乃能勸戒人有憎惡人之心者其勸人必不服

古制散亡因論喪禮曰五服一也知一乃能知五知五知一乃能分別等差而不亂

吾家稍整喪禮不必恤外議總麻小功有疑則服大功一日閒步到蔬園顧謂園僕吾蔬間爲盜者竊取汝有何計防閒園僕姓余者曰須拚少分與盜者乃可先公因顧某欣然曰余卽吾師也吾意釋然

子弟讀禮不可以世俗諱忌特缺其禮令某書之毋以示人

君子仕宦或有陞擢自顧其材不足則辭之於義爲當於身則榮才不稱職君子恥之

汝輩謀屋先須築一片基址且道如何是基址務廉謹是基址學安靜是基址此一片基址極好若欲將錢急於營圖架屋便錯

因及婁師德唾面自乾語曰且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卽劈面而來也

蘇湖遺書 卷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之本心本自寂然

鄉土無雁好事者婚禮必欲致雁使天地間都無雁則聖人定禮亦必欲奠雁乎當別有物也但以義通之耳

受人寄託必周留神

一日以墨汁潑粥而食粥罷謂某輩曰吾向來惡粥色黑者今日微黑耳便起惡心故澆以墨

治人不在威得理則人敬服如四三伯臨事通變寡怒

人自不犯死之日鄰里下淚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卻無大小

後生不可呼長上字雖非當面亦不可

吾向者嘗恨己過難除知他幾番淚下幾番自拳

子弟可遊山不可下碁小兒許用胡哮不可放紙薦他皆倣此

奴婢病常令照管湯藥飲食

兒女不責備他聰明

楚海遺書 卷十七

三三四朔叢書

約園刊本

小兒漸長欲行約束不可遽明年欲行今歲先諭之以寬爲貴

道無大小何處非道當於日用中求之衣服飲食道也娶妻生子道也動靜語默道也但無所貪正而不邪則道不求而自得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智我所自有不患無智此心不動日用常情物至自明事至自應如明鏡止水毫髮無差

萬事無非天命不達則止見人爲處世勞苦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

女子字人能敬夫能奉祀事舅姑有道則爲父母之榮往者申屠一郎以孝聞於鄉里豐清敏諸人多訪之母在堂未嘗不冠帶衫止阜帶

有家者起不可不早食不可不齊於此可以觀家之興衰

使財物寬餘當置產業一頃以充接延賢者與夫給助之費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家命新生乳名不可務尖新

吾今之樂不可量也

嘗被竊盜其明日食罷從容曰吾夜來聞婢驚告有盜時吾心止如此已而告所亡物多吾心亦止如此今吾心亦止如此

近世有以小道與其門人講習學者宗仰語錄流行人服其篤行遂信其說其說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遺患頗深

坐檻墜地他日語人曰我當正墜未及地時吾心怡然

甚安

先公平時常拱手拱而寢拱而寤一日偶跌仆拱手如故神色不動

某自少便見先公輕財好施他日語次某曰大人輕財好施惠乃出於天資先公曰不然吾資吝嗇後知非而改故然

淳熙十三年家書云汝勉吾爲西湖之游吾已嘗遊今日無處不西湖無時不西湖人朝夕區區皆由有己及問其所以爲己卻又不識人好思量於此思量

慈湖遺書

卷十七

孟西明叢書

精園刊本

向有郡守以善聽訟稱有啞者執白紙遞令柳項示眾乃密使人伺之道路有云啞者誠屈昨日遭某人拳今日卻柳項伺者以言入遂直其訟太守以爲得計郡中亦稱之吾竊不取是使部民習詐非善教也人心本自清明本自善其有惡乃妄心爾因其不達執以爲我被客來作主迷失本心達血氣二字則無我矣

賢者幹事謹終如始一事未畢彼事不爲彼事功雖倍亦不顧十百千萬皆本於一一事辦則十百千萬存

乎其中

人之溺見在庸愚猶輕在高明之士則重此溺見不自覺惟他人知之近有一高明之士著地理圖志文書浩繁亦善第恐顏子未暇及此

先公嘗言吾少時忿懣甚知非力改某自童穉已見先公凡百容耐其後見有極微之人無禮先公怡然不以介意

使有牧童呼我來前曰我教汝我亦敬聽其教嘗置小篋實豆其中以記過念多少

德湖遺書 卷十七

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每自置多言之戒晚年益簡默拱而行拱而坐湛然終日幾於無言每日吾今日一無思慮

舉足不敬卽爲不敬拈一草不敬卽爲不敬

人皆有一我故不見道雖名士難逃此患遂以聰明爲道釋氏謂之認賊爲子夫堯舜爲天下後世知其名而堯舜所以爲善今人點妝賢者之名歸己於堯舜有異矣儻得堯舜之心則無我無我則自然日進不待修爲

吾家當行七事好善平直謙虛容物長厚質朴儉約此

可以成身可以成家而道在其中

慈湖遺書

卷十七

三

四明叢書

初圖刊本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七

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附錄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靡靡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頽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殞其墓謂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互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眾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徵逐先生凝靜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旣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

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食燈默坐候熟寐始揭龕佔
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
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
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眾闕開鏡寸晷乃方舒徐展卷
寫筆若波注無一字誤寫竟復袖卷舒徐俟眾出不以
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
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閒冷先生誠以接物眾畏信之
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
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初先生在循理齋
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
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
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
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遠語離乎復留之夜
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
平旦嘗聽扇訟公卽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
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
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
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

語卽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曠曠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聖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廢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旣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土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

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或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卽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土俗茶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稟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咎箠吾食且不得下咽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順卽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旣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

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
服除以通奉公畏潮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狂狷
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猗
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
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
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撻掬往事置之法
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尙可爲乎歸取告身
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

緣兩造是非歷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
莫能奪改容謝之每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卽
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
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
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
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
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卽移注先生
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潮
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

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濇穰
類多戾契聱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賸會莫
不服爲神明畿甸災意恟恟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
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
肄習之軍政大脩眾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
至易感動億萬眾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
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
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
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腳色狀

例遙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
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嵯嶮以外艱
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支柱苟旦暮
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
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
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
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
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
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

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殽鯪
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
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
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竊惜之敢先以告每
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
之諄諄不倦剷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

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汨於凡陋視道爲高
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
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
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
惡少以嚙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淵數歸之起事端賊
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噉生其爪
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猖獗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
見姦狀趣提囹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

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
卽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眾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
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旣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
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贊易後未之
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
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
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
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
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
之破羣臣非禮久利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
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寶贊
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
承二帝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
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
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
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
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
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

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爲僞之尤者痛黜逐埽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陞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卽

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
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卽三王之
道卽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
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
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
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
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
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
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

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
軍帥剋剝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剋剝之帥擇
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
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
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搖邊瑣口語籍籍莫敢邊其
端蒞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
張甚先生趨脩門間愆慝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
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
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

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祕書郎轉朝請郎遷祕書省
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
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
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
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寤請鬻身
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
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
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
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

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
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賊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
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
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
費濟饑民何爲不可問淮民之饑者欲度江郡守遇之
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
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
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
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

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緝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汙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干縲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

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旣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其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

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
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寶德則整齊諸
軍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
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
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
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
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
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

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二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
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
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
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
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
至賊污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
謀爲大逆天佑宗社幸卽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
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

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請禱於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諡先生授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旣違先聖訓且啟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大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

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諡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卽自舉之剡章旣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燭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

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卽敗乃事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
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
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
舜曰道心明心卽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
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
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汎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
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
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
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

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
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
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
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
下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眾所推服正直不撓
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臣范仲淹富弼亦
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
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旣賢則
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

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
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
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
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
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眾智歸於一是國家
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先生
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上曰心卽是道略
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
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
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
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
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
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
史院編修官兼寶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
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
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
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
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

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
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
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溫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啟
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善尙賜酺有時不縱
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
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
妓羣賀卽戒之具狀來眾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
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
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
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劾
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
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
生春矣詞詠類局於日分難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
令訴者自鳴鳴卽引問立剖決無待每受詞採訪縣官
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
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卽釋
筆拱筭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
不爲撓有私慳者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

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僂佻易事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趨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羣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名斬之羣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旣而糜至者十

八人同所訴卽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眾詞卽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某知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償所負瀕海膠禁甚嚴商人庾稅闌出海時副端方以威福奴視官府二子新喪母歸輒衰衣造庭挺身自冒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僂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澆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致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

官懾快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耶科首械之往遂卽日撤去滿城謹踴勒石名楊公河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巖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冢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冢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

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旣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秤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

不終辭故事歲擯朱爨蒸馨亦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
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
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
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
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
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
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
出身聞貴游狂聲樂事放放踣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
乃聞乎悉度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

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
間豪侈頓消兼并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
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
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
郎去之日老穉纍纍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
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錦字爲大帷頌
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
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
繪雲聚山積懼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

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解州縣承帖吏卒困

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眾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

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
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
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
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
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卽此說行天下
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
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
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
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

蘇湖遺書 卷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
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
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
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
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
得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
一旦饑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粟而
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
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

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尙虛文大壞士于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

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尙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

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
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
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
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
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
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
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
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祕
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
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
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
學士提舉仍舊游賜帶寶慶元年授朝議大夫慈谿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
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
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
宮尋陞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
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續

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
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
明師之失國奚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
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
耆舊百世宗師生樂死哀不愧不忤娶林氏封令人二
子恪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
艾愷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
居善宜倅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生基在堂孫女
二長嫁將仕郎韓燮曾孫金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

五峯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
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空
言穿裂剝蝕外於稷莠學者信之愈篤卽所以遺害者
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
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
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
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
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
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

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贖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旣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強無須與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熙光詠春之間而啟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問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爲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

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
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
四記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
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
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
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
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設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
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
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
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曰擇賢
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
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
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
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有治務論蓋
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
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
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
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

問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遽集方哀之其已成編者甲槩乙彙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于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祕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期功之戚下洎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禮經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詠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愜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

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
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
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
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
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叩
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復何
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
信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
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眾
今狀其事者亦既有人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
非門人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
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於
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
所纂正夫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
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文忠西山先生眞公跋訓語後

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
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略事爲也今觀正

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固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旣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爲者也是四者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盛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蓋灼知不敬則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眞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

後序

余少讀性理羣書未能折諸聖也見有所謂楊慈湖氏者不知其學不知其爲象山高弟今巡按江右秦公道出信州手是編以示余曰慈湖吾鄉先正也其遺書尙存顧多舛訛子盍正之俾世之學者窺其淵源余始得而玩之知先生之學受之庭訓悟之扇訟而大有得於靜觀體會之餘求諸心之精神則曰聖在是見孔子絕四曰無意則欲不起念自謂學者舍是皆第二義也故其鞭辟處如捍強敵一至融液脫落殆晴雲麗空舒卷

慈湖遺書 後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如而光風化日有莫測其端倪者然余嘗聞之孔子語諸子之求仁其義不一曰克己復禮曰敬曰恕曰恭曰忠曰言訥曰先難曰愛人曰恭寬信敏惠因材而篤使之會萬爲一慈湖豈皆不屑是也蓋學者分量不同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萬世心學精一之綱要也不然又獨不聞太極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乎此一貫之旨也未至慈湖者當自考矣余也莽裂何足語此特承示以識一言若篇章謬複多所散逸而大意蘊苞釐校彙粹終以成集而梓行之以不違秦公詔世之初心斯同

寅顧惟賢之緒餘余無庸焉謹序嘉靖四年乙酉季秋
九月吉旦太倉周廣撰

慈湖遺書 校序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